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鬼火岛杀人事件

 **eBOOK**  
内网资料 免费下载

## 序章 简直不可思议！

作者：天树征丸

译者：陈惠莉。

从房门钥匙孔看进去，房间里面确实发生凶杀案。

死尸的脖子被绳子紧紧地勒住，嘴角还不时滴着鲜血。

绳子的另一端有一只手（那是凶手的手），戴着手术专用的手套。

侦探从上锁的钥匙孔里，目睹了这个凶杀案的现场。

但是，当管理员打开门后，里面却什么也没有，也未发现任何人。

凶手和死尸居然从这个密闭的房间里如梦似幻地烟消云散！

房门、窗户和连接隔壁房间的隔间门全都上了锁，房间内完全没有其他的出入口。

然而，当侦探他们只花三分钟时间进到房内时，房里早已空空如也。

“太不可思议！这简直是奇迹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有这种事？”

面对如此缜密的犯罪手法，连侦探也不禁拍案叫绝。

突然间，一记令人胆颤的响雷，把老旧不堪的窗子震得咯哒作响。

这是一栋位于孤岛上的疗养院，在这里完全无法对外联络，只有等待三天后的船只前来，才能对外连系。

“啊！怎么会变成这样？”

“不要，我还不死啊！”

“老天爷，救救我吧！”

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吓得陷入歇斯底里的尖叫中。

然而，在这些人当中，有一个人正窥视着侦探的举动。

（密室杀人。）

侦探在心里暗叫着，他的眼中瞬间燃起一把熊熊烈火，并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表情。

（有一个人说谎！一定有一个人在演戏！我要冷静地想一想！上了锁的门？钥匙孔……）

侦探在心底呐喊着。

（当管理员拿着另一把钥匙赶来开门时，那一瞬间，房间里传来一些奇怪的声响，好像是东西在地上被拖拉的声音。接着，又传来一个重物掉落在地上的声响。线索一定就在其中！）

可怕的杀人魔王正和侦探斗智。

血腥的连续杀人事件才刚刚揭开序幕……

## 第一章 谜样植物人

1

少年静静地沈睡着，但他睡得极不安稳。

他让自己一脚踏入鬼门关，在危急之际却又被拉了回来。

从那时候起，少年的全身便插满塑胶管子，并靠着这些维生器材静静地沈睡着。

“这是千分之一的机率，大家只有静待奇迹出现了。”

全家人因为医生的这句话，耐心等待少年恢复意识。

少年的母亲是这家医院的护士，她常常在百忙中抽空来看这名少年，握着少年的手，对着他说话，播放他最喜欢的音乐，然后在唱完摇篮曲后静静地离开病房。

少年的母亲怀着无穷的希望，因为她曾经几度看过病患奇迹似地醒转过来，所以她深切相信自己的儿子也一定会再度苏醒。

事实上，这名少年已经成为“植物人”：这是一个极度冷漠又残酷的医学用语。

虽然少年的体内还流着温暖、鲜红的血，但他依然一动也不动地沈睡着。

半年前，一个下着小雪的清晨，少年在自己就读的高中里上吊自杀。

当他被两名提早到学校练习网球的女学生发现时，少年已失去意识。

随后赶来的体育老师虽然立即对少年施以人工呼吸，但直到他被送进救护车里，才重新恢复呼吸功能。

少年的脖子上留有因为痛苦挣扎而被自己指甲抓伤的痕迹。

上吊自杀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：一种是颈椎脱离，心跳停止，马上猝死；另一种则是颈部被绳子勒住后导致窒息而死，而少年的情形则是后者。

他虽然被人发现得早而挽回一条命，但是由于脑部长时间缺氧而导致脑死，从此，少年的意识再也没有恢复。

少年的床边摆着一张小桌子，小桌上放置一台个人电脑，电脑的硬碟里还保存着一篇他尚未完成的小说。

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小说家，但是最后却走上自杀这条路。

自杀现场和家里都没有发现他的遗书，然而同班同学似乎知道他自杀的原因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说出来。

至于少年自杀未遂的事件，则被以“承受不了升学压力”为标题，刊登在隔天早报的一隅。

小桌子上除了放置个人电脑之外，还有一个深蓝色的玻璃花瓶，花瓶里插着一束红玫瑰。

这束怒放的红玫瑰好似在看护着面无表情的少年。

护士和少年的母亲已记不得玫瑰花是何时开始出现的。

只知道有人每天带着一束红玫瑰来看少年，插完花后便离去。

但是，始终没有人知道送花来的人是谁。

一束又一束的玫瑰花，犹如这个探望者坚定不移的决心。

这个神秘探望者的胸中，怀着一抹刻骨铭心的憎恨感，和一股浓浓的“杀意”！

## 2

美雪：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告诉你。

好久、好久之前我就这么想了，大概是从幼稚园大班时候开始的吧！

我们从幼稚园、小学、国中到高中都在同一班，我和你真是结下不解之缘。

唉！

这一切都是那么令人难忘。

还是赶快进入正题吧！

我一向都不大会写信，记得小学时的暑假日志作业中，我每次开头总是“早上起来，刷牙洗脸”，然后“看完电视就去睡觉”就结束了……

啊！

干嘛提这些不相干的事呢？

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的脑子里不停地浮现许多往事。

人是不是在临死之前，许多往事就会宛如走马灯似地涌现出来呢？

也许是真的哦！

虽然我没看过走马灯长什么样子。

好了，我要开始进入主题了。

但是在这之前，我还必须先说明一件事。

那就是当你收到这封信时，我在这世上的日子也剩下不多了。

你也知道，我必须再做一次胃部检查，用胃镜彻底检查一遍，而且我从昨晚开始就没有任何食欲了。

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？

对！

我可能是得了癌症！

好吧！

废话少说。

我想要告诉你的是，我对你真正的感觉。

“真正的感觉’？阿一，看你一本正经的，在写什么东西啊？”

金田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将还未写完的信纸揉成一团，然后回过  
头去。

“哦！美雪，是你啊！话剧排演完啦？”

“对呀！我提早出来的。喂！你在写什么？神秘兮兮的。”

美雪在金田一的对面坐下来，视线落在他右手掌心里的那团信纸上。

金田一赶紧将它撕成碎片，若无其事地笑着说：“没、没什么啦！是歌词。这次校庆，我和高木那票人要组一个乐队上场表演。我要负责写歌词，还真不容易呢！我看我这辈子是当不成‘smap’了。哈哈！”

美雪一听，也噗哧地笑了起来。

“阿一，你别做梦了！”

看到美雪似乎没有起疑，金田一也松了一口气。

（看来她还不知道信的内容。在医生宣告病情之前，一切都还是未知数！  
这封信，不！

这封遗书绝对不可以给任何人看到。）美雪和金田一现在正在学校附近  
的一家餐厅里。

位于金田一身后的那一桌，有三个高中女生正在大声谈笑。

金田一觉得她们看起来很面熟，像是和他读同一所学校。

之后，金田一无意中听到她们谈话的内容。

“喂！今年要不要去新岛玩？”

“啊！那还不如去夏威夷。”

“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”

听到这儿，金田一十分幽怨地说：“唉……她们真幸福，还有光明的未来在等待着，而我却是病魔缠身，说不定就这么去了。啊……”

“你在胡说些什么？不要担心啦！只不过是胃部检查罢了。我爸爸也经常在做这类的检查，而且我也会陪你去。放轻松，不会有事的啦！”

美雪以安抚的口吻说道。

但是，金田一继续自怨自艾道：“啊！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不该答应接受检查。也许在我所剩无几的日子里，还能过得比较快乐自在些。”

“好啦！别再说傻话了。你的命那么硬，不会那么早死的。”

美雪边打开放在桌上的菜单边应道。

“是吗？不过你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对于扭转劣势，我倒是满有自信的。”

（的确！我每次都能从那些大事件、大场面中走过来，这点小病又算得了什么？）

今年初夏，金田一坐上那艘破烂客船时，却卷入“幽灵客船杀人事件”。

在前往小笠原仅仅两天的航海行程期间，就出现了三名死者，后来是因为金田一胃痛的关系，才找到破案的线索。

“身为名侦探金田一耕助的孙子，从不向厄运低头的金田一一，岂能为了胃部检查而丧胆！”

“对啊！你想想，一向最讨厌去医院的你，居然会为了胃痛去接受检查，这就是向厄运挑战呀！而且，越早发现越好……啊！”

美雪发觉自己说错话，赶紧用手捂住嘴巴。

“早……发现？”

“对、对不起，你别介意。”

“难道我真的是……啊！我不要去医院！”

金田一抱头大声嚷道。

### 3

金田一觉得这间医院的候诊室格外宽敞。

也许是天花板挑高的缘故，另外也可能是因为挂号时间截止，等候看病的患者逐渐减少的关系。

不甚明亮的日光灯照在才刚粉刷过的白色墙壁上，显得有些死气沉沉，墙上还贴着定期健康检查的宣传海报，旁边另有一张“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：癌症健康检查”的海报。

虽然海报上头没有什么危言耸听的字句，但是对自身健康已抱着不安的病患来说，这张海报显得相当怵目惊心。

有不少候诊的病人故意忽视这张海报，金田一即是其中一人。

金田一从小身体健壮，很少有机会来医院。

上次他来医院是因为在保险公司上班的爸爸胃溃疡住院，而前来探病。

“对了，那时也是在这里……”

金田一自言自语道。

美雪瞅着金田一的脸，不解地问：“啊！什么时候？”

“哦！我爸爸上次住院的时候，也是在这家‘不动综合医院’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‘不动综合医院’算是这附近比较大型的医院，我奶奶也都是在这边看病。”

“我爸生病时，不要说他可怜，就连我们这些探病的人都累得受不了。像这种毫无生气的地方，真的能让人把病治好吗？”

“唉！医院就是这样嘛！我也不喜欢来这种地方，虽然这种说法对在这里上班的人有些不公平。”

“对呀！感觉阴森森的。”

“可能是医院里总是悲多于喜的关系吧！”

美雪说完后就看着地板发呆，好像在为自己说出不喜欢来医院的事感到

不安。

美雪总是这样，她会毫无掩饰地说出内心的真正感受，不过一旦说出口，她又会再反覆思量。

金田一始终很钦佩美雪这一点。

（如果美雪会现在抬起头来，发现我在凝视她……我该说什么好？还是和往常一样，用笑声来掩饰过去？）

金田一盯着美雪胡思乱想。

突然，美雪眨了一下眼，她那姣好的下巴朝着金田一转过来。

（糟、糟了！）

金田一赶紧转移视线，拚命地在脑袋里思索着该找什么话题来搪塞。

“啊！这间医院盖得不错呀！哈哈！”

金田一干笑了一声，美雪也附和道：“对呀！看起来还满宏伟的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呢？”

他们的背后传来一个不是很愉悦的声音。

金田一侧耳倾听，发觉这声音相当熟悉。

“老、老兄？”

“剑持警官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我才想问你们两个为什么会医院呢？”

剑持警官以略带烦躁的口吻反问。

“我要再做一次胃部检查。”

金田一回答后，只见剑持警官皱着眉头说：“哈！你也是啊？我们两个怎么会这么有缘，真不可思议！”

“啊！那么剑持警官，你也要再做一次检查罗？”

美雪问道。

“对呀！我是直肠有问题啦！好像长了东西的样子。”

“哦！怪不得看你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”

“金田一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看你心里大概在猜想自己会不会是得了癌症，而在担心吧！”

“胡、胡说！我可是金刚不坏之身，才不会这么容易得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警视厅搜查一课的剑持警官也有害怕的时候呀！”

金田一既不是警视厅督察的孙子，也非警视厅长官的侄子，只不过是一介平凡高中生，他之所以会称剑持警官为“老兄”，是有一点原因的。

他们两人初次相遇在伊豆冲孤岛上的“歌剧院”饭店里，当时那里发生了一连串的杀人事件，金田一以他遗传自祖父身上那份惊人的推理能力找出真正的凶手。

自从那次以后，剑持警官就相当佩服金田一的机智反应。

“你别逞强了！刚才你还不是担心得要命。”

美雪用手戳了戳金田一的腋下。

“乱、乱讲！我还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会得癌……”

金田一矢口否认。

剑持警官则立刻抓住金田一的小辫子说：“那可不一定哦！现在年轻人得癌症的机率也是满高的，最近报章杂志不是也常提到一种叫 Scirrhous 的硬性肿瘤吗？”

“别、别说笑了。我看老兄，你才要注意！我的舅舅去年也是因为直肠

癌而过世，年纪刚好和你差不多。”

“那你可真的要注意了，若是亲人之中有人得到癌症的话，家人得到癌症的机率更高，像你这种就叫做‘高危险群’。”

“老、老兄，你才是！”

“什么！”

“算了！我们别再争了。”

“对、对啊！我们都别说了。”

正当两人停止争辩时，诊疗室里响起护士的叫声。

“金田一一先生，请进来。”

4

诊疗室和候诊室截然不同，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医疗器材和设备。

在一个放满文件档案的资料柜上方，有一排内藏日光灯的透明板，上面挂着几张金田一的X光片子。

“嗯……”

金田一口里含着管子，注视着医生的眼睛。

“是……癌……症吗？”

由于冰冷的管子便在喉头里，所以金田一说起话来支支吾吾的。

看起来约四十来岁，理着平头的医生闭起一只眼，正聚精会神地看着装在管子前面的摄影镜头。

“没问题啦！只是胃炎。”

医生有点沙哑地喃喃说道，一阵浓浓约菸味随着他开口说话扑鼻而来。

“川崎医生，可以叫大林太太照X光了吗？”

年轻的护士探头进来问道。

川崎医生边看着摄影镜头边回答：“嗯！可以了。”

川崎医生的视线离开摄影镜头。

“别担心。照这个情形看来并不严重，再加上你又年轻，吃上两、三个星期的药就会好了。”

“你不是安慰我吧？”

金田一不安地反问。

“那你要不要自己来看一看？”

“自己看？”

“对啊！这个叫做内视镜，也就是由许多细小的玻璃纤维做成的软线管。你从这个摄影镜头看，就可以看到现在所探照到的影像。”

川崎医生把黑色的软管弄弯，然后把摄影镜头拿到金田一眼前。

“哇！真酷。这就是我的胃啊？还发光呢！”

“那是因为内视镜的光反射的关系。你看，这里有一块比较白的地方。”

“好清楚啊！真不可思议。”

“怎么样？相信我了吧！只是胃炎而已，吃点药就行了。只要不再发作，就可以不用来复诊了。”

川崎医生边说边在病历表上写一些字。

金田一仍意犹未尽地继续看着摄影镜头。

“嗯？医、医生，为什么胃里面看起来好像黏黏滑滑的，有点恶……”

金田一结巴地说着。

川崎医生有点不耐烦地将金田一的嘴巴扳开，然后动作粗鲁地将管子拔

出来，并对金田一说：“你将来千万别当医生。”

5

“哈哈！金田一一复活了。美雪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不过你说的对，我是不会向厄运低头的。呀呼！”

金田一走出诊疗室即兴奋地大声嚷嚷。

美雪赶紧用手捂住他的嘴。

“喂！小声点，这里是医院呀！”

“哈哈！不好意思。咦？剑持老兄呢？他还没出来呀？”

“嗯，他比你晚进去，到现在还没出来。”

“唉！可能满严重的。待会儿地出来后，我们好好安慰他一下。”

“你不要尽往坏处想好不好？”

美雪虽然在责怪金田一，但是语气和表情都比先前轻松、柔和许多。

金田一看了她的表情，十分欣慰地想着：（美雪还是很担心我的。）

美雪看着洋洋得意的金田一说道：“这下子可以安心地去旅行了吧！”

“啊？”

金田一就像是突然被数学老师点上台做习题一样，一脸惊愕的神情。

（对哦！那次小笠原之旅无意中碰上杀人事件，所以我答应美雪暑假时要再去旅行一次。）

“对、对不起。美雪，事情是这样的……我把打工存下来的钱全用光了。”

“啊？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本来以为自己大概也不久于人世，所以就去寿司店大快朵颐一番……嘻！”

“嘻！”

“你、你骗人！”

“是真的。”

金田一小声地回答。

“那么旅行就取消罗？”

“嗯……啊……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看到美雪满脸失望的神情，金田一寸恍然大悟自己做了多么愚蠢的事。

（唉！

我怎么会……

我真是个大笨蛋！

美雪是如此期待和我一起去旅行，今年夏天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，让我们突破“最后一道防线”。

因为家里的人认为我们还是小孩，所以才会轻易答应我们两人一起去旅行，等到明年升入高三后，他们一定会反对我和美雪再一起去旅行的。

啊！

怎么办？

这次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

不要急，一定还来得及，赶紧想个办法……

在美雪还没改变心意之前，一定有什么可以代替旅行的方法。）

金田一以他推理杀人事件的脑袋思索着，两个眼珠骨碌碌地转，像是在巡视候诊室里的每一个角落。



最后，金田一的目光终于停在公布栏内一张小小的徵人启事上。

医科专修补习班暑期校外教学，诚徵工作人员。

年龄十七岁以上，性别不拘。

工作内容：房间、浴室等的打扫及厨房打杂。

详情请洽本院讲习事务所。

（就是这个！）

金田一兴奋地暗中叫好。

“美雪！我们两人不去旅行，去打工如何？”

“打工？”

金田一得意地指着那张徵人启事。

“如何？南房总的小岛呀！听起来好像很好玩的样子。”

“嗯！让我考虑一下……”

（只有霸王便上弓了。）

金田一深怕夜长梦多，于是急忙说道：“好了，就这么说走了。走吧！我们去应徵，那个事务所好像就在医院里。”

他强拉着美雪前去寻找事务所的所在。

“等、等一下，我还没……”

“好啦！别犹豫不决了。你想喝什么？今天我请客。”

金田一走到自动贩卖机的前面，开始翻着口袋寻找零钱。

“我要宝矿力，你呢？”

“那我乌龙茶好了。”

“乌龙茶吗？k！啊……”

他不小心手一滑，十元硬币滚进了一间房门敞开的病房里。

“哎呀！怎么跑到那里去了！”

金田一四下张望后，才蹑手蹑脚地走进“海老泽邦明”的病房。

这间病房的光线非常昏暗。

窗外的夕阳透过半掩的窗帘射到病房里的墙、地板和床铺上。

一开始，金田一还以为这是一间空房，因为房间内丝毫感受不到一点“生气”。

不过，病床上确实躺着一个人。

那是和金田一差不多年纪的一名少年。

病房内，桌子、衣柜和床铺都整理得有条不紊，这和金田一的爸爸住时，桌上堆满了报纸、杂志，垃圾筒里也装满牛奶盒那种杂乱不堪的景象形成强烈对比。

金田一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。

躺在床上的少年，全身插满了半透明的管子。

他的双眼紧闭着，嘴里则合着管子。

虽然有人帮他剃了胡子，头发也梳得相当整齐，但是少年的脸有如蜡像般也面无表情。

至于盖在少年身上的白被单，根本没有半点皱褶，这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翻过身。

（植物人！）

金田一想到这个名词，就感到全身不舒服。

（这个名词到底是谁发明的？）

人就算没有意识也还是个人呀！

为什么要把他比喻成“植物”呢？)

突然间，金田一注意到床边的心桌上放置了一台个人电脑。

电脑的防尘罩已经拿开置于一旁，而电源也是插上的，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少年打电脑的模样。

按着，金田一注意到电脑旁深蓝色花瓶里的那束红玫瑰花。

(这花是为谁插的呢？

是为了少年？

还是为了访客？

还是少年的双亲为了舒缓情绪而插的呢？)

金田一自己也不知道为何独独对这束玫瑰花如此在意。

然而事后他回想起来，当时确实有种即将发生事情的奇怪预感，那是遗传自祖父：金田一耕助的第六感。

“阿一，不要随便进别人的房间。”

美雪的声音从金田一背后传来。

“阿一！”

“嗯，我知道。好了，我们走吧！”

金田一挡住美雪的视线，轻声地走出病房。

“算了！才十块钱而已。”

金田一喃喃说道。

他无意间往病房窗边一瞥时，插在深蓝色花瓶里的红玫瑰花倏地闪过眼前。

从踏进病房到他走出来的所有景象，都完整地收藏在金田一记忆深处。

此刻的金田一万万没想到，数周后将会重新打开这个记忆抽屉。

## 6

深夜里的医院走廊，在青白色日光灯的照射下更显得昏暗、阴沈。

紧急警报器的红灯正一闪一闪地映照在墙上，好似巡逻车门着红色警示灯呼啸而过。

一个非法侵入者的手里拿着凶器，小心翼翼地在走廊上行进。

虽然他在行动前彷徨了许久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。

侵入者正朝着目的地前进，鞋底的橡胶不断吱吱作响。

万一被出来走动的病患发现的话，侵入者可以马上换穿事先准备好的淡蓝色病患服装。

不过，他还是希望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完成任务。

侵入者一开始先潜进医院，然后躲在病房大楼附近的厕所里。

在这八个小时里，他不停地换地方藏匿，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“目标”。

侵入者再次确认工具是否准备妥当，一个是麻醉气体，这在医院里很容易弄得到。

如果找不到的话，还可以用三氯甲烷代替，而三氯甲烷则可以用乙醇来合成。

(有问题的是另一个工具。)

侵入者感觉指尖碰触两支冰冷的钥匙。

(自己做的那把钥匙打得开医药库的门吗？万一开不了的话，计画将会就此泡汤。)

眼见那道厚重、冰冷的铁门就在不远处，侵入者继续向前走。

他边搜着口袋里的钥匙边四处张望，昏暗的走廊上空荡荡的，见不到任何人影。

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支钥匙，并将它插进钥匙孔内，侵入者自制的钥匙在钥匙孔里卡哒卡哒地响着。

侵入者感觉心脏噗咚噗咚地好似要从喉头跳出来，脸颊和耳根也红得发烫。

他咬紧牙根，聚精会神地开锁。

卡哒！

门锁打开了。

顿时，侵入者胸中的不安立即烟消云散，一直左右自己的道德感，正在体内慢慢地消解。

现在的他已经踏进无底深渊，再也出不来了。

侵入者除了浑身起寒栗之外，还有一份奇妙的兴奋感油然而生。

当他转开冰凉的门锁踏进门内时，强烈的杀意瞬间在全身窜流。

他的脚步再也不拖泥带水，原先发烫的脑袋也不再混沌。

一瞬间，他反手将门关上，把房门上锁，并且开灯，然后开始搜寻目标。

这时，从玻璃柜子中反映出来的他，是一个面无表情的人。

（那已经不是我自己了。现在的我是一个冷酷的杀人者！“午夜零时的恶灵”！）

## 第二章 午夜零时的恶灵

### 1

“真棒！阿一，我是第一次坐渔船呀！”

美雪一边努力地用手压着快被海风吹掉的帽子，一边兴奋地嚷嚷。

“嗯……”

此时的金田一好像患了软骨症似的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。

以这艘破渔船航行的速度来估计，从南房总的渔港到金田一和美雪要打工的小岛大概要一小时左右。

也许是低气压接近关东地区的关系，今天的海浪特别高，这趟旅程对胃还不大舒服的金田一来说，实在有点吃力。

“喂！你看到了吗？海里好像有东西飞起来呀！那是什么？”

“那一定是文鳐鱼。”

开口说话的是同船一位身材高挑的女人。

她也是补习班的工作人员，名叫新谷百合，年龄约二十五岁左右，今后补习班所有人员的三餐就全靠她了。

“那就是文鳐鱼呀！好像鸟一样会飞呀！”

美雪惊叹道。

“对呀！听说要在海面上布网才抓得到它们，肉质还很鲜美哟！”

新谷百合畜着一头短发，说话时可以看到她有一口白净的牙齿。

“真的吗？不愧是大厨。嗯……新……”

“新谷百合。你叫我百合就好了，未来的这两周我们可是同事哟！”

“百合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补习班工作的？”

美雪笑咪咪地问道。

“我是前一个礼拜才到的。补习班在岛上的住处叫作‘荣光宿舍’，那里只有在高中生放寒、暑假时才会使用到。因此，他们才会在这段时间招募工作人员。”

“啊！这么说来，荣光宿舍平常时间是空屋罗？”

金田一倾身问道。

他听了百合的介绍，也就渐渐淡忘晕船的不舒服感。

“其实也不是。平常时间有管理员在，舍监冢原传造先生一年到头都住在那里，他可以算是屋主。不过，这个老伯有点表里不一，你们要小心一点。而且他有点好色哦！”

“哎呀！讨厌，好恶心哦！”

美雪有些夸张地叫道。

百合看了也格格笑了起来，然后往堆放在甲板的纸箱上一坐。

“待会儿你们就会见到他本人了。”

说完后，百合缓缓点上了一根菸。

她那极为优雅的点菸动作，散发出一股都会气质；与其教她到偏僻的孤岛上打工，还不如在闹区里的小酒吧上班。

虽然百合称不上是美人，但是眼鼻的轮廓非常分明，修长的身材配上牛仔褲、T恤的轻便装扮，真是相称极了。

“差不多快到了。两位，开始准备卸货罗！”

百合扬起她那略尖的下巴指向前方。

不知不觉中，一座满是白色岩壁的小岛已近在眼前。

“那是‘不知火岛’，荣光宿舍就位于那里。不过，以前这里的渔夫都叫它‘鬼火岛’。”

“哇！好美的岛呀！”

美雪发出极尽崇敬的惊叹声。

然而，金田一却感觉到握在栏杆上的掌心在冒冷汗。

（为什么会这样？

为何我会如此忐忑不安？）

冷不防的，渔船大幅度地摇晃起来，船边的浪花四处飞溅。

“哇！浪变大了。”

百合眯起眼说道，然后回头张望着来时的方向，眼神中透露出依依不舍之情。

“鬼火岛……”

金田一紧紧地抓住栏杆。

那白色的岩壁在南国阳光的照射下，真是令人目眩。

在鬼火岛的上空有一大片灰黑色的乌云，好像火山口的喷烟冉冉升起，又仿佛是一个巨人巍然站立在小岛上空，要摧毁整座小岛似的。

虽然这些乌云是因为低气压慢慢接近的关系，但是金田一后来回想起来，那正是暗示即将发生惨剧的不祥前兆！

荣光宿舍是一栋老旧木造的洋式建筑物，但整个建筑物的结构非常牢固，而且还曾重新翻修过，雪白色的墙壁看起来格外清爽、干净。

距离这栋建筑物二、三十公尺的地方，还有另一栋相同形式的建筑物。根据百合所说，那边是“东馆”，而现在耸立在眼前的则是“西馆”，挂在入口处的木牌上也是这么写着。

金田一和美雪在入口处等待的时候，百合把舍监给找了来。

这时，美雪突然不安起来，金田一笑道：“傻瓜！有我在怕什么？”

当金田一正在称扬自己的男子气概时，一个肥胖的中年男子探出头来。

“哎呀！以后要麻烦你们了。我是舍监冢原传造。”

“你好，我明金田一一。”

“我是七濑美雪。”

金田一和美雪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，然后深深地一鞠躬。

冢原完全无视于金田一的存在，立刻露出泛黄的牙齿对美雪说：“哈哈！今天就先休息一下吧！学生们后天才会到，明天可就有得忙罗！哈哈！”

他面无表情地说道，却又不时发出几声高八度的干笑。

金田一生平最怕的就是和中年男子打交道，再加上刚才的晕船，他的胃又开始抽痛起来。

原本他打算和美雪两人在南国的艳阳下，一方面赚点零用钱，一方面希望和美雪的关系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……

看来是好事多磨罗！

金田一祈祷着千万则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才好。

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：在旅行袋最下面，和胃药一起放在银色小包包里的保险套，很有可能会原封不动地带回去。

“站在那里的是厨师：新谷百合小姐，相信你们都已经认识了。这里除了老师之外，工作人员包括我一共是五人，希望在这段期间内，大家能好好相处。对了！这是大野公平，他和你们一样还是学生。”

冢原殷勤地向美雪和金田一介绍。

站在冢原身后，一个长发及肩的青年向前跨了一步。

“大家好，我是大野，目前正在念大学。不过，在这里我们不分年纪，希望大家能工作愉快。”

大野精神抖擞地打招呼，然后行了个举手礼。

“你好！我是七濑美雪，他是金田一一，请多指教。”

金田一和美雪不约而同地向大野鞠躬。

“彼此、彼此。”

大野亲切的笑容和冢原的干笑形成强烈的对比。

“七濑，我带你去餐厅看看。大野，你就带金田一去打扫房间、整理床铺好了。”

这时候，大野识破冢原在打什么如意算盘，于是急忙说：“我还是先带他们两人去馆内，教他们打扫好了。不然后天学生们就要到了，会来不及打扫的。”

“哈哈！也对，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！”

冢原皮笑肉不笑地冷哼着。

“我想，你们应该也知道了，这栋宿舍是呈东西走向的长形建筑物。”

大野回头瞧瞧长达三十公尺的走廊，按着又说：“这栋大楼的构造比较特殊，东西呈长形，南面向阳。从西边开始分别是‘马醉木’、‘红梅’、‘银

杏、‘白桦’、‘无花果’和‘金木樨’六个房间，全部坐南。本馆（西馆）里只有坐西的‘红叶’和前面那间‘百日红’的南侧没有窗户。也就是说，这栋老旧建筑物包括走廊对面的别馆，都是依日照的方向而建的。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”

“这里原本是旅馆吗？”

美雪反问道。

大野伸出食指摇了摇，并且说道：“不对！这里以前是一间疗养院。”

“哦！怪不得要特别重视采光。”

“对啊！结核病患者最需要的就是新鲜的空气和阳光。”

“大野，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嘛！”

美雪对大野投以钦佩的眼光。

“没有啦！我只不过是对建筑有点兴趣罢了。其实我从三年前开始，每逢寒暑假都会来这里打工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很喜欢这栋宿舍哟！”

“喂！美雪，什么是疗养院？”

一直无法插进话题的金田一，有些吃味地问道。

美雪瞟了金田一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就是让结核病患者休养的医院呀！现在结核病已不算什么大病了，但是以前可是要长期住院疗养的哦！大野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你也懂得不少嘛！七濑，你是医生世家的子女吗？”

“只是贫穷人家。”

金田一抢先替美雪回答。

“你管我！”

两人又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，大野看了不禁发出会心一笑。

“你们两人的感情真不错！是情侣吗？”

“怎、怎么可能？”

金田一忙不迭地否认。

美雪也猛挥着手道：“别开玩笑啦！我们只不过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玩伴。”

美雪说完后，两人又互瞪一眼，开始抬起头来。

“‘别开玩笑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那你干嘛说‘怎么可能’？”

（每次都是这样！太急于想更进一步，结果反而弄巧成拙。）

金田一不免为他和美雪的将来担心。

大野在一旁看着他们两人斗嘴，边把玩着一个木制的钥匙圈。

“吵吵闹闹的真有趣呀！”

大野说完后，又特别在金田一的耳际促狭地说：“好不容易可以和喜欢的女孩一起工作，结果……唉！你没搞头了。”

“啊？”

金田一乍闻此言，表情登时严肃起来。

（这是什么意思？

难道他知道我对美雪……

其实仔细一看，这个叫大野的大生长得还满帅的，至少应该满有女孩子缘。

而且他看起来满成熟的，正好是美雪喜欢的类型。

唉！

我得加加油罗！)

大野好像洞悉金田一的心事，立刻转移话题说：“哪！这间就是‘金木樨’。”

大野在木板门的门锁里插进一支黄钢制的大钥匙。

美雪抬头望着门牌，喃喃自语？

然后，她又望着金田一问道：“阿一，你知道金木樨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罗！我家厕所里的芳香剂就是金木樨的香味。”

“阿一！你真是没情调。”

美雪嘟起嘴来埋怨。

而在一旁微笑，露出洁白牙齿的大野则打开厚重的木门。

“好吧！我打扫这间好了，你们两个到隔壁的房间去吧！”

大野把另一支黄钢制的大钥匙交给金田一，木制的钥匙圈上面写着“百日红”三个字。

“美雪，‘百日红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金田一歪着头问道。

大野和美雪一听，不禁笑了出来。

，“‘百日红’是一种树皮很滑的树。阿一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”

金田一有些不好意思地搔搔头。

说，从以前到现在大约只有用过两、三次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美雪不解地问道。

这次金田一反倒变得机伶起来。

“你怎么这么笨呀！百日红的树皮滑滑的，就好像是惨遭滑铁卢的意思，对考生来说不太吉利嘛！书读了要活用，知道吗？”

“哟！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”

“哈哈！又来了。‘百日红’那间就拜托你们罗！”

大野微笑地看着他们。

金田一狐疑地询问。

“为什么要打扫这间用不到的房间？”

“冢原舍监说要以备不时之需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金田一似乎有点不以为然，一旁的大野又继续说道：“传说这个房间如果不打扫干净的话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。”

“什么不好的事？”

“讨厌，我好害怕哦！”

大野看着反应截然不同的金田一和美雪两人。

“等到后天……八月十五号那天我再告诉你们。如果你们不信邪，可以试试看。”

“八月十五号？那天有什么事？”

金田一好奇地追问。

“那天有个传统活动要举行。”

大野只留下这么一句，然后捡起倒在走廊上的吸尘器，独自进去“金木樨”打扫。

“百日红”乍看之下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，无论是墙壁的颜色、窗帘、照明设备，都和其他房间没什么两样。

只是其他坐南的房间里的桌椅都是靠南边摆放，而这里的窗户是开在东边和北边，床铺则是放在房门的对角处。

另外，也许是窗户位置的不同，这里的光线比其他房间要来得暗一些。

一进门的右手边，还有一个连接隔壁房间的隔间门，在这栋宿舍里，每两个紧邻的房间都有一个隔间门相通。

据大野的猜测，这个隔间门以前可能是用来调节空气。

因为结核病患者除了需要药物治疗之外，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也是很重要的一环。

现在这道隔间门已被钉死了，完全打不开。

房间的天花板满高的，高度大概有三公尺左右。

墙壁不是贴壁纸，而是用奶油色油漆之类的东西直接涂上去。

“没什么垃圾嘛！”

美雪往地板一望说道。

“但是，灰尘积得满厚的……你看。”

金田一越过床，将食指往窗框一抹。

“看来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打扫了。”

金田一边说边向窗外望去。

窗户下面正好有一个大池塘，每当微风吹过，深绿色的水面便会形成一波波的水纹。

刹那间，之前金田一在渔船上眺望鬼火岛时，心中所涌起的那份不安感再度涌上心头。

（据今天早上的气象预测，台风正逼进冲绳岛的南部。

虽然不会直接朝关东地区席卷而来，但是天气将会受气流影响而不稳定。）

想到这儿，金田一突然又忆起另一件事。

（后天的“传统活动”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房间的“传说”又是什么？）

“阿一，怎么了？”

美雪注意到金田一的表情有些不太寻常。

“啊！没……没什么啦！我看这些灰尘得花上一天才能打扫干净。”

“对呀！真脏，得好好地清理一番！”

美雪从绿色水桶里拿出一条抹布，并用力把它扭干。

“算了啦！反正又不会用到，扫得那么干净给谁看啊！”

金田一说罢，将手上的一团棉絮丢进桌子旁边的垃圾筒里。

“不行啦！会带来厄运的哟！”

美雪急忙说道。

“刚才大野不是说，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看吗？我们就来试一试。”

“不要啦！你就是喜欢胡来。”

“怎么？你怕啦？”

“才没有呢！我只是……”

“既然不怕，干嘛还阻止我？”

金田一边说边拿起吸尘器开始动工。



“求求你，别再逼我了！”

当金田一和美雪正准备收拾扫除用具离开“百日红”时，对面的走廊传来一声大叫。

“川崎先生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玩乐。”

讲话的是一个长发女人，年纪约莫三十岁左右。

她戴着一副眼镜，一双细长的眼睛看起来充满智慧，但是却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。

“哈哈！花村老师，我知道。但是学生们后天才会到，不趁这两天好好休息一下，往后的两星期怎么受得了？”

被称为“川崎先生”的是一个四十多岁，理着平头的中年男子，他说完话后还把手搭在花村的肩上。

“不要！”

花村歇斯底里地狂叫着，并且把川崎的手猛力一甩。

“喂！你这个人真没礼貌。不要把每个人都当成色狼好吗？”

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太过分了点，花村急忙低下头道歉：“对、对不起。不过，我真的不想出去晒太阳。你应该也知道紫外线是导致皮肤癌的主因吧！我实在是不想去海边……”

川崎一时之间无言以对，楞了一会儿才开口说：“我必须以一个专业医师的身分告诉你，身为黄种人的日本人和欧美的白人不同，根本没有必要视紫外线为天敌。不过，既然你坚持的话，那就等回到东京后，再一起吃顿晚餐吧！晚上总不用担心紫外线了吧？”

“我考虑看看。”

当川崎又想搭花村的肩膀时，突然发现金田一和美雪站在不远处，于是急忙抽回手。

“你们是谁？”

金田一想打破这个窘境，于是大声喊道：“你们好！我们是来这边打工的学生，我叫金田一一，请多指教。”

“我是七濑美雪，请多指教！”

美雪在一旁像助选员似地跟着疾声高呼。

“这样啊……我是讲师川崎洋三。”

川崎故意将视线移到别处。

“你们好！我是花村麻美，是补习班的英语讲师。”

花村在说话时，轻轻将手放在嘴边，动作十分优雅，非常有女人味，怪不得川崎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

金田一仔细地看了川崎一眼，赫然发现他很眼熟。

“对了！你是不是那位在‘不动综合医院’帮我检查胃的医生？”

“啊？你是……”

金田一指着自已的脸说：“你不记得我啦？我在诊疗室里还跟你讨论很久呢！”

“哦……你是那个高中生。嗯，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金田一一。”

“哦！对、对！我想起来了。我那时还觉得你的名字满特殊的，没错！是金田一一。”

“哈哈！我也常被误叫成金田二呢！”

金田一心里虽然不怎么愉快，但还是笑嘻嘻地自我解嘲。

“你不是医院的医生吗？为什么会来这里当讲师呢？”

“打工啊！打工。”

“医生不是赚很多钱吗？为什么还需要打工呢？”

“其实那种大医院的待遇并没有你想像中的那么好，更何况，我对教书很有兴趣。”

“川崎先生虽然是医生，但他也写过许多数学方面的教科书哟！”

花村收回刚才的凶悍态度，拍起川崎的马屁来了。

“我本身也是高中老师。这里的讲师可都是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，来头不小的哦！每年来这里补习的学生大都能如愿考上心目中的理想学校。你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啊！不过，学费倒是不便宜。”

“不、不，饶了我吧！我对读书没什么兴趣。”

金田一刚说完，美雪立刻插进来问：“哟！只有读书而已吗？”

“少罗嗦！”

看到他们两人互不相让、斗嘴的样子，花村觉得挺有趣的。

“你们两个还真鲜呢！”

“是吗？”

金田一抛下和美雪的“战场”，回过头来问道。

“至少来这里的學生中，找不到像你们这一类型的人。”

花村说完，便回头往长长的走廊望去。

“那些学生是哪种类型呢？”

“大概可分为三种类型：一种是自视甚高的人；另一种是没有自己的主见，完全照着父母亲的话去做的人；而第三种则是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盼，拚命用功的人。”

“咦？难道没有为了拯救世人而立志成为医生的人吗？电视剧里的医生不都是这样的。”

花村听了金田一的话后，不禁苦笑道：“现在想要做医生的通常都是出身医生世家的子女，这些小孩从小就照着父母安排好的道路走，理所当然地认定自己以后也是当医生。至于你说的那种持有崇高情操的人，是不会来我们这种贵族补习班的。”

“是这样的啊！”

听到这里，金田一突然对花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。

她一下子对川崎非常无礼，一下子又奉承他；一会儿对医生极为尊重，一会儿又对那些准备当医生的补习班学生冷嘲热讽。

不过，花村似乎对“医生”这个行业有着一份奇特的情怀。

（究竟是爱，还是恨？）

关于这一点，金田一就不得而知了。

这栋荣光宿舍似乎充满着不可言喻的矛盾气氛。

首先是一个浑身上下都充满着都会气息，却跑来这个孤岛上煮饭的女厨师新谷百合。

再来是因为喜欢这栋老旧建筑物，每年都会来这里打工的大学生大野公平。

还有表里不一、色迷迷的舍监冢原传造，以及把医科专修补习班讲师当

副业的川崎洋三。

“金田一、七濑，你们两人要好好加油哦！要逃的话要在这两天赶快走哟！不然等到第一批学生来了之后，三天内可是不会有船来这里的。”

花村将眼睛眯成一条线，似笑非笑地说着。

6

隔日，金田一和美雪真是忙得透不过气来了。

因为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，从打扫、洗衣、厨房工作，池塘垃圾的清到除草……

通通都是金田一、美雪和大野的工作范围。

虽然忙得不可开交，但他们两人都非常愉快，因为只要没被冢原逮到话，倒是可以“摸点小鱼”。

只是大野常会皮笑肉不笑地丢下这一句：“好戏就要登场罗！”

这句话令金田一和美雪不由自主地打起冷颤。

晚餐后，和金田一一起收拾碗盘的美雪略带不安地问：“阿一，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啊？哪句话？”

“就是大野呀！他不是说：‘好戏就要登场罗！’”

然后又笑得很诡异。

“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倒是……”

“明天来的学生不知道会是些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还不都是和我们差不多年纪的人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可是我有点担心呀！

考医学院的人应该都很厉害吧！

不晓得会不会看不起我们……”

“哎哟！

如想太多了。

“唉！

算了。

至少到目前为止还胜任愉快，而且也满好玩的。

“看吧！

听我的建议准没错，满有趣的吧？”

“嗯，大野人还挺不错的，百合也满好相处……”

就是那个冢原舍监有点令人作呕。

“对呀！

如果那老头不在的话就太完美了。

“对了！

阿一，你有没有看到西馆后面的那间教堂？”

“有啊！

那间教堂建得真美。

怎么了？”

“那是大正时代建的，听说是出自一位义大利名建筑师之手，而荣光宿舍则是他的弟子所设计的。

“哇！

义大利设计师呀！

咦？

你怎么知道？

“当然是大野告诉我的，他好厉害，什么都知道。

“（大野这家伙！）此刻，金田一的内心波涛汹涌。（这两个人是什么时候单独在一起过了？）美雪并未察觉到金田一复杂的心情，继续侃侃而谈：

“我一来到这里，就被那间教堂深深吸引，真是美极了！”

金田一顿不以为然地反驳道：“哼！但是冢原舍监叫我去拿梯子时，那里只不过是一间灰尘满布的置物间，不过，天花板倒是满高的。”

“怪不得大野会说：‘那么伟大的建筑物居然被当成置物间，实在太可惜了！’

“对呀！”

不过，它是因为‘够老旧’才伟大的吗？

“你怎么这么说？”

“这回换美雪不高兴了。”

阿一，你有点奇怪呀！

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话？

“没、没有啊！”

“听了美雪的话，金田一有些惭愧，他没想到自己会为了一点嫉妒心而说了那些不成熟的话。”

我有点累，先回房去睡了。

“金田一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便走出餐厅。现在只留下低着头，满肚子疑问的美雪留在原地。大家请注意，学生们很快就要到达这里了。”

## 7

冢原一边看着慢慢驶进码头的白色大型游艇，一边叫道：“这些学生大都是名医的子女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来！各位，露出你们的笑容，哈哈！”

冢原说毕，就露出那嘴黄板牙哈哈大笑。

白色游艇靠了岸，放下舷梯后，学生们都小心翼翼地抓紧栏杆，踏上码头的水泥地。

“好大的船啊！”

美雪瞪大眼睛，十分惊叹地叫道。

白色的豪华游艇让人目眩，这和先前金田一等人所乘的简陋渔船相比，简直有天壤之别。

“缴了那么多的学费，总不能让他们坐渔船呀！”

百合像是洞悉金田一心事般地解释。

“渔船也满好玩的啊！是不是？阿一……阿一？”

金田一只是张着嘴呆立着，美雪看他没反应，于是贴近他耳朵大叫：“阿一！”

“哇！”

“你没听见我在说话吗？”

“啊！哦……有、有呀！有听到啊！”

其实他根本什么都没听见，因为睡眠不足，所以现在脑中是一片混沌。

昨晚在餐厅和美雪的僵局，令金田一整夜辗转难眠。

金田一只要一闭上眼，就会浮现大野和美雪两人谈笑的情景。

当他极力想甩掉这些画面时，脑海里又浮起美雪夹杂在这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里，兴高采烈地说着金田一听不懂的话。

事实上，美雪根本没把昨晚争论的事情放在心上，所以今天早上六点半还去叫金田一起床。

“坐渔船也满有趣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美雪再次问道。

“嗯！不过会晕船。”

金田一话声甫落，随即传来男生“哇！”

的悲鸣声。

原来是一个提着好几个行李袋的少年跌倒在地上。

（他可能是一不小心脚滑，就从舷梯上跌下来的吧！）

金田一的瞌睡虫立刻一扫而空，他急忙跑上前去。

“喂，你还好吧？”

那个少年把头抬起来，及肩的长发散落在满是汗水的脸颊上。

他本来准备要拉金田一伸出来的手，瞬间却又迅速抽回。

“没关系，你走开。”

金田一顿时楞在当场，他没料到这个少年会对一个向自己伸出援手的人如此失礼。

因此，金田一也不甘示弱地嚷嚷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可是为了……”

“喂！椎名，怎么了？”

“啊！跌倒了呀！真是笨。”

金田一转头一看，两个刚下船的少年正有些挑逗地笑着。

其中一个眼角往上吊的少年，朝金田一和还在地上的椎名瞥了一眼。

“你真是没用！还把我的行李袋弄脏了。”

另外一个体形较壮的少年，用着和自己身材极不搭调的高亢语调叫道。

听到他的责骂之后，椎名赶忙爬起来。

“加藤，对、对不起。”

椎名手忙脚乱地捡起地上的行李袋。

“我的也弄脏了，笨蛋！”

开口的是那个眼角往上吊的少年。

他把左手插在口袋，然后将脚踏在好像是椎名的行李袋上。

按着，他又瞟了站在一旁的金田一一眼，抬高下巴问道：“你是今年新来的工读生啊？”

他丝毫不把人看在眼里，正如花村所说的“自视甚高”的那一种人。

霎时，一股厌恶感窜上金田一的心头。

就在这时候，有人开口说话了。

“森村，不要太过分了！”

众人都没注意到花村是何时出现的。

“自己的行李该自己提吧！”

“我们可没有强迫他哟！花村老师。”

森村旋即得意洋洋地转头对椎名说：“对吧？是不是你自愿的？”

“是、是啊！花村老师，是我自己要帮他们拿的。嘿！嘿！”

椎名脸色铁青地赶紧打圆场。

“是这样啊！那我就无话可说了。”

花村也拿他们没辙，遂迳自往前走。

椎名挂着谦卑的笑容，再次提起三个行李袋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。

他突然在金田一的面前站住，并十分不客气地说：“喂！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？”

“咦？你是指我吗？”

金田一用手指了指自己。

“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你呀！只不过是学生的人数比想像中少……”

“少来了！你是看我跌倒觉得滑稽是吗？你也只不过是工读生而已。”

“不！不是这样的，我……”

金田一顿时不知该如何解释，此时，森村和加藤又靠了过来。

“哇！吵架呀！好呀！”

“椎名，加油！干掉他。”

面对他们的摇旗呐喊，椎名的脸开始胀红，金田一也愤怒起来。

“你这个混蛋！”

金田一不由自主地握紧拳头。

“住手，阿一！”

美雪见状，急忙跑过来阻止。

“对不起，我替阿一向你们道歉，对不起。”

美雪深深地鞠了一个躬。

“喂！美雪，我又还没……”

金田一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美雪半推半拉地拖离现场。

8

“刚才真是吓死我了。你是怎么了嘛？”

美雪来到西馆的餐厅，刚坐下来就立刻质问金田一。

“那家伙太过分了，所以我才……”

其实金田一根本不是块打架的料，他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对人动粗。

“那个椎名对狗眼看人低的森村还有那个胖子加藤唯命是从，但却看不起我们这些工读生。哼！真气人！早知道就不要管他。王八蛋！想起来就一肚子火。”

“哎呀！算了啦！我想他们的压力一定很大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了。”

“我知道啦！我可不想被炒鱿鱼，你放心吧！”

事实上，令金田一气愤的不只是椎名他们三人的行为而已。

（当时还有其他学生在场呀！

为什么没有人出来阻止呢？

不，好像连多看一眼的人都没有。

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）

对此，金田一真是百思不解。

（这些学生对别人完全漠不关心……

难道考医科的人真的和普通人不同吗？

像这些对他人毫无关怀之心的学生，能当医生吗？

真令人不敢想像！）

“好戏就要登场罗！”

现在，金田一似乎有点明白大野这句话的意思了。

“哎呀！刚才真是好险。”

说话的人也是前来补习的学生一员，年纪和金田一差不多。

他笑咪咪地靠在餐厅入口处的墙壁上。

当他看到金田一已注意到他时，便慢慢地走向前。

“我想，你的心里一定在想不该来这种鬼地方打工吧？但是已经来不及罗！得等到三天后才会有第二批的学生来，而且我们连打电话都不行，这里完全是军事化的管理。”

“请问你是？”

金田一客气地问道。

“哦！对不起。我叫川岛丰，也是参加‘FHS’的学生，请多指教。”

川岛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“什么是‘FHS’？”

听到金田一这么问，川岛的神情显得相当讶异。

“你不知道吗？就是举办这个校外教学的补习班呀！‘不动比保科拉特斯补习班’的简称就是‘FHS’。你们知道‘比保科拉特斯’吗？”

“美雪，那是什么啊？”

每次碰到难题，金田一就会立刻向美雪求救，而美雪也总是不负所望地为他解答。

“他是古希腊的一名医学家，他认为人体是由火、水、空气和另外一个什么东西组成的。是吗？”

“没错。你懂得还不少嘛！正确的答案是由火、水、空气和土四大元素组成。我现在就读的高中就是‘不动比保科拉特斯学园’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校长演讲时有一个毛病。

嗯……本校，嗯……是以古希腊伟大医学家，嗯……比保科拉特斯之名所命名的……嗯……他大概每二秒就会挟一句‘嗯……’，我们听到耳朵都快要长茧了。”

川岛边模仿声音还边加上动作。

虽然金田一和美雪都没看过川岛口中的校长，但因为他模仿得相当逼真，于是噗哧地笑了起来。

就这样，他们三人就有如旧识般地打开话匣子。

“哈哈！你挺风趣的嘛！哦！我叫金田一一。”

“你好，我是七濑美雪。”

美雪也大声介绍自己。

“啊！你们不要这么拘束，你们要叫我‘丰’或‘阿丰’都可以。你们应该也是高中生吧？我现在就读高三。”

“我们两个是高二生。”

美雪将双手放在下颚说道。

川岛也立刻模仿美雪的动作和语调说：“啊！真的吗？”

他的模仿几可乱真，金田一看了也觉得非常有趣。

“太好了，还有像你这样的人在，我们就安心多了。你们这群学生中，好像怪人挺多的。”

川岛把双手交抱在胸前猛点头。

“对、对。特别是和你起口角的那三个人，一个是作贱自己的椎名真木男，第二个是胖子加藤贤太郎，还有一个是自以为很了不起的森村圭一，这

几个家伙最令人反感。其实森村是我们校长的儿子，所以他为所欲为、十分嚣张，没人敢说他的不是……”

“川岛，你在说谁呀？”

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响起。

刹那间，在场三人都不约而同地朝声音的方向望去。

只见一个长发及腰的女孩子，正站在餐厅门口。

“太田！”

川岛的神色变得有些僵硬。

“如果被森村听到你刚才说的话，你就别想再继续读下去了哟！”

太田说完后，走到咖啡冲泡台前面，粗暴地抽出一个纸杯。

“阿绫，我是开、开玩笑的啦！我是特地来安慰他们，不然他们搞不好吓得要跑回家了……”

川岛拚命对着太田解释，并且朝着她走过去。

“对不起，请你不要叫得这么亲密好吗？我和你可没有这种交情，希望你不要太自作多情。”

“哎哟！我只不过是觉得大家既然有缘做同学，就应该好好珍惜这段缘份罢了。”

“川岛，你自己小心点。”

“喂、喂！你该不会是想去打小报告吧？”

“嗯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”

太田边把咖啡倒进纸杯边问。

“饶了我吧！不然，我可是要变成第二个海老泽……”

川岛这时突然住了嘴，然后朝不明事由的金田一和美雪瞄过去。

“海老……”

金田一喃喃自语道。

（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看过……）

金田一看了川岛一眼，发现他的神情已从嘻嘻哈哈的模样变成苦瓜脸。

太田的脸色也倏地沈了下来，但是她很快地以冷笑掩饰过去。

“哼！你的事我可管不着。”

“太田，你、你……”

“你们就别再争了。”

金田一看不过去，忍不住出面调停。

“你不要多管闲事！你要搞清楚自己只是一个工读生，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小心我叫川崎老师辞掉你！”

太田的矛头旋即指向金田一。

“你好像很喜欢挑拨是非呀！我从没看过像你这样尖酸刻薄的女孩。”

金田一也不管美雪暗示他别再说的眼神，一古脑儿地脱口而出。

“我可是要先声明一点，我们和你们是不同世界的人。我们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在努力，这样才不会辜负亲友和父母对我们的期望。”

太田极为不屑地回辩。

“哼！我还不给像你这样的医生看病呢！搞不好病情还会加重！”

“你、你说什么？”

正当太田快要发飙时，大野刚好走了进来。

“各位，别再吵了。这样可不行哦！大家还要在这里相处两个星期呢！”



太田瞪了大野一眼，但很快又收回她锐利的视线。

“大野，你好好管一下这个不知死活的工读生。”

太田丢下这一句话，就快步离去。

按着进来的是一男一女，他们虽然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，但并没有多问，就直接走向咖啡冲泡台。

“富永、白石。”

大野叫住这两人。

“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两位也是补习班的学生：富永纯矢和白石美穗。这两位则是工读生金田一一和七濑美雪。”

吉田永和白石两人皆面无表情地点点头。

9

学生们抵达后，吃过午餐稍作休息，就开始上课了。

在他们上课的这段时间，金田一和美雪收拾好碗盘，做完清洁工作之后，就在大野的陪同下出去外面逛逛。

大野已经是第五次来这里打工，对于岛上的地形非常熟悉。

鬼火岛是一个直径大约三公里左右的东西向长形小岛，所以只需两、三个小时就能逛完全岛。

他们登上了小丘顶眺望全岛风光后，又朝海岸边走去。

“哇！好美哦！”

美雪十分陶醉地惊叹道。

“大野，这里的沙子为什么是白色的？”

金田一抓起一把脚边的沙。

“可能是含有较多的石灰吧！因为在好久以前，这一带是属于热带性气候。近来还在海中发现大批的珊瑚群呢！我想这个岛可能是从珊瑚礁隆起而形成的，珊瑚变成化石然后成为石灰，所以这里的沙子都是雪白色的。”

大野伸了一个懒腰，又继续说：“这真是个奇妙的小岛，虽然它很小，但是还会涌出泉水来！在西馆东侧的那个池塘，就是这样形成的。我想，当初之所以把这边辟为疗养院，水源也是一大关键吧！我不只喜欢宿舍的建筑，我更爱这个岛，在这边可以忘记一切不愉快的事。”

大野眺望着海的另一方，海浪比起早上学生们抵达时更高了，而厚厚的云层几乎笼罩住天空的三分之一。

“对了！大野。”

金田一突然想到一件事。

“刚才我们有经过一栋和我们住的地方一模一样的建筑物，那就是‘东馆’吗？”

“对呀！”

“今天抵达的学生一共有七人。有令人生厌的‘三人组’椎名、森村和加藤……还有风趣的川岛、凶婆子太田……还有……”

“白石美穗和吉田永纯矢。怎么了？”

“他们和我们一起住在西馆，那东馆不就用不到了吗？”

“不……哦！对了！我忘了告诉你们，三天后还会有第二梯次的十五名学生到达，他们全部都被安排住在东馆。”

“什么？十五个人？哇！那工作量不是又要加重好几倍了。”

“哈哈！没问题的啦！熟悉工作之后，以后就会做得比较快。”

“但是，为什么要分成两个梯次呢？第一梯次的学生会先送回去吗？”

美雪好奇地提出疑问。

“不！大家会一起坐船回家。先来的这批学生是为了要追上第二梯次学生的程度，所以多上三天的课。也就是说，今天这批是成绩较差的学生。等到第二批的学生来了之后，再重新上一次同样的课程。川崎老师教数学，花村老师负责英语科，他们两人也是为了第一梯次的学生才先到这里面的。”

“哇！真严格，好像是依成绩来决定一切。”

金田一难以置信地说。

“这就是补习班的作法，他们连住的地方也是依成绩而定的。成绩好的学生集中在东馆，而西馆也是从日照较好的东边房间开始按成绩排下来。”

（这么看来，这间补习班似乎是用成绩的好坏来决定待遇，好让学生有所觉悟，进而产生彼此间的竞争意识。）

“真受不了！要是我早就逃跑了。”

大野听到金田一这些话，忍不住笑说：“就是为了要防止学生逃跑，所以在第二梯次的学生到达之前，这里没有任何船会来。而且，除非是紧急的事方可以用电话对外联络。这个岛就像监狱一样，只有鸟才飞得出去。”

“真可怜。”

美雪摇着头，无限感慨地说着。

“对呀！所以我每年都要举办一个‘活动’，只有暑期课程才有哦！希望能多少留给你们一些回忆。你们愿意帮忙吗？”

“嗯，当然罗！”

美雪马上附和道。

“就是第一天你所说的‘传统活动’吗？”

大野闻言，立即笑道：“答对了！就在今晚哦！荣光宿舍西馆的‘试胆大赛’！”

“试胆大赛？”

金田一明显地摆出一副厌恶的表情。

“咦？金田一，你怕呀？”

“才、才没有呢！只是，那些人会参加这种活动吗？”

“当然，只要我说一句话，他们就会来参加。”

“啊？”

金田一猜不透大野何以这么有信心。

（不过，刚才那个叫太田的凶婆子，倒是因为他的一句话而住口的。）

就这一点来看，金田一不得不对大野另眼相看。

（这个对建筑研究颇深的大野，为什么能让学生们对他唯命是从！）

“要准备晚饭罗！走吧！”

大野率先往回走。

金田一往荣光宿舍的方向看去，一大片乌云正笼罩在宿舍的上方。

“今天晚上到底要怎么试胆量呢？”

美雪狐疑地看着大野。

大野闻言后，嘴角不禁露出一抹微笑。

“对了！你们还不知道……其实那栋西馆流传着一个怪谭。”

“怪谭？”

“嗯！‘那种东西’会出来哟！”

“哈哈！怎么可能？”

金出一十分不以为然。

大野则露出锐利的眼神。

“是真的。‘FHS’的每一个人知道这个传闻，不管是老师、学生都是这么叫它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大野刻意压低嗓门说：“‘午夜零时的恶灵’。”

10

（喉头干得发烫！在行动之前，应该先去喝杯水。）

但是，“恶灵”还是忍了下来。

（万一被人发现的话，那该怎么办？

应该没问题的，只不过是去喝水而已。

不行！

要杀人的人怎么能轻易露面！

说不定还会犯下一些不经意的错误，一定要谨慎一点。）

“恶灵”在心中自问自答一番后，全情逐渐平静下来。

为了解渴，“恶灵”只好干咳几声，然后双手小心翼翼地戴上手术专用的手套。

“恶灵”的口袋里早已准备好“必要的道具”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“恶灵”弯下腰来，从钥匙孔窥探走廊上的情形。

走廊上只有昏暗的白灯泡照着墙壁，看不到半个人影。

于是，“恶灵”轻轻地转开门锁……

走廊上出奇地安静，但是，并不像那间医院令人有种刺骨的寒栗感。

（也许白灯泡给人的感觉比较温暖吧！

而且墙壁和走廊也不是由钢筋水泥建造的。）

老旧的木造走廊喀喀作响，“恶灵”还是比较适合在这里出现。

现在时间是晚上十点多，学生们正在房里做课程复习和预习的工作，根本不会注意到走廊上的声音。

“恶灵”很快地到达“那家伙”的门口。

他竖起耳朵倾听房里的一举一动。

（“那家伙”正在听录音带。）

随后，“恶灵”又从钥匙孔向房里窥视。

“恶灵”的目标正坐在书桌前。

一阵憎恨感倏地窜上“恶灵”的心头。

“恶灵”的手开始颤抖个不停。

（时间还没到，再等一会儿。）

“恶灵”在心里对自己说着。

（再等一下，还不是下手的时候！

对！

就是这样！

我的手已经停止发抖了。

再视察一下四周的情形，嗯，就是现在！)

“恶灵”轻轻地敲了一下房门。

“啊？是谁呀？这么晚了还……”

门内传来“那家伙”的声音，而且他的脚步缓缓逼进房门。

卡哒！

“恶灵”猛然将房门推开。

这时，录音机里传来单调而有节奏的英文教学声音。

“恶灵”迅雷不及掩耳地用食指制止“那家伙”想要说的话。

“嘘！”

“恶灵”很快地踏进房内，然后反手将门关上。

“那家伙”虽然有点惊讶，但并没有开口说话，又转身走向书桌。

录音机里继续播放着同样的声音：

“Shakeyourbodyandshakeyourheart！”

Breakhisbodyandbreakhisheart！”

重复多次的语句，令“恶灵”听了生厌。

此外，坐回椅子上的“那家伙”似乎还跟着节奏在摆动身体。

他的表情和动作丝毫没有一点警戒心。

“Shakeyourbodyandshakeyourheart！”

录音机传来的声音似乎要警告些什么。

“恶灵”对着转头过来的“那家伙”露出“笑里藏刀”般的微笑。

“恶灵”持着凶器的双手放在身后。

“那家伙”万万没想到自己即将踏上黄泉路，他毫无防备地转过身去。

（就是现在！）

“恶灵”在脑中狂叫。

“恶灵”上前一大步，然后把绳索快速地卷在“那家伙”的颈项上。

“Breakhisbodyandbreakhisheart！”

只见“那家伙”的身体不住地摇摆，然后不支倒地，额头不时撞击到椅子，使他痛苦地发出细微的呻吟声。

接下来，“恶灵”骑在他的背上，使尽全力拉紧绳子。

“……”

“那家伙”已叫不出声，双手双脚挣扎个不停。

他用尽全力想从痛楚中挣脱出来，但是“恶灵”也不甘示弱，双方都汗流浃背地拉扯着。

“Shakeyourbodyandshakeyourheart！”

那一成不变的旋律直入“恶灵”的脑中。

“Breakhisbodyandbreakhisheart！”

“恶灵”内心的憎恶感再也按捺不住，从全身上下的毛孔中喷泄出来。

（去死吧！）

“Shakeyourbodyandshakeyourheart

！

Breakhisbodyandbreakhisheart！”

“恶灵”紧咬的牙根吱吱作响，额头上的血管也渐渐暴起，似乎要贲张而出。

（杀死你！杀死你！死吧！死吧！死吧……）

当“恶灵”稍微恢复神智时，才发觉自己眼冒金星。

他用手背拭去嘴角的口水，发现手背上面沾着一些血迹，而且感觉嘴里似乎有个异物，“恶灵”立即将它吐在掌心。

（是牙齿！

可能是刚才用力过猛的关系。）

“恶灵”将沾着血迹的牙齿放在口袋里，做了一次深呼吸。  
“呼……呼……”  
他往地上看了一眼，只见“那家伙”身体扭曲着卧倒在地。  
“恶灵”摇了摇“那家伙”的背，他并没有任何反应。  
之后，“恶灵”又将食指摆在“那家伙”的鼻孔下。  
（死了！杀死他了！）  
“恶灵”一点也没有后悔，只有一份异常的兴奋感，因此手、脚和嘴唇又开始颤抖起来。  
他兴奋地想要大声呐喊，但还是忍住了。  
（你干得不错！）  
刹那间，有个声音又在“恶灵”的脑海里响起。  
（不过，还没完哦！还有下一个行动。）  
“恶灵”重新调整呼吸节奏，准备再次“出发”。  
他把趴伏在地上的尸体翻转过来。  
只见他那一双混浊的眼睛瞪着天花板，舌头吐在外面，而额头上的血迹也把右眼球染成一片鲜红。  
（多么凄惨的死状！他的人生注定要如此。）  
“恶灵”重新再做最后的确认。  
事前“恶灵”偷偷拿出来的钥匙，现在正好好地躺在口袋里。  
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将尸体搬走，“恶灵”的一切行动从现在开始，所需的时间大概是二十分钟。  
（现在是十点半。没问题！时间还很充裕。）  
录音机里的教学声音没有停过，只是这节课好像跟刚刚不同。  
（不过，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。）  
“恶灵”慢慢地站起来关掉录音机，不让自己再胡思乱想下去。

### 第三章 钥匙孔内的惨剧

#### 1

金田一拖着长长的声音问：“大野，‘那个东西’真的会来吗？”  
在这间没有灯光的老旧餐厅里，只有小型手电筒的微弱光线，四周飘散出宛如鬼屋般阴森恐怖的气氛。  
仔细想想，这间白天里人来人往的餐厅，入夜后却被选定为“试胆大赛”的集合地点，还真有点格格不入呢！  
墙上的斑驳裂痕、天花板映现出来的污渍，乃至窗外晃动的枝叶，无不让人觉得似乎随时会看到“不存在的东西”。  
美雪紧紧靠在金田一身边，死命抓着他的肩膀。  
金田一内心的恐惧感并不亚于美雪，但他为了表现出男子气概，故意摆出一副天塌下来也面不改色的神态。  
“他们不来的话，我们三个人也可以开始呀！只不过这么一来，还真有点恐怖。在这间阴森诡异的餐厅里，只有我们三个人，也许恶灵会在这个时候出现……”  
“不要说了！阿一，你不要再闹了！”

美雪紧抓着金田一的肩膀，不由得加重了力道。

此外，美雪那傲人的“双峰”往前压着金田一，害得做差点流鼻血。

“喂！大野，怎么回事？如果真的没有其他人来。‘试胆大赛’也要照常进行吗？”

金田一有点不悦地问。

“一定会来的！”

大野信心十足地笑道，按着又看了看手表。

“距离集合时间还有五分钟，不来的学生应该只有森村那三个人。”

“啊！就是那三人组呀！”

美雪的表情像是松了一口气，而金田一也是同样的心情。

“不对！加藤好像会来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美雪一听，不由得皱起双眉。

“那么，你指不会来的人是……”

“椎名，还有川岛似乎也不会来。”

金田一乍听之下，立即惊讶地问道：“什么？川岛的个性不是非常活泼开朗吗？真令人意外！我还以为他会抛下一切前来参加。”

“他倒是说过：‘我会参加，但是以别的方式。’

这么一句话。

“他指的‘别的方式’是……”

“你们好！”

“金田一话还没说完，随即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。他们定睛一看，一位短发少女正站在餐厅入口处。原来她就是那个名叫白石美穗的女孩，白天时，她曾在餐厅和金田一及美雪打过照面。现在，她身穿轻便的牛仔裤及了恤，和白天的感觉截然不同。”

哎呀！

已经开始集合了……

可是，看来只有向导来嘛！

真有趣！

呵呵呵！

“白石一笑，她的大眼睛便眯成一条线。金田一及美雪似乎也被她的笑声感染，跟着咧开嘴笑了起来。白天的白石给人的印象带点冷酷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；想不到她一笑起来，那道浓眉却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。不管从哪个角度看，她都只是一个极为平凡的女高中生。白石不经意地和金田一四目相接，随即又微微一笑说：“早上真失礼！你们是金田一和七濑吧？应该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有没有听大野提起关于这栋宿舍的传说啊？”

白石还真是快人快语，而且口齿相当清晰，光从她孩子般的外表是绝对无法让人看出她是十分爽快的女孩。

金田一问道：“你是指‘午夜零时的恶灵’？”

“什么？你们已经知道了呀！我还想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，我准备要详细地告诉你们呢！”

“不！其实我们知道得不是很清楚，只晓得宿舍有恶灵出没……”

“所以罗！还是由我来详细说明一下吧！大野，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呀！但是你可别吓坏大家了，‘百日红’那间房间若没有人去打扫

打扫，会很伤脑筋的！”

“好吧！让我来说说流传在这栋古老宿舍里的恐怖传说……”

当白石清清喉咙正想导入正题时，却传来一个粗野的男人声。

“我也要听！传闻是怎么说的？”

不知何时，餐厅入口处已站了三个人，他们分别是加藤贤太郎、太田绫以及富永纯矢。

刚才冒冒失失插进白石及金田一谈话中的是加藤，他有一百七十公分高，因为肌肉结实，因此挺胸阔步之际让人觉得非常有威严。

金田一看他那副趾高气昂的态度和似笑非笑的神情，很明显地感受到他的傲慢性格。

加藤出其不意地走到白石身旁，并催促道：“怎么还不赶快开始？白石，你不是对超自然力量很感兴趣吗？你不是还搞一个‘超自然研究社’，弄一些莫名其妙的占卜吗？”

白石的神情十分僵硬，好像刚才不曾说那么多话般地沈默不语。

“喂！富永，你不是也听过吗？”

加藤又将目标转移到站在后方的富永。

“不！我……”

富永畏缩地心声应道。

但是，加藤依然紧迫盯人地追问：“我、我什么啊？快说啊！”

“我是知道一点点啦……”

“哈哈！你准备开始讲了吗？”

加藤说着说着便皱起眉头。

“还是我来说好了。”

这时，大野插了进来。

“加藤，可以吗？”

“随你便！”

加藤嘴上很干脆地顺从，但却露出嫌恶的眼神。

（这些学生不敢违逆大野，是因为大野年龄较长的关系吗？不！事情似乎并不只是如此。）

金田一的心中再度产生疑问。

“这栋宿舍颇具历史，从前是结核病疗养院，我想大家都知道吧！”

大野边说边举起手电筒，环顾大家的表情。

“这间疗养院是专门为结核病患提供疗养的场所，在这幢建筑物建成之初，结核病还没有突破性的治疗方法。也就是说，以前曾有很多结核病患者死在这里。”

这会儿，众人皆全神贯注地倾听，脸上均不自觉地流露出惊恐的神色。

美雪抓着金田一肩膀的那双颤抖的手，又加重不少力道。

“在轻井泽也有以结核病疗养院改建成饭店的例子。而岛上这幢建筑物是特别经由知名意大利建筑师之手，改建成学校宿舍。但是，那个房间……只有那间‘百日红’绝对不能住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大野说到这里，换另一只手拿手电筒，照射在天花板的光刚好折射在他的脸上。

“因为那个房间正是恶灵的通道……”

大野顿了一下，之后便娓娓道出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

“‘百日红’第一次传闻有恶灵出没，正好是十年前的事。那时这栋建筑物已被‘FHS’（不动比保科拉特斯补习班）买下，准备作为学生宿舍。结果在那一年，即传出有人自杀的不幸消息。那位死者是在考不上大学之后，于三月初在自己家中，用窗帘上吊自杀身亡。他在自杀的半年前，曾到‘FHS’补习，就住在‘百日红’这个房间。本来这个房间就是因为‘百日红’这种植物给人不好的联想，所以学生都不想住在这里，久而久之，这个房间就被拿来作为应付不时之需时使用。死者就是因为他原先住的房间窗边有麻雀巢，而且生锈的窗户老是关不紧，所以才会搬到‘百日红’这个空房。结果就在半年后，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至于首次有人目击到恶灵，则是在那年的夏天八月十五日。这名学生住在西馆，他在半夜十二点起床去上厕所，无意间经过‘百日红’这个房间前。这间房应该没有人住，却传来一些声响。这名学生觉得有些奇怪，于是近身往钥匙孔里一瞧……只见房间内一片漆黑，这名学生心想大概是自己多心，正想离去之际，突然有个小小的光点跃入他的视线内，那个光点在窗外飘浮着，就这样静静地停在半空中飘浮着。他再凝神一看，谁知道那个光点渐渐变强，不久，即膨胀成约垒球大小的模样。”

“难、难道那是人的灵魂？”

美雪忍不住脱口问道，只见大野慢慢点头。

“这个嘛……应该是俗称的‘鬼火’，随着鬼火亮度的逐渐增强，学生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屋里有一个晃动的影子。”

“影子？”

金田一吃惊地叫起来。

“是呀！那是一具悬吊在半空中的尸体。”

大野以微弱的声音说出来。

美雪更加用力地抓着金田一的肩膀，而且吓得双眼紧闭。

大野手上的手电筒，这时看起来就像鬼火。

金田一顿时觉得毛骨悚然。

“那位学生看到这种情景，惨叫一声后拔腿就跑，闻声而来的舍监、老师以及其他学生，他们马上用钥匙打开‘百日红’，但是里面却什么也没有。大家都说是那位学生眼花看错了……不过，真正恐怖的在后面，从钥匙孔看到鬼火及尸体的那位学生，第二天一早，就被发现死在‘百日红’房间下方的池塘里。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！我不想再听下去！”

美雪捂住耳朵高声尖叫，她已经快要被吓哭了，甚至连金田一也快要支撑不住了。

“对不起、对不起，我不说了。咦？好像最后二个参加者也来了，看来‘试胆大赛’也该正式展开了。”

大野的目光扫到站在餐厅入口处的来者，那是穿着一袭正式套装的英语讲师花村麻美。

“大家好。”

花村的双手环抱在胸前，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。

“花村老师也来参加，真是太好了！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。”

美雪放心地拍拍胸口。

花村立即接口道：“哎呀！我也没什么胆子，到了紧要关头，搞不好我



会第一个先溜呢！”

“可是有个大人在总是比较放心呀！阿一，你说是吗？”

“啊！哦……是呀！”

金田一虽然这么回答，但心中却深感奇怪。

（这位花村老师还真让人摸不清楚她的个性。）

她对其他老师只要稍微有点不高兴，就会马上提高嗓门大叫，然而不久之后却又必恭必敬。

对付专门欺负他人的学生，虽然花村会出声指责，但只要对方回嘴，她就会马上闭嘴，不发一语。

还有，她对学生们嘴上说不关心，却在三更半夜爬起来，前来探视参加“试胆大赛”的这些学生。

（这不应该是她会做的事啊！这样看起来还真有些矛盾。）

花村曾说过她本来是个高中老师，而现在服务的这间补习班，教的则全都是希望能考进医科的学生。

（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位老师？）

金田一内心的疑问愈来愈多了。

“好了！快到十二点了，我们也该动身前往恶灵之家‘百日红’了。”

大野说着便拿稳手电筒，引领众人前往目的地。

就这样，金田一再度踏入一个奇妙、不可理解的恐怖事件中。

## 2

大野公平、花村麻美、富永纯矢、太田缓、白石美穗、加藤贤太郎，以及金田一和美雪，一共八个人停在“百日红”房前。

大野看看手表，接着抬起头来说：“还有三分钟就到十二点了，现在大家猜拳决定‘试胆’的先后顺序，准备好了吗？”

全部的人都无异议地点点头。

“第一个窥视钥匙孔的人并不一定会看见恶灵，基于公平的原则，我们以猜拳来决定先后。这样一来，不管是谁看见恶灵，都不会有埋怨。好啦！我们不要吵到别人，猜拳时小声一点……准备好了吗？剪刀、石头、布……金田一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什么干什么？不是要猜拳吗？”

金田一振振有辞地回道。

“不行、不行！你算是新来的向导，本来就应该要排第一个，这是沿习已久的传统，我难道没告诉过你吗？”

大野的话让金田一错愕地睁大双眼。

“哪有这回事？我完全没听过！我不干，那不是摆明要我送死吗？”

金田一急急地辩解。

“我不是曾经问过你是否愿意全力配合？你也很爽快答应了，不是吗？”

大野仍旧面不改色地继续劝慰着。

“哪有这回事？原来你指的‘配合’是这件事，我真是上了贼船！”

“好了、好了，你也别争了。你不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吗？”

“是男子汉没错……可是，如果我真的看见恶灵，不就没命了吗？我可不要这么早死……”

“哎呀！那只是传说。”

“但确实发生过呀！”

“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啦！你看，大家也都赞成呢！”

“是嘛！向导，你就不要再辩解了，躲不掉的啦！”

加藤带着微笑，并将那张方正的脸往前凑上去。

“不要拖拖拉拉的，你要我们这样干耗下去吗？”

就在这当儿，花村也插嘴进来说：“金田一，好啦！大家都在兴头上，你就阿沙力一点答应嘛！我喜欢有魄力的男子汉。”

花村停了一会儿，黑暗中隐约可见她那涂着口红的朱唇间，露出编贝般的牙齿。

“你看，只剩下两分钟了，好啦！其他人赶快猜拳决定先后顺序。对了，七濑是女生，所以可以一起猜拳。大野，你觉得呢？”

“好啊！当然可以。”

“我真的可以猜拳吗？真的？那太好了！我还以为阿一下来就轮到，那样就太残忍了。”

“喂，美雪！你不想排在我后面吗？唉！算了，我认了！”

“哇！金田一，你还真爽快。只剩一分钟了，大家要不要先看看金田一的勇气？”

“赞成！”

大家异口同声赞同大野的提议，美雪当然也是其中一员。

金田一带着忐忑不安的心，蹲下身来，同时还回头瞪了美雪一眼。

“你竟敢背叛我！”

“阿一，对不起。”

美雪双手合掌，满怀歉意地低下头。

“哼！算了，反正这些绘声绘影的传闻，一定是有人在暗中搞鬼。”

白石马上接口道：“金田一，没问题的啦！根据我的研究调查结果，之前做过的五次‘试胆大赛’中，听说曾有两次被人看见不明物体，而亲眼目睹的那两个人，不知道他们现在是生是死……”

“好啦！别再说这些了，我要看了，深呼吸……”

金田一两手扶着门锁，然后慢慢把脸靠近钥匙孔。

冰冷的把手触碰到金田一的额头，他歪了歪头，将右眼贴近钥匙孔。

“啊……”

金田一睁大双眼，只见钥匙孔里面一片漆黑，显得相当幽静。

“什么都看不到嘛！可以了吧？”

“等一下！我的表还有十秒才十二点呢！”

太田不怀好意的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。

“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……十二点！”

这一刻，金田一仿佛可以听到秒针在摆动的声音。

现在已经是午夜零时，他的心情也跟着紧张起来。

刹那间，金田一看见钥匙孔那头缓缓地出现火一般的亮光……

### 3

那亮光不像一般的灯火，其中隐隐透露着冰冷、阴森的气息。

顿时，金田一的全身竖起了鸡皮疙瘩。

（在没有电灯的房内却可以看见亮光，那光源一定是从某处而来。）

在这间微亮的房内排列着一张床，床铺则紧靠着窗户。

“咦？”

金田一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气。

因为窗外出现了一大一小两团光点，正静静地飘浮在半空中。

那两团光点慢慢地摇晃着，飘浮在窗外一片无根的漆黑中。

它们似乎要在这神秘的黑暗中，慢慢诱导出目击者。

见到这光景，金田一全身无法动弹，想叫也叫不出声。

（这是骗人的！一定是我眼花看错了。说不定是星星或是什么发光物体。不，也许是飞机或是侦察机飞过吧！一定是这样！）

金田一不停地在心底这样告诉自己。

他极力想安抚内心的慌乱，试图去解释眼前这个诡异、无法用理论去说明的现象。

而且在未得到答案之前，金田一根本不想将视线移开。

（如果就这样离开的话，可能再也找不到解答了！就这样放弃的话，自己这一生可能会永远被钥匙孔内的“奇异”景象诅咒，想逃也逃不了。）

在这短短几秒钟的时间，各种想法纷纷在金田一的脑中涌现，而后消失。

（那到底是什么玩意？为什么在空房内会有亮光？这应该是间空屋啊！）

冷不防的，金田一的视线居然被遮住了！

遮住他的视线的是像人形一般的物体，而且勉强可看出这个物体身穿一件淡蓝色的宽松长袍。

（好像曾经在哪儿见过似的……啊！对了！那是医院病患所穿的服装。）

金田一的脑中方刚闪过这个念头，那个物体便缓缓地摇晃身躯，像是要把什么重物举起来。

透过那小小的钥匙孔，金田一可以看到那个物体拥有一双毫无血色、泛着青光的手。

（像死人一样泛着青光的手……不对！那不是皮肤的颜色。是手套！）

金田一从“医院病患服装”联想到，那个物体的手上应该是戴着外科医生开刀专用的塑胶手套。

接着，金田一注意到那个物体手上握着一种东西。

（是绳索！而且是粗绳索的其中一头。）

那个物体的双手慢慢拉起绳索，而绳索的另一头似乎有重物垂吊着。

终于，那个重物完全映入金田一眼帘……

是一颗黑黑的人头！

那个物体继续将人头缓缓拉上来。

金田一看到死者的额头是一片土灰色，完全没有血色。

从死者额头上的伤口处则流出红黑色的血液。

死者睁着混浊、突出的眼珠子，呆滞地望着前方。

金田一的内心简直快要要从喉咙迸出去了。

距离他开始贴近钥匙孔，应该仅仅不过二十秒的时间，然而金田一却觉得已经有数小时之久。

金田一，很想放声大叫，但是怎么样都叫不出声。

由于身体无法动弹，眼睛也闭不起来，金田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。

蓦地，他的眼前出现一张凹陷的脸颊，然后是嘴巴，从张开的紫色嘴巴中则吐出紫黑色的舌头。

绳索紧紧地绞着死者的脖子，粗粗的绳子深陷在皮肤中。

（绞死！

这个名词从金田一脑海中一闪而过。

他把脸稍微往后移一点，以便将全部的景象尽收眼底。

金田一道才终于看清楚绳索上绑着的人头是谁。

（是森村圭一！那受上吊的眼睛的确是他没错。）

当椎名从舷梯上跌下来时，森村和加藤一起嘲笑地看着他。

之前所发生的画面，此时一一在金田一眼前重演一遍。

同时间，金田一感觉到身体慢慢可以动弹了。

“呜……哇！”

他仿佛从恶梦中惊醒般放声大叫，瞬间即跳离房门，跌坐在地上。

围绕在金田一身旁的所有人，也发现到事情非同小可。

加藤上前把手搭在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身体抖个不停的金田一肩上。

“喂，你到底看到什么？”

加藤的眼睛闪着好奇的光芒。

金田一头抖着双唇，根本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用手指着钥匙孔。

加藤带着一副不信邪的表情，蹲在钥匙孔前。

“搞什么嘛！你一定在开玩笑，难道真有恶灵出现，我就不信……”

他语还没说完，舌头就开始打结，身体直打颤。

经过几秒钟后，加藤也高声呼叫，并且跌坐在金田一身上。

他睁着那双细小的眼睛，给结巴巴地说：“死、死人了！啊……森村，哇哇！”

当场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冻结住了。

“不是真的吧？”

太田喃喃自语，脸上还泛着凝结的微笑，心想加藤一定是在开玩笑。

“喂，你们听！”

大野指着“百日红”的房门。

吱……

吱……

一种像锯子来回锯东西的刺耳声由门后传了过来。

咚！

按着又传来重物落在地上的声音。

所有人不禁都震慑住了。

“谁？是谁在里面？”

太田说着便环顾四周，然后提高嗓门叫着：“是川岛吧？是吗？你快开门呀！”

她用拳头用力地捶着门板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“百日红”隔壁的“金木樨”房里响起一阵哀号声。

“哇！”

“金木樨”的门把被人猛烈地扭转，房门随即被打开。

“啊！”

椎名真木男一脸恐怖的表情，从房内飞奔而出，房门又迅速地关上。

只见椎名背靠着墙，不住地喘气。

“那、那……那个……”

椎名的嘴唇不停地颤抖，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又语不成句。

“椎名，怎么啦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大野紧张地追问。

椎名的牙齿不停打颤，支支吾吾地答道：“没、没……没什么……”

椎名用力甩开大野的手，软趴趴地摊坐在地上。

“不会没什么吧？看你那副样子……说出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不！可能是我自己看错了……”

“你看错什么？”

“好像是……鬼火，在窗外摇晃……所以……”

“鬼火？”

大家异口同声地大叫。

大野过去抓着金田一的衣领，一古脑儿地把他提起来。

“喂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从钥匙孔里看到什么？”

金田一先吞了口口水，平抚了一下情绪，然后才开口道：“我看到一具尸体，是森村圭一那个家伙……他死在房内。不！他是被杀死的！”

“什么？你是说他被人杀死了…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真的！就像这样……”

金田一用两手比着绳索扭绞的样子。

“他就是这样，不知道被谁用绳子绞死了，额头上还流着血……在房间里。”

“不！不是真的吧？”

太田此刻已不似先前的狂妄，反而变得长畏缩缩的。

加藤惊魂未定地开口说：“谁……谁去把门打开？”

“好，我来……”

大野用力转着门把。

“不行啦！门锁起来了。”

“搞什么鬼？三更半夜还这么吵！”

金田一转身一看，正好接触到一道刺眼的光线。

原来是手上拿着手电筒的舍监冢原传造来了。

“大家集合在这里做什么？哦，原来是‘试胆大赛’呀！你们这群家伙又参加了啊？”

冢原边说边扫视每个人的脸。

“冢原舍监，不好了！有人死在‘百日红’里。”

大野挺身向前说道。

“什么？哈哈！还真会开玩笑。”

冢原一点都不相信。

“是真的！”

金田一语气肯定地点头。

“我、我也看到了，森村不知道被谁绞死了……”

加藤激动地边说边抓着冢原的手臂摇晃着。

冢原似乎也察觉到事情有异，他困扰地皱紧眉头。

“我知道、我知道了，你可以放手了。我现在就把门打开，这样可以吧！”

他弯下身把一大串钥匙拿起来，开始寻找“百日红”的钥匙。

“快点！快呀！”

太田的声音好像快要哭出来似的。

（可能是太田和森材的交情匪浅，因此反应比其他七个人要来得激动。七个人？等一下……）

金田一对照一下参加“试胆大赛”的人和名字。

（我、美雪、大野公平、花村麻美、加藤贤太郎、白石美穗、太田绫……还有一个人不见了！

对啦！

那位名叫富永纯矢的男生呢？

他怎么不在这里？

是什么时候不见的？）

就在这时，冢原回头看着大家说道：“打开了。”

他缓缓扭动门把，推开房门，所有人霎时都安静下来。

屋内伸手不见五指，一片漆黑。

冢原先把电灯打开，白色的灯泡把室内照得大亮。

金田一随着冢原走进房内。

“这……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金田一不由得困惑起来。

因为屋内什么东西也没有，更见不到半个人影，和昨天大白天他和美雪来打扫时完全一样，只是一间空屋而已。

“让开！”

这次是加藤冲到房门口，他把金田一推开，直接跑进屋内。

金田一被垃圾筒绊了一下，踉跄地跟在加藤后面。

“没有？什么都没有……怎么会……那刚才是……”

加藤不可置信地喃喃自语。

“搞什么嘛！根本什么都没有。真是疑神疑鬼！”

冢原不太高兴地撇撇嘴说。

“好了！各位可以回去睡觉了，明天大家还要早起呢！”

他刚说完，马上就转身离去。

“你说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太田咄咄逼人地问加藤。

“根本什么都没有嘛！加藤，难不成是你杀了森村，真是乱开玩笑……”

“我真的没有胡说，的确看得一清二楚，这家伙也说他看见了。”

加藤指了指金田一。

太田根本不想再听加藤解释。

“哼！反正你和向导事先就串通好了，想要吓吓大家，好把气氛带起来。这一定是受大野指使的。大野，对吧？”

“不！我才没有……”

“算了、算了，我不玩了。这根本不是‘试胆大赛’嘛！”

她丢下这一串话，随后也走出“百日红”。

金田一睁大眼睛，来回搜查屋内是否有可以躲藏的地方，或是可以藏尸体的角落。

（这房间和我自天来时完全一样，不可能有空间可以躲藏。可是，从钥匙孔中所看到的影像又作何解释？难道真的只是我的幻觉？）

金田一走到窗户前，发现窗户没有上锁。

（不过，这并不是关键所在。

就算窗户是开着的，那扛尸体的人怎么可能在我和加藤从钥匙孔看到景象后，到冢原舍监开门这短短的一分钟之内，由二楼房间逃得无影无踪？

是呀！

这绝对不可能。

要不是恶灵或鬼魂的话，怎么可能会有此绝技！)

金田一抬头看了看天花板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此时，其他人都已经三三两两各自回去自己的房间。

美雪非常担心金田一，因此一直在门外等待。

她看到金田一出来，便立刻开口问道：“阿一，怎么会这样？”

金田一非常明白美雪问这句话的意思，他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。

(不过，绝对不会是我看走眼。我非常清楚，那的确是……)

金田一把房内的灯关上，再一次回头看着漆黑的房间，然后慢慢把门带上，顺便也把脑海中残留的那一幕“惨剧”关在门内。

金田一在回到自己的房间前，他先走到“百日红”对面尽头处的“马醉木”房前，那间房就是森村的房间。

他轻轻地敲了两、三次门，并没有任何回音。

(此刻已是半夜十二点多，也该是睡觉的时间了。但是那幕景象到底是幻觉，还是事实？)

金田一轻轻叹了口气，返身走向自己的房间。

#### 4

金田一十分痛苦地度过一个失眠的夜。

他只要一闭上眼睛，钥匙孔内的惨剧就宛如噩梦般不断浮现在脑中。

待他一睁开眼，又会看见一个接一个的恶灵剪影倒映在墙上。

不过，更令金田一伤脑筋的是，如果钥匙孔内的惨剧不是幻觉，也不是怪异现象的话……

那又是谁杀了森村圭一？

(凶手是如何在短短一分钟之内，从房间内消失的呢！)

如果只有凶手一个人还可以解释，因为他能在有限的时间内，从“百日红”东侧的窗户跳到窗下的池塘里。

但若是凶手要和尸体一起消失的话，简直是不太可能的事。

凶手要把尸体抱起来，然后从窗户丢下池塘，自己再接着跳下去，这些动作要在短短一分钟之内完成，简直难如登天。

再说，凶手也没有隐藏尸体的必要。

(难道凶手没发现有人正从钥匙孔中偷看他的罪行吗？不可能啊！我们一行人在门前吵吵闹闹的，凶手不可能没听到声音。这么一来，凶手可能是存有某些目的，而故意“表演”给我们看的吧！但是，凶手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做呢？)

“真是大笨蛋！金田一，你想太多了！”

金田一边敲着头边自言自语着。

(还是……这些都只是骗人的把戏？森村那家伙和别人串通好，故意恶作剧吓人？对！

一定是这样。)

金田一这么一想，答案似乎就出来了。

钥匙孔内的并不是“凶手和尸体”，而是“活生生的两个人”，他们联手

上演一出戏，让大家惊惶失措之后，两个人再一起迅速地从窗户跳入池塘里。

（应该是这样吧……可能吗？大概……）

“哎呀！烦死了。”

金田一烦躁地猛搔头，怎么样都想不出个合理的答案来。

5

天一亮，金田一马上起床换好衣服，想去“百日红”找出合理的答案。

他走出房间，试着敲敲隔壁美雪的房门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她也一夜没有合眼。

虽然美雪并没有直接由钥匙孔看到当时的情况，但她反而因此在脑海中自我想像各种恐怖的景象，以致于睁大眼睛直到天亮。

金田一等美雪换好衣服后，两个人便连袂去“百日红”一探究竟。

从餐厅进入厨房门旁边的墙壁上，有一排木架挂着每一个房间的钥匙，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就拿走钥匙。

“阿一，这样不是无论谁都可以拿到钥匙吗？”

“是啊！即使不是恶灵也可以任意进出‘百日红’了。”

“可是，你不是也看见鬼火了吗？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

“阿一，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，我回去房间等你。”

“美雪，我希望你也能在场，说不定真的是我看走眼了。”

“阿一，你真的不相信那是恶灵吗？但是我觉得好像真有其事……”

“其实我也不是全然不信啦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又……”

“不过，我有预感那绝对不是恶灵，而是有人从中搞鬼。”

美雪一听，不禁噗噗笑道：“阿一，你说话的语气还真像大侦探呢！嗯，你愈来愈有男子气概了。”

“什、什么嘛！”

“哎哟！你还会害羞呢！真可爱。”

“美雪，别闹了！我们已经到鬼屋了。”

当金田一正要把钥匙插进钥匙孔时，突然停下动作。

他收起钥匙，弯下腰蹲在房门口，将右眼紧贴在钥匙孔上。

“阿、阿一！不要啦！等会儿你又看到什么……”

金田一不理睬美雪在一旁阻止，依旧将右眼贴在钥匙孔上。

此时，房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象，窗外则是一片蒙蒙亮的天空。

金田一旋即用钥匙打开房门，并和美雪一起走进去。

“阿一，真的什么都没有呢！”

“是呀！”

金田一虽然嘴上这么回答，但总觉得好像有哪个地方和昨晚不太一样。

他满怀困惑地走进房间里面，仔仔细细地检视一番。

床上的棉被依然叠得整整齐齐的，书桌上还有一些灰尘。

金田一像是想起什么似的，直盯着窗户瞧。

“啊！差一点就忘记了。”

他慌慌张张地走到窗户前，差点就被桌旁的垃圾筒绊倒。

金田一定定地看着窗沿，然后用手指来回抚摸窗框。

“阿一，怎么回事？”



金田一没有回答美雪的问题，他又走到北侧的窗户，做了相同的动作。

美雪再度追问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只见金田一表情非常严肃地回：

“什么事？你倒说说看啊！”

金田一盯着满脸困惑的美雪，缓缓地说道：“昨夜若是有人曾在房里逗留的话，他绝对没有从窗户出去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看窗框的灰尘就知道了。”

“灰尘？”

“是呀！昨天我们只是随便打扫一下这个房间，所以窗框上才会积了那么多灰尘，而且这些灰尘现在还在。”

“咦？那又怎样？”

“这个窗户完全没有被打开过的迹象。也就是说，昨天在这间房内的‘东西’，是在完全密闭的状态下，如同烟雾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”

6

“美雪怎么这么慢？学生们都要起来了。”

荣光宿舍的厨师新谷百合一边在汤锅中加盐，一边咕哝着。

“百合，我去看看好了。我……哈……”

金田一双手捧着盘子，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。

“哎呀！小心！不要把盘子打破了。你怎么一副无精打彩的样子？看来你们昨晚的‘试胆大赛’似乎还满精彩的。啊！难不成你和美雪之后还做了别的事，所以整夜没睡，现在才猛打呵欠？”

“喂、喂！你可别胡说，根本没这回事！”

（虽然昨晚经历了很多事，但却不像百合所说的……还是别提吧！）

金田一有些沮丧地垂下头去。

“喂！金田一，放在院子里大树旁的梯子，你收起来了吗？”

冢原突然探头进厨房扬声大叫。

“啊！没有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还要用……”

“是呀！我是刚才在修剪树木时才想起来。咦？不是你收起来的吗？”

“不是啊！”

“真奇怪……算了！待会儿再找找看吧！”

“哈……”

金田一又打了一个大呵欠。

“阿一、阿一！”

美雪一面慌慌张张地跑进厨房，一面脸色凝重地叫道。

“美雪，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事实上，金田一的心里已经大概猜到是什么事了。

“尸n了！住在‘马醉木’那间的森村圭一失踪了！”

金田一把捧着的盘子随手放在流理台上，也不管百合的制止，就立刻从厨房飞奔出去。

结果，准备早餐的事就完全落在百合一个人的身上。

金田一、美雪、大野和冢原都去寻找森村，而吃完早餐的花村麻美及川崎洋三也随即加入搜寻的行列。

大家在院子里作地毯式的搜索，然而就是找不到森村。

“才一天而已，森村这家伙就想不开逃走了，真是令人意想不到。”

冢原摇着头说道。

“唉！他可能是受到坏朋友的影响吧！”

川崎也忍不住叹道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金田一突然插嘴进来说：“如果昨天晚上我所看到的景象是真实的话，森村圭一或许早已经被杀死了。”

“金田一！你给我闭嘴！”

冢原不耐烦地发起火来。

“不要再说这些不切实际的鬼话，昨晚我开门进去后，房间里不是没有半个人吗？”

“可、可是……”

“‘FHS’是以斯巴达教育来管理学生，所以诸如此类的逃跑事件，每年都会发生，你不要在那里煽风点火、危言耸听，造成人心惶惶的。”

冢原没头没脑地训了金田一一顿。

7

待众人回到宿舍时，其余六名学生也已知道了森村圭一下落不明的事，在餐厅里闹哄哄地吵成一团。

“你不是大侦探金田一吗？你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吧？”

太田绫看到刚回来的金田一，立刻带着哭声问道。

她旋即又说：“你们不要再开了！加藤，一定是你和森村两人故意吓唬我的吧？”

“金田一，你快说话呀！昨晚你不是也看见森村被杀的情形？”

加藤的脸色不太好看。

“嗯，没错。”

金田一虽然不太满意加藤命令的语气，但他仍肯定地点点头。

“太田，你和森村是什么关系？难不成你们正在交往中？”

啪！

太田用力地打了金田一一巴掌。

“那跟你没什么关系吧！别以为你自己多伟大！”

“喂！你给我注意听好！”

金田一立刻火冒三丈，他不由得提高音调吼了出来。

“我郑重告诉你，昨晚正十二点，我由钥匙孔内看见森村圭一的尸体。他的脖子被绳子紧紧缠着，绳子的一端被一个身穿医院病患服装的家伙拉着，他的手上还戴着开刀专用的塑胶手套。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，那绝不是幻觉，而是森村的确被杀了。在这幢宿舍中，的确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杀人事件。”

金田一一口气说完这么多话之后，现场的六名学生、大野及美雪，还有冢原和两位老师全都沈默不语地呆立着。

“阿一对这种事情最拿手了。”

美雪抓住一个恰当的时机开口说话。

“他的祖父是位鼎鼎有名的大侦探，大家应该曾经听过金田一……”

“金田一耕助！”

富永纯矢马上接口喊了出来。

“我对他非常清楚，金田一耕助可以说是全日本数一数二的名侦探。哇！

真令人惊讶，真是人棒了。”

昨天金田一初次在餐厅见到的富永，还有晚上的“试胆大赛”中，从头到尾面无表情的富永，这时第一次让人看见他眉飞色舞的样子。

“金田一，照这么看来，这可以说是密室杀人事件了。你从钥匙孔中看见的凶手及被害人尸体，竟然在短短的一分钟内，全部消失不见……喂！让我们听听你的推理。”

“富永！你不要得寸进尺。”

加藤用地那双大手抓住富永的衣领，然而富永并没有露出畏惧的样子，只是恢复先前的静默。

“我不想听你罗哩罗嗦讲一大堆废话！我只想知道一件事，你这家伙在昨晚‘试胆大赛’中途溜到哪里去了？而且正是在金田一要看钥匙孔前，说！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做了些什么事？”

“我去上厕所了。”

被加藤紧紧抓着的富永，吐出这么一句话。

“骗人！你一定……”

当加藤还想再说什么时，一个尖锐的惨叫声在餐厅里响起。

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发出声音的椎名真木男身上。

“哇……”

只见椎名一边哭号，一边歇斯底里地用手猛拍着桌面。

“喂、喂！椎名，你怎么啦？”

大野高声地询问椎名。

椎名终于停止哭号，却激动地用指甲猛抓自己的脸。

“椎名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川岛用力扳开椎名的手问道。

“接下来就是我了……我要被杀了，一定会……”

椎名以求救的眼神看着川岛，口中喃喃说道。

“海老泽……海老泽邦明要来索命了！”

当椎名从嘴巴里吐出“海老泽邦明”这个名字的瞬间，除了金田一和美雪之外，所有人的表情就像突然被电到一般地冻结住了。

（海老泽……当川岛被太田责备时，他的口中也曾说出这个名字。）

金田一的脑中闪过太田责备川岛时的画面。

“昨晚我看到鬼火在窗外飞来飞去，所以才会大叫出来……那一定是海老泽！海老泽变成‘午夜零时的恶灵’来抓我、森村，还有……”

“椎名，你给我闭嘴！”

刹那间，加藤猛然扑向椎名。

椎名一屁股地倒在地上，但口中依然喃喃自语着：“我不想死！我知道他很恨我，所以……啊！海老泽，请你原谅我！是我不好，请不要杀我……”

“你在说什么呀？海老泽根本还没有死！”

尽管川岛极力安抚椎名，但是椎名仍歇斯底里地辩解：“刚才金田一不是也有说过恶灵是穿着医院病患服装吗？而且加藤也看到了，那恶灵附在海老泽的体内，穿着淡蓝色的病患服……”

金田一听到椎名这些话，记忆之门登时打开了。

（对了！海老泽邦明就是医院里变成植物人的那名少年！）

“为什么会这样……”

金田一不由得自言自语。

“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”

突然间，一个女人的声音高高扬起。

原来是厨师新谷百合，她似乎已在厨房听到刚才谈话的内容。

“你是椎名吧！你刚才提到被恶灵相中的目标有‘三个人’，那三个人是指你、森村，还有另一个人是谁？”

“是我！”

加藤马上大声地承认。

“椎名这个笨蛋是想把我说出来吧！我和森村、椎名曾经捉弄过海老泽邦明，不久之后，他就上吊自杀了。可是他的自杀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们只是和他开玩笑嘛！海老泽这家伙在班上是很随便的一个人，所以我们也肆无忌惮地开他玩笑，只是这样而已，真的！”

当时他的自杀新闻闹得很大，连警察也来调查，还问了班上同学一些关于他的事情。因为他没有留下遗书，所以自杀原因不详。也由于海老泽自杀的事件，害我根本无法专心准备考试。现在在这里的人，大家都是和海老泽同一个班级，所以应该还记得当时的情况。”

加藤面无表情，淡淡地叙述着，声音的频率较平时稍微低沉些。

至于其他人仿佛都在隐忍些什么，各个低着头沉默不语。

加藤对着新谷百合，宛如辩解似地继续说道：“海老泽那家伙后来并没有死，却成了植物人，现在住在‘不动综合医院’里。不过呀！他对我及森村会怀恨在心，是件很奇怪的事。老实说，我觉得椎名根本是在胡思乱想，不是吗？海老泽的医疗住院费用以及其他杂费，全部都是由医院负担的呢！由于海老泽和森村是同班同学，所以森村的父亲慷慨解囊，替他负担这笔款项，海老泽应该心存感谢，椎名，是吧？其他人应该也会这么想吧！富永、太田、白石……川岛，你们应该都这么认为吧？”

奇怪的是，没有任何人回答加藤的话。

但是被点名的这些人，每个人都流露出嫌恶的神情。

金田一见到这一幕，直觉事有蹊跷。

“大家还站在这里干嘛？再过十分钟就要开始上课了。”

川崎洋三打破尴尬的气氛，边拍着手边说道。

“上课？川崎老师在这种时候还要上课？有一名学生下落不明呢！”

金田一非常惊讶地问着川崎。

“当然要上课啊！森村的父亲创立了‘不动综合医院’及‘FHS’，他是一位非常受人尊崇的人，然而他的儿子却是一个问题学生……我们不能因为森村一个人逃走，而剥夺其他学生的上课权益吧！森村是因为无法顺利通过考试而逃走，为了这种人而妨碍其他认真的学生们的学习机会，那不是因小失大了吗？所以还是要照常上课。”

金田一虽然不以为然，却顿时语塞。

“还有，大野！”

川崎转头叫唤正在低头沉思的大野。

“是……”

大野猛然回过神，抬起头来应道。

“你应该以学长的身分来指导这些学弟、妹，然而你非但没有这样做，反而还在三更半夜聚集这些学生，举办什么‘试胆大赛’，真是乱来！”

“对、对不起。”

“如果被你在城南医科大学里当校长的祖父知道了，他一定会摇头叹息的。”

（什么？原来大野是医科大学的学生！不！这还不打紧，他竟然还是城南医大校长的孙子！）

金田一听到这个消息，才终于恍然大悟。

（所以说嘛！难怪这些学生会对他如此服从。因为他们再过半年后，也许将会参加城南医科大学的考试，不！应该说已经打算这么做，所以他们听从大野的话也是人之常情了。）

“好了！再过五分钟就是我的数学课，大家快点回房去拿教科书和笔记本，现在开始动作！”

川崎用非常强硬的语气说完后，眼睛望向窗外。

“风愈来愈强了，天气预报说下午台风可能会登陆，如此一来，行踪不明的森村不可能会回来了。”

金田一也随之看着窗外。

不知何时，天空已经完全被灰色的云层覆盖住，而老旧的玻璃窗也被逐渐增强的风吹得好像要破裂一般。

金田一忽然有个不祥预感：这里将会陆续发生重大事故。

（如果真如天气预报所言，台风逐渐接近的话……对了！）

“川崎老师。”

金田一走到正欲跨出餐厅的川崎面前。

“我想打个电话，连络一些事情。”

“你要打给谁？”

“打给……研究中心。对了，还有警察。”

“你别开玩笑！只不过是一名学生失踪而已，到时候闹得人尽皆知的话，我可是要负起责任来呀！”

“现在不是讨论责任归属的时候，我真的亲眼看见森村被杀死了。”

“你别胡说！”

川崎怒瞪着金田一。

“那一定是有人在恶作剧！总而言之，我不准你打电话，我是这里的负责人，一切都得听我的！”

川崎抛下这句话后，就气愤地走出餐厅。

8

美雪和大野一起收拾、整理餐桌，金田一则陷入沈思中。

（不知道在害怕什么的椎名真木男。

急于为自己辩解、脱罪，强调没有理由成为凶手目标的加藤贤太郎。

消失无踪的森村圭一……

还有那位变成植物人的海老泽邦明。

森村、加藤和椎名三人是如何欺负海老泽这件事，从加藤的话里根本无法得知。

但是如果海老泽真是因为这样而自杀的话，那就不可能如加藤所言，他们只是“开玩笑”那么单纯了。

如果昨晚那桩怪事是由真人实际演出的杀人事件，那么凶手的犯罪动机可能和海老泽的自杀未遂有连带关系。

也许森村的失踪只是序幕！)

金田一心中的不安感油然而生。

“风真的愈来愈强了。”

美雪十分不安地说着。

“船要到后天才会来，这期间会不会又发生什么奇怪的事？”

“不知道，所以还是先打个电话通知一下剑持老兄比较保险。百合，你知道哪里有电话吗？”

金田一对着厨房大叫。

“电话在冢原舍监的房里，不过，我想他是不会让你打的。”

百合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，她边煮马铃薯边回答。

“我会编个适当的理由，例如：我忘了要去补习，一定要打个电话给补习班等等……”

“你还真会编呢！”

百合说着便格格笑了起来。

“看你那副紧张的样子，你说昨晚看到森村的尸体这件事，似乎并不是胡说的罗？”

“我没有必要去骗人嘛！而且又不只我一个人看见，加藤那家伙也看到了，‘百日红’隔壁房的椎名也说看见鬼火，所以这其中绝对有问题。”

“你先冷静一下，我去想想办法借电话，你们就先在这里喝杯咖啡等我回来。”

百合关掉炉子上的人，之后便匆匆离开。

金田一、美雪和大野三人就在餐厅里喝咖啡等待。

没多久，下课铃声由扩音器中传了出来。

登时，走廊上脚步声杂沓，按着，白石美穗开门走进餐厅。

白石看了看金田一及其他两人，自己也走到冲泡台拿了个纸杯倒咖啡，然后坐在他们旁边。

“现在怎么样了？找到森村了吗？”

白石刻意压低声音问金田一。

“还没呢！”

“喂，你昨天看到的那个恶灵，真的穿着病患服装吗？”

“是呀！虽然房间里面很暗，我看得不是非常清楚，但还是可以认得出来。我在来这里之前，曾经去过‘不动综合医院’检查胃部。那时候我不小心……真的是不小心才走进那个叫海老泽所住的病房，那时他穿的衣服和昨天我看到的非常类似……”

“嗯，这么说来，愈来愈符合‘灵魂出窍’这种说法了。”

白石喝了一口咖啡。

“‘灵魂出窍’？”

美雪听不太懂白石的意思。

“是的，我对这方面还略有研究。我从小到大曾有好几次亲眼目睹过鬼魂，高中时还筹组‘超自然研究社’，也出版了几本相关刊物。”

“真的啊！看不出你对这些还挺有兴趣的嘛！”

金田一虽然语带嘲讽意味，但白石仍兴致勃勃地说道：“灵魂可以分成两种，一种是死者的魂魄无法返回灵界，称为‘死灵’；另一种是因为活着的人凭着一股执念而产生‘灵魂出窍’的现象，也就是所谓的‘生灵’。我

想这次的事件是因为海老泽的灵魂，从已成植物人而无法自由行动的躯壳内脱逃而出，为的是向让自己遭遇此下场的三名凶手复仇……”

“白石！不是只有三名凶手吧？”

霎时，椎名真木男出现在餐厅门口，他气愤地插话进来。

“你老实说，当时是不是全班一起取笑海老泽的？是吧！我们三人的确是直接凶手，但是你们也是共犯啊！是我们大家一起害他的！”

白石的情绪变得不太稳定，她扬起眉毛回道：“是吗？即使如此，但他最恨的人绝对是你！我说的没错吧？你……”

“金田一、大野，不好了！”

百合的声音打断了白石的话，她边叫边跑进餐厅里。

“不好了，电话不通了！”

金田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差点就打翻手中的咖啡。

“什么？电话不通……”

大野也激动地站起来。

“每支电话都没有声音，不知道是电话坏了，还是线路被风吹断了。”

百合说着便指向窗外。

窗外的天色宛如傍晚晦暗不明的天空，刹那间，闪过一道白色的闪电，按着响起震耳欲聋的霹雳巨响，连窗户玻璃也被震得卡卡作响。

在餐厅里面的六个人，全都屏气凝神。

雷鸣声由近而远，慢慢地渐趋小声。

此刻，屋内每个人都面露惊恐的表情，仿佛身边躲着不该存在的“东西”，而“它”正以那对恶霸般冰冷邪恶的双眼，在某处紧盯着自己。

9

风势已强到让人的眼睛无法睁开，但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没有下雨！

金田一等人朝着山顶上走去，才一会儿工夫，风势已经变得更加强劲，花草树木都被强风吹得东倒西歪。

眼见四周被强风破坏的惨状，一行人心中的不安更加高涨。

待他们到达山顶上后，正如金田一所猜想的一样，电信通讯设备被拦腰折断，另外还有好几处受损。

（很明显是人为的蓄意破坏。）

金田一的心中非常肯定。

“唉！究竟是谁会做出这种事？”

冢原一边叹气，一边喃喃说道。

“不能修好吗？”

事实上，金田一也不抱太大的希望，只是试探性地询问。

“也不是不能修好啦！只是我对这些东西不太熟悉，再说也没有工具可以修理。真糟糕！明天以前若无法跟外界取得连络，我们根本就出不去。”

从冢原这番话中可以听得出来，他对昨晚金田一所看到的景象，已经不再完全否定，态度有一点改变的迹象。

现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预感，一定还会有怪事接二连三地发生。

“没有小艇之类的东西吗？”

大野立刻对金田一摇头。

“只有简单的小竹筏，再不就是塑胶船而已。可是这些东西一旦下水，顷刻间就不知道会被海浪冲到什么地方去了。”

“阿一，你看那边！”

美雪的叫喊声比风啸声远大，她一手按着头发，另一手指着前方。

在场的所有人都朝美雪所指的方向望去，然后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。

只见远方有一团颜色浓暗的风从地面朝空中卷起，它彷彿有生命一般，一面慢慢地摇晃，一面朝金田一等人的方向前进。

“龙卷风！”

大野以近乎哀号的声音叫道。

一旁的冢原则安慰大家说：“别担心，‘鬼火岛’上常常会有类似的情形发生，大家可以放心，它不会接近宿舍的，顶多只是到这里而已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大家还是快点回宿舍去吧！”

大野逃难似地往来时的方向狂奔。

其他人也跟着大野拔腿就跑，只有金田一某站在原地，一动也不动。

他并非因为脚软而无法举步，而是好像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头顶压下来，让金田一的全身都无法动弹。

金田一可以感觉得到冥冥之中，命运的波涛似乎硬将他卷入杀人事件里，他除了奋力和那个恐怖的凶手一搏之外，已经别无他法了。

顷刻间，龙卷风扭动得更厉害了，它横扫的范围愈来愈大。

呼！

呼……

凄厉的狂风传来一阵阵怒吼，好像要把大树连根拔起似的。

金田一的脸颊忽然被风中夹杂的细沙掠过，他也因此才回过神来。

“阿一，快走啦！”

美雪边跑边催促道。

“啊！好！”

金田一咽了一口口水，好不容易才跨出脚步。

10

“恶灵”抬头看着教堂高耸的天花板，随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（要把一个人吊上这么高的地方，得花多大的力气呀？）

“恶灵”不仅得把尸体在“那个房间”吊上去，而且在这之后的麻烦更大，还要用绳索从窗户慢慢把尸体运下去，然后放在预先准备好运送落叶的手推车里，再推到隐密处藏匿。

他先将尸体放入收集落叶的洞穴里，以塑胶布盖上，按着用一块大石头压着，最后铺上一层湿落叶。

（今天应该不会有人来教堂打扫，况且大家送有别的事要忙。只要在下个事件发生前，尸体没有被找到就可以了。）

到目前为止，一切都非常圆满地按照“恶灵”的计画进行，虽然有些细节和他原先估计的不符，但还不至于发生大问题。

只是，有一件事一直让“恶灵”耿耿于怀。

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）

那件事是他怎么想都想不透的。

但是，“恶灵”当然不会因为这点困惑就动摇心志，因为他就是为达目的而存在的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左右他。

看好位置后，“恶灵”准备把绳头抛过去，他只瞄准一次，就轻轻松松地把绳子抛上靠近教堂天花板最近的那根横梁。



“恶灵”仔细把绳子绑好，使出吃奶的力量用力拉紧。

好不容易，“尸体”的脚尖终于离地了。

“恶灵”见状，手臂更加用力。

（吊死这个“不能原谅的男人”！吊死、吊死。吊死“他”！）

“这样就可以了。”

“恶灵”扭动一下肩膀，喃喃自语道。

他低头看一眼手表，现在是三点五十分。

（很好！当他们看到“这具尸体”时，所有人应该都会深信“百日红”里的惨剧并非幻觉。然后，每个人都将会极度惊恐、害怕吧！嘿嘿嘿！“午夜零时的恶灵”阴影将无所不在……）

“恶灵”的嘴角浮出一抹满足的微笑。

11

现在是下午四点，失踪的森村圭一仍未现身，不过，“FHS”的补习课程并未因这件事停摆，还是继续照常进行。

在鬼火岛和外界唯一的连络工具被破坏之后，川崎洋三和花村麻美这两位老师也慌了手脚，他们也觉得似乎有什么事情会发生。

尽管如此，川崎还是坚持一切都起因于森村的恶作剧，花村则认为继续搜寻下去只是浪费时间，所以决定补习课程仍照常进行。

为了补回早上漏掉的那些预定课程，除去中午休息时间，下午每节课的休息时间都缩短了五分钟。

学生们在下课后都露出疲累的神态，大家纷纷走进餐厅，在咖啡冲泡台前排成一列等候。

下午三点过后，风势逐渐减弱，台风似乎慢慢地远离了。

根据对岛上气候知之甚详的冢原所说，天气最快在今夜放晴，晚一点则是明天早上。

金田一则再度造访“百日红”，他想确定今早来时所察觉到的疑点。

（早晚的感觉不一样是理所当然的，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……）

金田一也不管T恤是否会弄脏，迳自躺在地上瞪着天花板看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注意到原先猛烈敲打着窗户的风声，像是电视音量倏地转小似的，只是远远传来“嘶……”

的声音。

金田一坐了起来，此时四周静悄悄的，也几乎快听不到风声了。

他侧耳倾听，想找出那个“奇怪的声音”。

沙……

一种像收音机收讯不良的杂音，不知道从哪里传了过来。

（或许是浪潮的声音吧！但是，宿舍所在的位置距离海边相当远……到底是什么声音！）

金田一定神细想，并开始寻找声音的来源。

（声音似乎是由窗户外面传来，但窗外应该只有茂盛的阔叶树木呀！）

“阿一、阿一，快来看！”

“百日红”的房门突然被人用力推开，美雪随即探头进来。

“怎么啦？叫得这么急！”

金田一拍拍裤子上沾染的尘土，倏地站了起来。

“下雪了！”

“什么？你在说什么梦话，现在是八月，怎么可能会下雪嘛！”

“可是，现在真的在下雪啊！你看看窗外！”

“啊？怎么会……”

金田一把目光望向北侧的窗外，顿时楞在当场。

“雪、雪……”

过了一会儿，金田一缓缓地走向窗边。

此时，窗边高耸的阔叶木树叶，窗下院子里的草坪、花坛全被一片白雪覆盖住。

（真的是盛夏的雪景！）

白雪依旧沙沙地下个不停，就像下雨一般绵密地从天而降。

“真令人不敢相信！”

金田一某呆地喃喃自语。

（昨晚“百日红”里的尸体及凶手如梦幻般地消失无踪。

突然袭卷而来的龙卷风，还有现在出现的盛夏白雪……

从昨晚接二连三所发生的异象，这一切只能用一句话来说明全部都是恶灵玩的把戏。）

想到这儿，金田一轻轻摇摇头，想把“恶灵”两字甩开。

因为他不能放弃追根究柢的精神，这是祖父教他的。

“美雪，我们走！”

阿一拉着美雪的手走出“百日红”。

“等、等一下！阿一，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去外面呀！现在是八月，根本就不可能会下雪嘛！我们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也可以顺便去欣赏一场难见的盛夏雪景。”

12

“呜……哇……”

金田一才刚跨出宿舍大门，便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，并以手掩住脸。

跟在他后面的美雪也同样地边护着脸，边逃进屋檐下。

“原来不是雪，是海边的白沙呀！”

金田一抓起地上的一把沙，接着也返到屋檐下。

“为什么这种东西会从天而降呢？”

金田一困惑地喃喃自语。

“大概是龙卷风吧！”

就在这当儿，花村麻美赫然出现在美雪背后的玄关处。

“白沙海岸附近不是有龙卷风吗？龙卷风卷起沙滩上的白沙，然后像下雪般地吹落在这里。在龙卷风频繁的美国西北部，就经常会发生这种事，有时候甚至还会落下鱼来呢！”

美雪颇表赞同地点点头。

“没错！一定是我们在山丘上看到的那场龙卷风造成的。”

大野公平看到盛夏雪景想来一探究竟，所以此时也跑到金田一及美雪所在的屋檐下。

“我曾经在去年夏天见过两次龙卷风，但是下‘白沙雪’这种情形还是第一次发生呢！”

看起来像是真的雪景，非常漂亮，但等会儿扫起来可就麻烦了。”

“可是，‘盛夏的雪景’很难得见到呢！还是先别管清扫，暂时保持这样

吧！”

花村随后便招呼大家：“走吧！大家一起去餐厅边喝咖啡，边欣赏‘盛夏的雪景’，这样不也别有一番情趣吗？”

（现在不是想这些“享受”的时候吧！搞不好森村早已被杀死了……）

金田一拍落身上附着的白沙，无奈地跟在花村身后。

餐厅里，新谷百合静静地喝着咖啡，欣赏窗外的奇景。

“哦！你们回来了。”

她说完便一口饮尽咖啡，然后走进厨房里。

花村选定一个四人的座位坐下来，美雪马上去倒了四杯咖啡，还把糖罐及奶精端出来。

“阿一，我们在长辈面前应该要勤奋一点。”

美雪对呆坐在位子上的金田一抱怨道。

然而，金田一丝毫没有不好意思的样子。

“我倒的话一定会打翻的，而且从以前开始，不是都由你负责吗？”

“哼！还敢说这种风凉话。”

虽然美雪的嘴上这么说，可是脸上却没有不高兴的表情，她只是喜欢跟金田一拌嘴而已。

大野听到他们俩的对话，不禁笑着调侃道：“你们俩的感情真好，好令人羡慕哦！我可以想像你们的高中生活，一定是非常快乐，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回忆。”

“才怪哩！我们的高中生活最无聊了，对吧？”

金田一说着，又看了美雪一眼。

美雪则露出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。

“大野，你不是也曾有过高中生活吗？看你一副英俊潇洒的模样，一定很受女孩子的欢迎吧？”

“不！我的高中生活根本没什么好提的，一天到晚都是看书、看书……”

大野的脸色看起来相当消沈。

美雪听到大野的回答，不禁楞了一下，过了半晌才又问道：“大野，你不是医大学生吗？医大的学生一般给人的印象都是有钱人的子女，可是，你一点也看不出来呢！居然还会到这里来打工。”

“我家有没有钱几乎和我没什么关系，因为我已经打算一毕业就搬到外面住，所以现在才会努力存钱。”

“嗯……大野，你该不会也是‘FHS’补习班出来的学生吧？”

金田一随口说出这句话，却却却却让大野明显露出不快的神色。

他的双眉往上吊，斜睨着金田一说：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金田一不由得当场楞住。

（态度始终温柔亲切的大野，第一次反应这么激烈。）

不过，大野也立刻感受到气氛的尴尬，于是嘻嘻哈哈地说：“对不起。我……正如金田一所言，我是‘FHS’出来的学生，同时也是和这次参加补习的学生读同一所高中，但是高中生活对我而言，并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，所以……嘿嘿！”

“原来是这样呀！真不好意思。”

金田一的心里却有其他想法。

（他为什么会来这里打工呢？难道真加大野之前所说的，只是喜欢这幢

古老建筑物吗？真的只是这样吗？不！有一点“矛盾”……）

“哇！真美啊！”

大野刻意转移话题，并转头看着窗外。

“我作梦地想不到，竟然可以在这里看到盛夏的雪景！刚才见到雪地里的教堂，真想更靠近去仔细瞧一瞧。那么棒的建筑物，不管搭配何种景色都非常完美。”

（盛夏的雪景的确有一种令人目眩神迷的美感。但是……这并非真的雪景啊！而是龙卷风所造成的假象。）

金田一心中颇不以为然。

（雪景之美在于它终究会消溶不见，但是，白沙不会消失溶化，它可能会随着风吹雨淋而混杂在尘土中。可是沙仍然是沙，永远都会残存着……心里的伤痕也是一样。）

金田一认为驱使人去犯罪行凶的动机，就是因为内心深处留有无法彻底消融的“伤痕”。

（大野也有令他伤心的回忆吧！而且，他的伤口应该是在当“FHS”学生时所留下来的。）

金田一不明白这是否跟昨晚所发生的事有关。

只是他总觉得在这里的每个人，似乎都有什么地方怪怪的。

“真的好美哦！”

大野状似陶醉地自言自语着。

金田一想仔细看清楚紧盯着假“雪景”的大野眼中的神色，但无法确定他眼中映出的究竟是什么。

### 13

快到下午五点的时候，学生们开始三三两两聚集在餐厅里。

依照课程安排，全体人员五点准时在餐厅开会，然后六点用晚餐。

下午的课程在四点半结束，之后半小时是学生的自由时间，大家各自回房休息或是复习功课。

在大家差不多都到齐时，川崎洋三最后才露脸。

他先巡视所有学生一遍，然后大声问道：“椎名怎么还没来？他还在房间休息吗？”

花村困惑地追问川崎：“他怎么啦？”

“他在上课中曾说人不舒服，然后我就叫他先回房去了。”

“那是几点的事？”

“我记得好像是三点半左右吧！”

“我去叫他。”

金田一百股不祥的预感，马上自告奋勇地说。

昨天晚上，椎名表现出来的恐惧和异常的胆怯，让金田一十分担心。

金田一走出餐厅，马上三步并作两步地奔跑起来。

他跑在木造的走廊上，不祥的预感愈来愈强烈。

“椎名！五点了，大家都在等你哦！”

金田一用力敲着“金木樨”的房门。

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回音。

金田一立刻跑去拿备用钥匙，然后再赶回椎名的房前。

当他打开房门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

金田一马上回到餐厅宣布椎名失踪的消息，这下子连川崎也慌了，他立刻发动所有人一起去找椎名。

学生们负责在宿舍内寻找，其他人则到宿舍外搜查。

在堆满白沙的院子里，除了金田一人外，还有大野从教堂走回来的脚印。

“美雪，我们一道去看看！”

“咦？看什么？”

“我想确定一下这对脚印是到哪里去的。”

金田一指了指往教堂去的脚印。

“嗯，好！可是……”

美雪马上就了解金田一的意思，并以眼睛的余光看看旁边大野的态度。

大野显然没有注意到，因为他直往别的地方走去。

“快点！”

金田一小声地催促美雪。

还好现在风已经停止吹拂，大野的脚印才不致于被白沙掩盖；但是如果风势再度增强的话，这些脚印马上就无法辨识了。

金田一和美雪追踪这些脚印，最后停在教堂前大约二十公尺的地方，只见同一个位置有好几双相同的脚印，然后这些脚印又朝来时方向走回去？转回去……这样看来，他没说谎……”

金田一在思考时，嘴里总是念念有词，双手也跟着比划不停。

“阿一，你看！”

“哇！吓我一大跳，什么嘛？”

金田一拍拍胸脯，同时回头探看。

“咦？”

他的视线马上就被教堂的窗户吸引住，因为教堂里正点着明亮的灯光。

（难道是昨天有人来放梯子时，忘记关灯了？不！不可能。）

冢原对他们千叮万嘱过，在这座仰赖自行发电的岛上，电是非常宝贵的资源，没有必要绝不能任意开灯，所以一定要随手把灯关上。

（那么，是在冢原舍监还梯子的时候：不、不对！记得他还曾问我：“不是你收起来的吗？”这样一来，他应该没有把梯子拿回教堂……）

“哎呀！赶快再仔细想想。”

金田一对着自己大叫，想藉此平稳激动的情绪。

他一步步踏上没有任何脚印的白沙上，慢慢地走近教堂。

这座教堂的门看起来大概有两百五十公分高，巨大的门耸立在眼前。

金田一又回头确认，是否还有其他人走近这幢建筑物所留下的脚印。

但是白沙上只有美雪和金田一两人的脚印，并没有其他人的，也没有被人刻意涂抹过的痕迹。

“并非只有还梯子才能来教堂，那么还有谁会来呢？例如大野……”

金田一一面自言自语，一面用力地推开教堂大门，但门一打开很快又关上了。

“美雪，你先不要进去。”

“咦？为什么？”

美雪不解地盯着金田一看，旋即像是恍然大悟地叫道：“难、难道是……”

金田一没有回答，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阿一！怎么会？为什么呢？”

“反正你先去叫其他人过来再说吧！”

“嗯，好！”

金田一目送美雪离去的身影，然后再度转身推开教堂大门。

教堂里面因为窗户很少，所以室内空气不太流通，一股霉味扑鼻而来。

在这座偌大的教堂里，只有一盏老旧吊灯从高约十公尺的天花板垂下来供照明用。

金田一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，他慢慢抬起头。

只见在距离地面六公尺左右高度的地方，有好几根粗粗的横梁。

从最里面数来的第二根横梁上，正吊着一个长发男人。

虽然教堂的屋顶处有点昏暗，但还是可以看出那个人的面孔。

他的脸色铁青、眼睛紧闭、嘴巴半开，而且嘴唇已呈紫黑色。

（椎名真木男！）

他的脖子上还系着平常围在工地外缘，那种极坚固的塑胶制粗绳索。

椎名长发所及的脖子后方的组绳索，是绕过横梁而悬吊着。

金田一看看四周，并没有梯子之类的东西。

（看起来也不像是有人扛着尸体，爬上梯子布置好的。这么说来……）

金田一的脑子在迅速转动着。

（难道是凶手事先把椎名杀死，在尸体脖子上绑上绳索，然后在绳索一端挂上重物，顺利掷上横梁后，再吊起死尸。

凶手选择容易滑动的塑胶绳索，用意就在于它和横梁的摩擦力较小，可以轻易地把尸体吊起来。）

金田一推测到这里，不由得不寒而栗。

“好残忍的手法啊！”

（这是裁决犯人，对他处以绞刑啊！）

昨天晚上，金田一从钥匙孔内看到的惨剧又在他的脑中浮现。

（森村那浮肿紫黑色的脸。半开的眼睑，还有那混浊呆滞的瞳孔……）

金田一十分肯定自己绝对没有看错。

（那绝对是一具“尸体”，而且被杀的害后不久又处以绞刑。）

凶手杀了森村及椎名两人，然后再吊起他们的尸体，这也就是所谓的“二次杀人”。

（难道他们死一次远无法平抚凶手心中的恨意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凶手的恨意有多么强烈呀！）

金田一将眼光从那具无力垂下的尸体上移开，不想再去多看一眼。

如果可以的话，他实在很想立刻逃离这个地方。

（在这座空荡荡的教堂里，仿佛弥漫着凶手深深的恨意。）

金田一全身的汗毛直竖起来。

（这座和外界隔离的孤岛，竟然会成为惨绝人寰的杀人舞台！

凶手究竟是谁？

“午夜零时的恶灵”又是谁呢！）

轧……

大门被重重地推开来，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。

“哇！”

同时间，男男女女短促的叫喊声及脚步声充斥在这座“刑场”里。

朝金田一迎面而来的是无数张充满恐惧、后悔的面孔，有的人蒙上眼睛，有的张大嘴巴，有的咬牙切齿、恐惧地发抖，每个人都尽力表现出自己和死者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表情。

（不过，其中一定有一个人在欺骗大家，他的反应是假的。）

金田一心想有一个人正在努力克制自己不要显露出杀戮之后的兴奋，那个人企图以巧妙的演技来欺瞒其他人。

（凶手一定在这群人之中。

那个残忍冷酷的“午夜容时的恶灵”，一定在这些入当中！）

## 第四章 第“三”名牺牲者？

### 1

大约六点左右，在“鬼火岛”的所有人齐聚在教堂里。

此时的气氛笼罩在一片低气压中，每个人都低头不语。

“庭院里也有树，再怎么样也比这个地方好。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地方上吊？”

过了半晌，冢原搔着脑袋，十分困惑地说。

他的声音在寂静的教堂内不断回响着。

“这不是自杀，一看就知道他是被谋杀的。”

金田一突然冒出这些话。

“谋……谋杀？怎么会……”

冢原露出无法置信的表情。

“我是这么认为的，因为他一个人是不可能在那个地方上吊自杀。而且就算是他要在这里自杀，也需要有梯子辅助才行。”

金田一随即又补充说明。

“正如大家所见，这附近根本没有梯子之类的东西。一定是有人杀了椎名后，再将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，然后把尸体吊到横梁上。凶手再拿梯子爬到和尸体同高度，将绳子另一端也绑在尸体的脖子上，然后把梯子收起来……如今也只有这个可能性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凶手为什么要用这么残忍的手段？”

大野一个人低头喃喃自语。

“而且这么说来，昨天晚上金田一看到的就不是幻影罗！”

“嗯，虽然我还不能证实，但是我想‘百日红’房里真的有尸体，而且那具尸体就是森村圭一。”

金田一非常肯定地说道。

“到底是谁做了这么残忍的事？”

川崎非常气愤地直摇着头。

（凶手一定是为了要把椎名吊起来，才把梯子拿到这里，等到用完了才又放到别的地方去。但是，梯子到底被凶手放到哪里去了？）

“无论如何，最好还是到此为止吧！因为如果真如你所说这是杀人事件的话，那我们这些外行人解下尸体，不是会破坏命案现场吗？”

花村面露惧色地说。

然而，金田一只是咬了咬嘴唇，按着便转身回教堂去。

“我爬墙把他弄下来。”

“喂！金田一，你要做什么啦？”

金田一根本不理会大野的叫唤，他一边寻找可以支撑双脚的地方，一边开始爬到墙壁上。

“等……等一下！没有用的，金田一，别试了！”

花村连忙过来制止金田一。

“不用担心啦！我小时候常常爬树，先爬上屋梁，然后再……啊……去他的……哇！”

金田一还爬不到两公尺的地方，就倏地掉了下来。

2

“真是个大傻瓜！没有梯子怎么可能爬得上去嘛！”

美雪一边将药膏敷在金田一肩上，一边说道。

“我以为一定可以的，没想到……”

金田一痛苦地皱着眉头。

“如果等到爬高一点再掉下来的话，伤势就不只是这样了。阿一，别再做那些徒劳无功的事了。”

美雪露出心疼的神色。

“可是椎名还吊在那里……总令人觉得有点难过。”

美雪没有说话，只是颇有同感地点点头。

“不管是怎么被人杀死了也还是个人啊！他们怎么可以把椎名这样放着就一走了之？要是连身为大人的他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，那我们这些小孩就更不用说了。但话说回来，椎名好歹也和我们认识，所以我才会为他感到难过啊！”

美雪看到金田一那副气愤的样子，不禁噗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“我就喜欢看你这么认真的样子。”

美雪用她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直盯着金田一瞧。

虽然金田一知道美雪所谓的“喜欢”不是“那种”意思，但一颗心还是怦怦乱跳。

“阿一，我觉得把尸体解下来是件可怕又困难的事，我就做不到。”

“对女孩子来说，的确是太难了一点。”

（身为男孩的我，最终还不是无能为力而掉下来……与其勉强爬上去，还不如冷静下来想想办法，或许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来也说不定。）

金田一感到有些懊悔。

这时候，金田一深吸一口气，想让心情稳定下来。

（总之，明天早上再好好地思索一番，说不定就会想出什么好方法了。）

蓦地，金田一的脑中突然灵光一闪，出现了另一个想法。

“美雪，凶手为什么会把椎名的尸体吊在教堂里？”

就在金田一说出疑问的同时，有人敲了敲医务室的门。

“是谁？”

美雪警觉地提高音调问道。

“是我，大野。大家都到餐厅集合了，你们要一起来吗？”

“好！我们马上去。”

金田一说完，大野便打开门探头进来说：“金田一，全靠你了。”

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因为你是名侦探的孙子呀！既然如此，你一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吧？”

“这、这个……”

金田一缩着脖子站了起来，此时，他肿胀的肩膀还在隐隐作痛。

3

当金田一一出现，原本吵杂的餐厅顿时充满紧张的气氛而安静下来。

川崎带着厌烦的表情，轻咳一声后说道：“金田一，富永说你的祖父是有名的大侦探，是吗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

“算了！无所谓啦！因为昨晚和刚才你都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，而且你也和我们‘FHS’没有任何关系，当然会以中立的立场看待任何人。所以，我现在就把这个会议交给你来主持，你觉得如何？”

“我无所谓啦！”

金田一耸了耸肩膀，一副不在乎的模样。

“嗯，那首先请将你的看法说出来给大家听听吧！”

“我还在思考、综合所有的可能性，但是……”

金田一说着说着，便环顾在场的每一个人，每个人均是带着一脸不安的神情。

因为一天之间有两个同学被杀，而且凶手或许就是在座的其中一个人，所以当然没有人可以安心下来。

但是，在座的只有加藤贤太郎的表情有点不太寻常。

他的下颚颤抖着，双手像赶苍蝇般不断地抚摸身体，脸色十分凝重，眼睛也充满了血丝。

即使餐厅里已经开了很强的冷气，但他的额头上还是冒出很多汗。

这时，椎名所说的话突然浮现在金田一脑中：“海老泽变成‘午夜零时的恶灵’来抓我、森村，还有……”

（椎名当时一定想要告诉我什么事。加藤当然也知道内情，所以才会如此害怕。）

金田一轻咳几声后，以缓慢的语调说：“我只能将至今所发生过的事情做个推理，尝试在仍存有疑问的地方做个整理，所以烦请各位助我一臂之力。”

金田一之所以选择用“推理”这个字眼是有原因的，他是在强调现阶段都还仅是推论，而不是事实。

另外，他是故意卖弄用语，因为这么做可以获得众人某种程度上的信赖。

“首先，在昨晚发生的事情中，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件事。”

“你是指昨晚你从钥匙孔中看到凶手和尸体的那件事？”

新谷百合用手托着下巴问道。

“嗯，没错！那时我确实从钥匙孔中看到身穿病患服装的凶手，和可能已经早就死亡的森村圭一。加藤不是也看到了吗？”

当加藤发觉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时，他立刻高声回道：“是、是的！我看到了，我也看到了。”

金田一点点头，然后继续说：“后来，椎名真木男又从‘百日红’的隔壁房狂奔而出，他说看到所谓的‘鬼火’。接着，冢原舍监就马上去拿钥匙来开门。”

“我确实是去开了门锁，但那是因为你们说看到尸体，所以我才……我只有去开门而已，真的只有去开门而已。”

冢原急忙地一口气说完，像是要撇清嫌疑一样。

“嗯，我们知道了。从加藤自钥匙孔中窥探，一直到冢原舍监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入房里的这段时间，大约只经过一分钟而已。可是门一打开之后，房内却没有任何人在，这是第一个让人感到疑惑之处。”

“金田一，你有没有检查过窗户呢？”

富永纯矢客气地举手发问。

“窗户是关着的，我确认过了。”

“那么……凶手也有可能从别的地方逃脱呀！因为‘百日红’的窗户下方有个池塘，凶手会不会先把尸体丢下去，然后自己再跳下去……这么做虽然很困难，但也不无可能呀！”

富永十分兴奋地推测道。

他的眼神中也露出光芒。

（富永似乎对推理这方面的话题很感兴趣。）

“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
金田一否定了富永的话，然后停顿了一下，还偷偷瞄了冢原一眼。

事实上，金田一在说实话时，通常会犹豫不决的。

“其实，我并没有很仔细地打扫那个房间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冢原皱着眉头，大声怒吼道。

金田一不以为意地继续说：“当我们刚到达时，那里还是满布尘埃，连窗框上也都是灰尘。实际上，那个窗子自从我和美雪来了以后，根本一次也没有开过。”

登时，餐厅内充斥着众人的嘈杂声及叹息声。

“一定是‘午夜零时的恶灵’在作祟！”

白石美穗十分认真地说。

“你说这些傻话，当心会交不到男朋友哦！”

坐在一旁的太田绫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。

白石马上胀红了脸，面露气愤的模样。

但是她一下子就平息激动的情绪，面无表情地望着金田一。

金田一不受影响地冷静说道：“这么说好了，有关昨晚发生的事，我还没有完全归纳出来。但是，至于刚刚的事，我已经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了。”

“难道你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吗？真不愧是名侦探的孙子！”

富永激动地站起身来。

“不！我还不知道凶手是谁。不过，椎名一定是被凶手吊死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脚印。”

金田一说着就走向挂在餐厅墙上的白板。

4

金田一将从荣光宿舍到教堂的简图画在白板上，并且还在那上面画了一些脚印。

“我和美雪发现椎名真木男的尸体时，已经是下午五点半，不对！是五

点二十分左右。

我们从宿舍到教堂的这条路上，除了我和美雪脚印之外，只有大野的脚印清楚地残留着。”

听到这儿，所有人都将视线集中在大野身上。

“我只是因为想欣赏雪景中的教堂，而走近一点去看而已。但是，我没有进去教堂就折回来了。”

大野不知所措地摊开双手。

“没错！大野的脚印在教堂前约二十公尺处就停下来，然后就折回去了。而我也曾检视过教堂四周，可是并没有发现其他的脚印。不过也有可能是时间久了，被白沙给覆盖住的缘故，所以才找不到脚印。”

“没有脚印？是真的吗？”

富永睁大眼睛看着金田一。

“太厉害了！该不会是‘不可能犯罪’……简直就像侦探片一样。”

“富永，你有完没完啊？现在可是真的死了人啦！”

川崎洋三大声地责备他。

“富永，这也不算是‘不可能犯罪’。”

金田一不理睬川崎，迳自回答富永的问题。

“下白沙雪的时候大约是四点，在那之后，如果有人走过一定会留下脚印。照这么推测的话，凶手应该是在四点以前，就已经到教堂去把椎名真木男吊起来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这么说来，就是凶手把他吊死的罗？”

富永又忍不住地插嘴问道。

但是金田一没有回答富永的问题，只是继续说：“椎名因为身体不舒服而说要回房去休息，那时正是在上川崎老师的课，这么说……”

“大约是三点半左右，当时我有看了手表一眼。”

川崎很有把握地说。

“这么说来，川崎老师和我们这些学生一起上课到四点半，那他就不是嫌犯罗！金田一，这样推论没错吧？”

富永很得意地问着。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那其他人呢？在那段时间内，有不在场证明的人请举手。”

富永看着大家说道。

“富永，你说什么！难道你想当侦探吗？”

富永看都不看太田绫一眼，依旧迳自问道：“怎么样？都没有人吗？”

这时候，冢原轻轻地举起手。

“四点之前我都和大野在一起。大约在三点左右，由于我们急着要用电话，所以我又和大野去山丘上的通讯设备看了一次，想试着修修看，而回来时在半路上就遇到降雪了。”

冢原一直注视着大野，大野也回看他，并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之后我们就慌慌张张跑回来了，原本想欣赏美丽的雪景……”

“我也有不在场证明。”

大野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花村就举手发言了。

“我大约是从三点半左右一直到下雪之前，都一直和百合聊天。”

“是呀！我们两人一直聊天。”

百合马上就接着回答。

“这么说来，就只剩下金田一和另一个打工的女孩罗！”

富永边将视线转向美雪边说道。

“你……叫七濑吧！请问你们两个人那段时间在做什么？”

“我好像是在‘百日红’。”

金田一努力地回想着。

美雪也紧接着说：“我跟百合说要去准备晚餐，之后在途中遇到阿一，他跟我说要再去昨晚的现场看一看，然后我们就各自行动了。”

“有人可以帮你作证吗？”

面对富永的质问，美雪顿时无言以对，还好百合适时伸出援手。

“美雪应该一直在厨房里忙才对，因为我交代的東西她全都准备齐全了。所以如果只有她一个人在做的话，根本就没有时间踏出厨房一步。”

“对啊！阿一跑掉了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做，很辛苦呀！”

美雪嘟着嘴巴，十分怨怼地看着金田一。

“喂、喂！美雪，这些话待会儿再说嘛！总之，我和美雪不是凶手就对了。而且，我们和在座所有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是吗？”

“这可很难说哦！有时候看似没有关系的人，其实是最有杀人动机的。百合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花村带着别有深意的眼神看了百合一眼。

在场所有人的视线顿时都集中在百合一个人身上。

“花村，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川崎诧异地盯着百合和花村看，花村随即咄咄逼人地说：“百合，你好像结婚了吧？你的本姓不是海老泽吗？也就是我们班上自杀未遂，后来变成植物人的海老泽邦明的亲姊姊！”

大家一听全楞住了，其中以加藤贤太郎最为震惊。

他听到后马上站起来，却被椅脚绊住而又一屁股跌坐下去。

“骗、骗人的吧？是你把椎名和森村给……”

他用颤抖的手指着百合，却说不出完整的话来。

就在此时，金田一出声说：“百合刚才不是有花村老师说的不在场证明吗？”

即使金田一这么说，也没办法让加藤那一直颤抖的身体平静下来。

霎时，百合站起来说：“晚餐准备好了。”

她丢下这句话，就快步往厨房里走去。

“哎呀、哎呀！”

花村像是在看一出好戏，她冷冷地叫道。

“这样说来，除了我们这位大侦探的孙子之外，大家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了。话说回来，原本就没有不在场证明的嫌疑犯，如果再将自己推理到不利的状况也是挺奇怪的。以侦探推理来说，目前也陷在‘不可能犯罪’之中了。怎么办？名侦探，我们还要继续吗？”

金田一不理睬花村的冷嘲热讽，他轻松地说：“嗯……我们先去吃饭吧！肚子空空的根本没办法作战。”

夜空中繁星点点，窗外的月光将院子照得闪闪发亮。

八点过后，众人纷纷离开餐厅，转眼间，餐厅内已经空无一人。

金田一、美雪、百合和大野四个人一起在厨房里的小木桌上吃饭。

他们吃完饭后，开始动手收拾残局。

从餐厅端回来的盘子上，至少还留着一半以上的菜没吃完。

尤其是加藤贤太郎的盘子，更是连碰都没碰过的样子。

百合视而不见地将剩下来的饭菜全部倒入垃圾袋。

“要不要喝咖啡？”

在完成清洁工作后，百合对其他人问道。

金田一来到荣光宿舍这儿已经第四天了，这还是百合第一次主动留他们下来喝咖啡。

通常她在工作结束之后，就会直接返回自己的房间休息。

“那我去准备咖啡壶。”

当美雪准备要拿出马克杯时，却被百合制止了。

“今天我为你们煮特制的咖啡，还是不要用这种杯子喝比较好。大野，你也来一杯吧？”

“嗯，那就拜托了。”

大野原是十分开朗的男孩，却在亲眼目睹椎名真木男被吊在教堂后，那份爽朗就完全消失殆尽。

（大野之前的笑容可能也是勉强装出来的。）

不甚了解大野的金田一，在心中有了这样的想法。

百合将沸腾的水注入咖啡壶中，然后将装咖啡豆的上层容器扭转至一定位置，放好滤纸，调配好适量的咖啡豆粉。

深褐色的咖啡豆粉随着热水的注入，渐渐地变成泡泡般膨胀起来，然后又黑又浓的咖啡才一点一点地滴入玻璃壶中。

“哇！好棒！原来咖啡是这样煮出来的啊！”

美雪大声惊叫着。

“是啊！随身包咖啡和用咖啡壶煮出来的味道不一样吧？”

“嗯。百合，你平常都做些什么？也是做厨师的工作吗？”

百合听完金田一的问题后，不禁格格她笑着。

“我在东京吉祥寺和先生开了一家店。从我十八岁离开家以来，几乎很少和父母亲联络。由于一直没有人告诉我，所以邦明自杀未遂的事，我也是在两个月前才知道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怎么会……”

“你们不是想知道这些吗？”

“哈哈！你说的没错。”

“嘻嘻！你真是个有趣的家伙。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所以你们想知道什么就直说吧！”

“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百合，你为什么会放着先生和店里的事不管，独自跑到这个偏僻的小岛上工作呢？”

瞬间，百合楞了一下，按着又马上恢复往常的口气，轻轻地说道：“因为我想知道邦明自杀的真正原因。我听母亲说，邦明的同学都集中住在这里的宿舍参加补习，所以才……”

“你是不是为了要报复？”

金田一大胆地提出心中的疑问。

“等……等等，阿一，你在说什么呀？百合，对不起，他这个人每次只

要有事情发生，就会口无遮拦。”

美雪急忙解释着。

但百合却露出难得一见的洁白牙齿笑着说：“哈哈！金田一，你可真率直，我愈来愈喜欢你了。不过，你错了。不管复不复仇，邦明自杀是因为个性太软弱的缘故。那孩子从小就很细心，但是也很脆弱。如果，他是因为被同学欺负而轻生，那他自己也应该负一半的责任。”

说完，百合便拿起沸腾的咖啡壶走出厨房。

金田一和美雪也一起准备好百合和大野的咖啡杯，跟在百合后头。

大野则带着一脸凝重的表情，跟着金田一他们走到餐厅。

金田一、美雪和大野把杯子并列在桌上，百合边注入咖啡边说：“邦明和我完全不同，他是个听话的好孩子。母亲一直期望他当医生，可是那个孩子好像不想走医生这一行，而想当个小说家。然而他又不肯辜负母亲的期望，所以一直都很努力念书。”

“百合，你的母亲现在在做什么？”

金田一好奇地问。

“她在‘不动综合医院’当护士，也就是邦明住的那家医院。”

百合停了一下，按着又说：“母亲常常把‘邦明，你将来要当个医生’这句话挂在嘴边。我曾笑着跟她说：‘邦明如果有一天进了“不动综合医院”当医生，那你也要叫他医生吗？’

那时，母亲顿了一下才回道：‘那是当然的罗！’

很令人吃惊吧！

我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母亲，所以才决定离开家里。

当然，也不全是为了这个原因。

“百合又露出冷笑，只不过这次似乎是在嘲笑自己。”

如果你没有想要报复的念头，又为什么想要查出真正的原因呢？

“金田一更加不客气地追问。”

唉！

那是因为我想救我的母亲。

她一直以为邦明是因为她的期望而产生压力，所以才会想不开去自杀。

“”……

“金田一相当后悔自己这么残忍地质问百合，一时无言以对。”

邦明病床边的心桌上放着一台个人电脑，那就是他用来写小说的，如今还留着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储存在电脑里。

母亲常说：‘如果能让邦明醒来，我一定要让他写自己喜欢的小说。’

为了能让邦明在恢复意识后继续写作，因此病房里还摆着那台个人电脑。

母亲一直非常后悔，她认为自己为了圆自己的梦想而害苦了邦明……

邦明其实也有他自己的梦想啊！

“金田一看到百合抿了抿嘴唇！心想此时她的脸上虽然不带任何表情，但是心底一定在流泪。一旁的美雪擤了擤鼻水，一脸快要哭出来的样子。金田一掏了掏牛仔裤的口袋，想拿出手帕来给美雪。”

啊！

“一不小心手帕掉落在地板上，金田一赶忙弯下腰去捡起来。（咦？）就在这当儿，金田一忽然瞥见坐在对面的大野放在膝上的双手。他的右手正紧

握着左手，右手的指甲甚至陷进了左手背里，左手背也因此留下好几道指甲痕。金田一几乎忘了要检手帕，他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了大野一眼。只见大野两眼无神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现在的他和白天眺望雪景时的表情一模一样。然而大野放在桌底下的双手却不安地紧握着，面前那杯热腾腾的咖啡，他则一口也没喝，只是一直沈默不语。”

金田一，怎么了？

你不喝咖啡吗？

“金田一听到百合的询问，连忙拿起咖啡来喝一口。”

嗯，真好喝。

“金田一，可以打扰你一下吗？

“背后忽然有人出声，害金田一差点吓得将刚入喉咙的咖啡吐出来。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富永纯矢站在身后。”

我……

我知道凶手是谁。

## 6

“富永，是真的吗？”大野惊讶地站起身。

“我是没有直接的证据啦！

但是我发现有个家伙的行动相当怪异。

“谁？”

“就是川岛。”

“那个很活泼的川岛丰？”

“金田一不禁扬声问道。嗯，就是他。”

“你说他行动怪异……你究竟看到什么？”

“昨晚举行‘试胆大赛’的时候……”

“‘试胆大赛’？”

“嗯，那家伙昨晚不是没来参加吗？”

我在活动进行到一半时，从窗户看到他在搬梯子。

“梯子？”

“金田一想起今天早上冢原对他嚷嚷说放在树旁的梯子不见了，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川岛拿走了。”

当时我想去上厕所，所以就离开一会儿。

我上完厕所后，无意地朝窗外看了一下，赫然发现那小子在搬梯子。

我吓了一跳，总觉得自己看到不好的事，所以一直没说出来。

后来我仔细想想，那个梯子一定是凶手在密室杀人的道具。

我想他一定是计画……

“富永很得意地作了各种推论，但是金田一一句也没有听进去。回房后，金田一仍在思考这件事。（“消失的梯子”？梯子为什么会消失呢？）凶手要吊起椎名的尸体一定要用到那个梯子，因为即使凶手是用绳子先把尸体吊上去，之后如果不用梯子爬上去将绳子绑在尸体脖子上的话，根本就无法造成“吊死”状。（但是，凶手为什么要把梯子藏起来？用完的梯子又为什么要把它搬出教堂外藏起来？难道还有其他的用途？凶手的用意究竟何在？还有，如果川岛真的趁我们在“试胆大赛”时，偷偷把梯子搬走的话，他到底是要搬去哪里？做什么？难道真如富永所说是作为密室杀人的道具？那么凶手就是川岛罗？不过，就算是他拿那梯子来作为密室杀人的道具，那又如何

在短短一分钟之内将梯子从密室中搬走!)”唉!

事情愈来愈复杂了。

“金田一刚躺下床时，骤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”

来了!

等等，我在开门了。

“金田一心想大概是美雪，但门一打开，外面却没有人。”

奇怪!

“阿一，我在这儿。

“美雪的声音不知道从哪里传了过来。”

这里、这里，我在隔间门这边。

“美雪的房间就在金田一的房间隔壁，而两个房间中间有一个隔间门。”

怎么搞的?

吓我一跳。

“啊!

讨厌，你居然只穿内裤!

“咦?

美雪，你怎么看得到?

“从钥匙孔啊!

“(原来如此。我和美雪的房间和二楼其他屏风的构造是一模一样的，尽管所有的隔间门都被钉死了，但从钥匙孔内却可以看到隔壁房里的情形。)”喂!

阿一，要是这个隔间门可以打开就好了。

“此时，隔间门传来卡哒一声，美雪似乎将身体紧靠在门边。”

怎么说?

“金田一也靠着隔间门反问。”

因为才刚发生过这么恐怖的事，我自己一个人睡会害怕。

“隔间门又因美雪的体重而嘎嘎作响。”

不用怕!

真有什么事发生的话，我一定会破门进去救你。

“说完，金田一被自己讲了这番令人脸红的话而吓了一跳，顿时心跳不已。美雪也顺势温柔地说：“嗯，那你一定要来救我哦!”

虽然隔着一道门，但是金田一仿佛可以感觉到美雪的体温。

(真希望就这样一直下去。)

之后，又有人敲门了，不过这次是在正门的地方。

“来了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这么晚了还来打扰。”

加藤铁青着脸，强颜欢笑地站在门口。

“什么事?”

金田一冷冷地回道。

说实在的，金田一最不喜欢加藤这一类的人。

因为加藤夥同森村和椎名欺负海老泽邦明，他可以说是逼海老泽自杀的共犯。

最让人不可原谅的是，加藤先前竟连一点悔过的意思都没有。

(难道他现在因为自己的同夥被杀而有了悔意?)



“你到底有什么事情？我还有一些事要想。”

金田一连看也不看加藤一眼。

只见加藤的嘴边露出谄媚的笑容说：“我想拜托你一件事……”

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想要进入金田一的房间。

金田一立即出手阻止他。

“有话在这里说就可以了。”

“好吧！也没什么事啦！其实我是想拜托你，只要今晚就好，可不可以让我在你这里住一晚？”

“你要睡在我的房间！为什么？”

（其实不用问也知道，加藤一定是怕被“午夜零时的恶灵”杀死。）

“这个嘛……我两个朋友都被杀了，这你也知道的嘛！”

“我可不知道。你不是说没做什么亏心事吗？”

砰！

金田一毫不客气地将门关上，并且迅速锁上门锁。

“喂！工读生，拜托啦！”

加藤在房门外慌张地叫喊。

“我叫金田一。”

“金田一，求求你，我只能靠你了。”

金田一离开房门，身手矫健地又躺回床上去。

门外的加藤又持续叫喊了一会儿，之后就没有声音了。

（如果他真的被杀了，我也会良心不安的。）

金田一不安地从床上跳起来，抱起枕头和棉被直往加藤的房间狂奔。

7

“真不好意思，我会永远记得你的大恩大德。”

加藤频频鞠躬道谢。

“没办法啊！如果你真的就这样死了，我也会睡不安稳的。”

金田一将棉被铺在地板上。

“冢原舍监那里有每个房间的备用钥匙，我想，一定是有人去拿备用钥匙来开门，否则根本不可能在密室里杀人。”

“可是，那是‘人’才会这么做啊！”

加藤皱了皱眉头。

“咦？不是‘人’还会是什么？”

“说不定是恶灵，白石不是这么说的吗？”

听到加藤的话，金田一不禁回想起白石曾说：“另一种是活着的人凭着一股执念而产生‘灵魂出窍’的现象，也就是所谓的‘生灵’。”

“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异象，应该是某人在搞鬼，因为就算是魔术，也一定会有窍门和机关。”

“可是，之前你不是也看到了吗？像是穿着淡蓝色病患服装的凶手勒死了森村，窗外的鬼火四处飞舞，还有‘百日红’房里的气氛也不太对。总之，就是一切都不太寻常就对了。”

（鬼火？

对了！

我差点就忘记鬼火这件事了。

凶手和尸体不可能同时凭空消失……

窗外那道模糊不清的火光到底是什么！)

金田一在脑中不断激荡，猛然间灵光一闪。

(等等！说不定那不是鬼火，而是凶手诡计的一部份，而且又是在“试胆大赛”最高潮的时候出现。这么说来，一定是当时不在场的人所做的。)

“金田一，我……”

加藤突然开口，打断了金田一的思绪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加藤往金田一这边靠了过来，然后以神秘兮兮的口吻说：“事实上，我一直都很内疚。”

“为什么要内疚？”

金田一边用棉被将自己里住边问道。

“海老泽之所以会自杀，我不觉得他真的是因为被我们欺负的关系。”

加藤突然进出这些话。

“你们到底对海老泽做了什么？”

金田一见机不可失，马上切入重点询问。

然而加藤没有回答金田一的问题，反而自顾自地说道：“我是从森村那里听来的，而且很多事都是由椎名去执行。通常是森村下令，由我去叫椎名执行，我只是介于森村和椎名之间的传声筒而已。对了！一定是椎名，海老泽自杀未遂一定是因为椎名。”

“什么意思啊？”

“椎名原本和海老泽是哥儿们，因此据我推测，海老泽会想要寻死，一定是因为椎名背叛他的缘故。”

加藤说着说着，开始低声啜泣起来。

“原本不该是海老泽的……那是因为森村听到海老泽对椎名说什么‘我才不想当医生’之类的话，我们才开始对他反感的。”

“为什么他说不想当医生，你们就对他产生反感呢？”

“那是当然的罗！”

加藤一副理所当然地说道：“我和森村都想当医生，所以听到一个护士的小孩竟然说这种话……”

金田一似懂非懂地直点头。

(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想当医生？是为了要帮助病人减轻痛苦？还是因为自己父母亲的关系？)

金田一的父亲在保险公司上班，可是他从来没想过要和父亲做同一行。

对金田一来说，医生不过是众多职业中的其中一个，只不过是赚的钱比较多而已，但是能赚钱的工作多的是啊！

金田一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还没有明确的方向，他认为直到真正清楚自己的志向再来选择也不迟。

(这些和我年纪相当的学生，究竟为什么会下定决心当医生呢？)

金田一回想起刚到“鬼火岛”时，花村曾说过会来这里补习的学生们，大约可以分成三种人。

第一种是自视甚高的人，第二种是没有自己的主见，完全照着父母亲的话去做的人。

最后，则是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盼，拚命用功的人。

此外，花村还说：“那种持有崇高情操的人，是不会来我们这贵族补习

班的。”

金田一现在终于了解花村话里的意思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加藤吸了吸鼻水，继续说道：“海老泽在那段期间的成绩忽然突飞猛进，才会故意说些‘我才不想当医生’的话。因此，森村要椎名给海老泽一点教训。海老泽一定没有想到，他视为好友的椎名会遵从森村的命令，因而受到极大的冲击吧！森村居然想到用这招来打击海老泽，真是个聪明的家伙！”

（好一个推卸责任的理由啊！

就算加藤说的全是事实，但他所说的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，所以说词根本无法取信于人，反而对加藤更为不利。）

金田一故意对加藤问道：“为什么椎名会这么听你们的话？”

“森村的父亲是‘不动综合医院’的院长，而我父亲也是内科主任，椎名的父亲是我父亲手下的一名内科医生。在医院里面，这种层级关系是很严格的。椎名还有一个妹妹也在医院关系企业的附设学校里就读，所以他根本不敢违逆我和森村的话。而海老泽的父亲虽然已经过世了，但是他的母亲也在‘不动综合医院’里当护士，所以海老泽更不敢违抗我和森村。事实上，连我都不敢违逆森村，而且他连‘FHS’都没放在眼里。”

金田一吃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（原来父亲工作上的职务关系，也会影响到孩子们的交往。）

这时，金田一的脑海中浮现海老泽插着氧气管的景象。

那个想当作家的海老泽，却因为母亲过度的期望、考试的压力、被同侪欺负，还有友人的背叛，连遗书都没有留下，便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通常自杀者寻死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逃避，想要藉此“报复”的人也不少。

自杀者会往遗书中将逼自己走上绝路的人名一一记下，叙述一些关于自己的怨恨与痛苦的话，并希望那些“坏蛋”将来会受到大众的谴责。

（但海老泽却没留下遗书之类的物件，这又是为什么？）

金田一猛搔着头，极力思索这个疑点。

（伤害海老泽的不只是三个人而已，那些视而不见的同学以及老师，甚至他的母亲和姊姊，是否都应该负点责任？或许，他就是藉由自杀来让大家醒悟己身所负的责任。）

“喂！金田一，杀害森村和椎名的人果然……”

加藤骤然闭嘴，专心地想着某件事情。

过了不久，只见他瞪着双眼，脸色十分仓惶。

金田一懒得理他，微微地转头看着放在枕头旁的手表，正值十点半。

虽然是平常上床睡觉的时间，但是对于或许是下一个受害者而言，那股紧绷的情绪总会令人难以成眠。

不久，当金田一发觉有些怪异时，他的眼皮已经不受控制地往下掉。

他的头就像被水泥固定似的，双脚也渐渐变得沉重。

（真奇怪，这并不像是平常想睡觉时的感觉。）

此时，金田一的意识已经非常模糊了。

（我要站起来！我要叫出声……）

金田一全身虚软无力地用手敲着地板。

（快点……快来人啊！救我……）

没多久，金田一就像被人拉进梦乡，整个人深深地沈睡。

“恶灵”的手中握着一罐瓦斯气体，这罐瓦斯气体正是他从医院里偷出来，用来麻醉全身的“道具”之一。

他将管子接到钥匙孔上，再注入相当份量的麻醉瓦斯于房间内，之后迅速逃离现场，躲入一间厕所里。

“恶灵”再将这罐瓦斯气体放置在厕所的扫除用具室中，因为很少人会来这个地方，所以也不用怕会被人发现。

“恶灵”一如往常般冷静地回去房间旁等候。

大约过了十五分钟后，麻醉气体开始发挥效果。

（假如能在别人发现之前就让他加藤昏睡，那我就成功了。应该不会有问题吧？如果被别人察觉了，现在应该会有人跑出来才对。）

“恶灵”悄悄将耳朵贴在门边，偷听房里的动静。

（很好！房里没有任何噪音。）

按着，“恶灵”又从钥匙孔中窥探，看到加藤已经在床上躺平了。

同时，“恶灵”发现铺在地板的一团棉被上面还有一个人。

（加藤这个家伙似乎很怕“恶灵”前来索命，还找人来陪他睡。

真笨！他真以为这样就可以从“恶灵”手中逃走吗！）

“恶灵”从口袋里拿出备用钥匙。

“恶灵”当初为了不引起众人怀疑，特地潜入东馆，将没有使用的空房间的备用钥匙偷出来，然后再和“百日红”房间的备用钥匙交换。

在行动结束之后，他又迅速将钥匙掉换回来。

卡擦一声，门锁马上就被他打开了。

“恶灵”小心翼翼地打开门，而且为了不吸入过多的瓦斯而屏住气息。

（他们两人都已经睡得像死猪一样了。）

“恶灵”避开躺在地上的金田一，快速地打开窗户透气。

他什么都不想地深深吸上好几口气。

就这样过了两分钟，“恶灵”走近躺在床上的加藤身旁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装有三氯甲烷这种具挥发性的强力麻醉药的容器。

“恶灵”很小心地以不吵醒加藤的方式，让他完全吸进三氯甲烷。

（金田一又该怎么办呢？为了慎重起见，也让他嗅一下比较好吧！）

但是，“恶灵”马上又停止了这个想法。

（三氯甲烷是一种强力的麻醉药，曾有人因体质差异而致死，况且还会产生致癌的盐素化合物。

算了！还是尽量不要让无辜的人大量吸入这种危险的东西比较好。

只要加藤没有反应的话，金田一也不会听到任何声响。）

“恶灵”旋即弯下身去确认加藤的情况。

只见加藤规律地呼吸着，正陷入熟睡状态。

“恶灵”的手中拿着和昨晚杀害森村所用的相同绳索，套在正张开口呼呼大睡有加藤脖子上，并且还多绕了好几圈。

他的手法相当熟练，完全没有昨晚的紧张和焦虑。

加藤的表情有点扭曲，但是一点都没有挣扎的样子。

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加藤这时就像是全身麻醉一样。

医生在动手术时，也是在同样的情形下，以便切开内脏或是打开头盖骨……

“恶灵”又再使了点力，只听到绳索发出吱吱般令人厌恶的声音。

加藤脖子的肉被勒得紧紧的，一直到脸上没有血色为止。

“恶灵”看了一眼手表，从开始动手到现在大约过了五分钟。

（再两分钟，不！再等个三分钟吧！）

这三分钟对“恶灵”来说，实在是相当漫长。

“恶灵”全身汗流浹背，和杀一个有抵抗力的人比起来，勒死完全不会动的人似乎更累，那是因为受到抵抗的话，会更激发他心中的攻击性。

（“午夜零时的恶灵”即将消失不见了。快点结束这一切吧！）

“恶灵”在心中这样叫喊着，并将全身力道贯注在双手上。

（快点死！快点、快点！）

就这样，差不多过了三分钟，“恶灵”移动一下位置，相当小心地跨越过金田一的正上方。

这时，加藤已经是完全不会动了。

“恶灵”缓缓地调整呼吸，将耳朵贴在加藤的心脏上。

虽然他还可感觉到加藤温热的体温，但加藤的心脏却已经停止跳动了。

（这一切都结束了！不对！还有一个人没死。）

“恶灵”站起身来，将绳子紧紧地捆绑在加藤的脖子上，绳子另一端则穿过悬挂窗帘的滑轨。

“只剩下最后一个了。”

他喃喃自语，并用力拉着绳子……

9

“阿一、阿一？”

剧烈的敲门声和美雪高分贝的叫唤，让睡得有如一条死猪的金田一恢复些许意识。

“阿一，你还在睡吗？喂！该起床了！”

美雪不见金田一前来应门，敲门声更加急促了。

“嗯……”

金田一慢慢睁开眼睛，虽然想坐起身，但身体却不听使唤。

“阿一！怎么回事？回答我啊！”

美雪的声音开始混杂着不安的情绪。

“嗯……是美雪……吗？”

金田一摇晃着混沌不清的脑袋，用手撑起重重的身体。

“阿一，太好了！你没事吧？”

敲门声乍然停止了。

“什么事啊？美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我怕得睡不着，所以想到你的房间去，没想到你在房门贴了张纸条说在这儿，所以……喂！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

美雪没有听到房里有任何回应。

“喂，你听到了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金田一没有回答，只是呆呆凝视着窗户的方向。

在床和窗户这五十公分的距离之间，有个人正直挺挺地站在那里。

金田一没有马上会意过来，只是疑惑地看着他。

（为什么这个人站起来这么高？）

金田一不禁再稍稍往上一看。

黄铜色的窗帘滑轨上挂着一条绳子，绳子的另一端就缠绕在这个站着的人的脖子上。

这个站着的人正是加藤贤太郎的尸体。

“不可能……”

金田一惊骇地喃喃自语。

（我明明睡在他的旁边，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！）

一股血气顿时往头上冲，金田一的睡意完全被赶走了。

“畜生、畜生！”

金田一跪在地上，猛撞着自己的大腿，懊恼自己的无能。

（那阵突如其来的睡意，果然就是凶手的诡计！他一定是从钥匙孔内注入麻醉药之类的东西让我们睡着。）

“我怎么这么糊涂！这么不小心……”

金田一相当自责。

加藤特地前来求助金田一，没想到他却什么忙都没帮上，依旧让加藤落到这种下场。

祖父的音容顿时浮现在金田一眼前。

“我知道、我知道，我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！”

金田一双手握紧拳头宣示：“我以爷爷金田一耕助之名发誓，一定要找出真正的凶手！”

## 10

现在是夜深人静的时分，金田一、美雪和冢原三人聚集在加藤被杀害的“红叶”房间里。

为了避免引起大骚动，他们决定等过些时候再叫其他人出来。

冢原本来主张将尸体保持原状，但金田一认为尸体一直被吊放着实在不妥当，才说服冢原将尸体放置在床上。

当美雪将整个经过向冢原说明时，金田一心浮气躁地来回踱步着，满脑子只想要把发生过的事情尽快整理出来，但思绪却是愈理愈乱。

为了要让金田一集中思绪，美雪和冢原便出去门外谈话。

美雪非常了解金田一的个性，在这种时候让他一个人独立思考会比较好。

金田一试着从一连串事件的开端，循序渐进地去理出整件事情的经过。

（午夜的“试胆大赛”从钥匙孔中看到的惨剧、窗外飘浮的鬼火、因看到鬼火而吓得夺门而出的椎名，以及拿着钥匙的冢原……）

金田一更加仔细地回想当时的情形。

（打开门后，大家一起进入房间，按着打开电灯……房间里却没有任何人影，凶手和尸体都不翼而飞。那时，我楞在房门口，而加藤则从后面冲进房里，害我绊到垃圾筒差点跌在地上……）

一切经过全都重新按部就班地在金田一的脑中一一掠过。

（然后……隔天一大早，我就赶紧去确认窗框的尘埃。当时的情景……）

“嗯？”

倏地，金田一的心中警觉到某件事。

“冢原舍监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冢原探头进来问道。

“房间钥匙现在在你的身上吗？”

“你是说……这个吗？”

冢原将挂在腰上的钥匙串取下来。

“借我一下。”

金田一拿着钥匙串，直奔向“百日红”房间。

这个房间自金田一之前进来之后，应该没有其他人进出过才对。

事实上，房内的摆设位置也和金田一记忆中的样子完全一样。

“原来如此！不对劲的地方原来是在这里。”

金田一恍然大悟地说着。

“但是，如果‘那个’真的是凶手移动的话，那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金田一进到房间的最里面，发现窗外似乎比昨晚更明亮。

（大概是因为月亮没被云层遮住的关系吧！）

“那时，鬼火就是从这儿浮上来的……假如我的猜测正确的话，那么鬼火……不对！不太可能，太牵强了。畜生！这样下去我不就输定了吗？”

美雪也随后赶到，她听到金田一自言自语，不禁出声问道：“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，你说清楚一点吧！”

“每次的‘试胆大赛’都只是吓吓大家而已吗？”

“吓吓人而已？”

“对呀！每次镇里的‘试胆大赛’上，不是都会有些年轻人在脸上涂些奇怪的颜色吓人，不然就是用线吊一些像鬼火的道具飞来飞去的。我想，那晚一定也是有人在恶作剧。”

“是谁在恶作剧呢？”

“就是那个说想来参加却没来的……川岛丰。”

“就是那个最先和我们说话的活泼男孩？”

“正是。他自从出事以来，整个人变得非常沈默，但是我不认为他是那种沈默寡言的人。”

“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。”

“这只是我的推测而已，但是……大野曾说过，川岛要以其他的方式参加‘试胆大赛’。假设真知大野所说的，川岛为了要让‘试胆大赛’达到高潮，而去制作假鬼火出现，那他应该会因为后来发生森村这个事件，害怕因此被其他人怀疑，以致于不敢吭声吧！川岛害怕被当成凶手，所以不敢承认自己弄假鬼火来吓大家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，所以川岛才会变得这么安静。他在半夜搬来梯子，然后爬到窗边，用假鬼火来吓唬人。真不愧是名侦探！阿一，真厉害！”

“不对！事情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咦？不然是怎样？”

“我从钥匙孔中看到川岛弄的假鬼火是在东边的那个窗户。”

金田一说完，便往床铺的方向走去，然后指着正对着门口的窗子。

“这里。”

金田一走近窗子，并且“刷”地打开窗户。

“如你所看到的，这下面是个大池塘，怎么可能立起梯子呢？”

美雪将头探出窗外，下面果然有一个大池塘。

“所以……这个假设还是不成立。”

金田一登时全身无力地瘫坐在床上。

美雪也跟着坐在一旁，思索了一会儿才说：“那么有可能是真的鬼火罗！百合不也说过吗？以前当地的渔民都称这个岛为‘鬼火岛’，那个会飞的火光果真是鬼火！”

“喂，别这么快下结论嘛！啊！肚子好像怪怪的……啊！好痛……”

金田一扭曲着脸，用手按着肚子。

“阿一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只是又闹胃痛了。真气人！在这节骨眼上却……”

蓦地，金田一停止呻吟及咒骂声。

“等一下。”

金田一张开双眼，紧抿着嘴唇，并扬起那两道浓眉。

就在这一刻，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再度重返金田一的脑中，而坠于五里雾中的“真相”也逐渐清晰可见。

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！难怪梯子会消失。”

“阿一？”

美雪睁着活灵灵的大眼睛，不解地瞪着坐在床上的金田一看。

“美雪，我知道了，全部事件都是由一条管子连结起来的。我们一开始就搞错方向，不！应该说是被凶手误导了。”

“被凶手误导？”

金田一表情严肃地继续说：“等等……凶手现在正……快！”

金田一立刻从床上一跃而起。

“美雪，快去叫大家起床，用力敲他们的房门，听到没有？”

金田一说完，就直冲出房间。

“等……等等，阿一！”

美雪跟在金田一的后面追问道：“你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真正的凶手，以及尸体从密室里消失的诡计，还有教堂前脚印之谜，这些都因为鬼火和胃痛给了我所有的答案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难道……”

“是的呀！”

金田一快速地边走边说：“所有的谜题都解开了！”

11

在银白月光照射下的教堂出奇地宁静，就像是所有事件的终点站一般。

“恶灵”缓缓地泼着桶子里的东西。

（结束了！

一切都结束了。

原本就该结束的生命，就这样燃烧殆尽吧！

我不要留下任何的证据。

就算能天衣无缝地照计划进行，但最后如果不能脱罪的话一切就完了。我如此苦心积虑，计尽得如此周详，并将一切的罪行都转移到别的地方。因此，我不得不将这栋建筑物烧掉。）

他又打开了第二个桶子，里面装的是从仓库中偷出来的汽油。

在春季的补习课程，“恶灵”曾来过这个地方，那时就已经确认好放置汽油的地点。

由于这是焚化炉的燃料，所以即使是夏天也会储备着汽油。

“恶灵”一面忍受着汽油难闻的气味，一面心想这一切都即将结束了。



“接下来……就只剩下点火这道功夫了。”

“恶灵”口中念念有词。

（这个身躯已经完全在“恶灵”的支配下，被冷酷无情的“午夜零时的恶灵”给占据了。）

“恶灵”开始迅速地“工作”。

他不以为意地往自己身上泼汽油。

（脚上、下半身、再来是双手，最后是头……这是最后一次犯罪。也是我最后一次杀人。）

这时候，“恶灵”的心中下了命令。

（杀！）

“恶灵”的手紧紧握着着火机。

（点火吧！杀！杀掉……）

“住手！”

突然间，有人在教堂门口处声嘶力竭地叫喊着。

“恶灵”惊愕地回头一看。

只见教堂大门已被打开，有一个仍在大声喘气的人影站在那里。

那个人就是金田一！

## 第五章 水落石出

### 1

“住手！”

金田一声嘶力竭地喊着。

凶手听到他的吓阻声，不禁停止手上的动作，猛然回过头来。

“住手！你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？你的所作所为，我全都摸得一清二楚了，再继续下去也没有意义，你已经输了！”

金田一滔滔不绝地说道。

（总之，要先阻拦他动手，如果让他点起火苗，一切就来不及了。）

教堂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汽油味，所以金田一不敢大意。

其实金田一早就预料到在解开谜底的同时，凶手会往教堂有所行动。

因为凶手最后一定要湮灭自己犯罪的事实，而除了放一把火，将全部烧成灰烬之外，根本别无他法。

（不久，所有人都会来这里，只要拖延一点时间，事情就会出现转机。只要大家知道了凶手的真面目，凶手一定不敢轻举妄动的。）

“我已经全部知道了，这一切是你一手安排的诡计，快把打火机扔掉！”

金田一一面说，一面慢慢走近凶手。

然而凶手一言不发，只是以他冰冷的双眼直瞪着金田一。

“阿一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教堂外传来美雪的叫声。

金田一清楚地听到众人杂沓的脚步声，但他并没有回头，因为他怕只要眼光稍微转移，凶手就会逃得无影无踪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怎、怎么会？”

“这不是真的吧？”

当众人见到教堂里的光景时，惊讶声也纷纷响起。

“金田一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出声询问的是大野公平。

“就如你所看到的。”

“可、可是，这家伙不是已经……”

富永纯矢惊愕地睁大双眼。

“喂！金田一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”

“是呀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冢原和花村同时开口问道。

过了一会，金田一才沉稳地回答所有人的问题。

“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的戏码，他就是杀死那‘两人’的真凶，也就是‘午夜零时的恶灵’，你说是吧？椎名真木男！”

被指名道姓的椎名，眼中流露出十分绝望的神色。

## 2

“怎么会……他的确被吊死了，还吊在那根横梁上的啊！为什么？”

川岛丰指着教堂天花板的横梁问道。

“那是假的！他演了一出上吊的戏，电视连续剧里不是常有类似的情节吗？”

金田一紧盯看椎名的眼睛，现在椎名的手上还紧握着打火机。

（椎名自己应该也在和引火自焚的恐惧感搏斗吧！只要他稍微有一点犹豫，应该就不会太冲动。）

“但、但是，他是怎么将自己吊在那么高的地方？况且又没有梯子，他怎么可以办得到呢？”

新谷百合难掩兴奋的情绪，她急着想知道答案。

“其实仔细想想，这并不是多困难的事，就像我这样做的话……”

金田一边示范边解释。

“首先，他将赤裸的上半身绑上绳索，实际上那条绳索是用来支撑身体的重量。绑好身体后，再用另一条比较短的绳索缠绕在脖子上，看起来就像是上吊一样。绑在脖子上的绳索当然是用另外一条，所以和身体的重量没有任何牵连。如此一来，一切就准备就绪了。然后，他把身上的绳索一端系上重物，抛掷到横梁另一头，绳索便挂在横梁上，再除去绳端的重物，用力地上下拉动绳索，这样一来，身体就能慢慢吊上去了。虽然有些吃力，但椎名的身材瘦小，体重较轻，再加上他所使用的是方便滑动的尼龙塑胶绳，所以还是可以办得到的。等到差不多上升到接近构梁处，再使用扣环固定住绳索，最后穿上衣服遮盖身体上的绳索，一具上吊的尸体就完成了。椎名之前就故意在脖子上绑着另外一条短绳索，因为他留着长发，所以即使脖子后面稍微露出支撑身体的那条绳索，也可以用头发来遮掩，搞不好你就是为此而留长发的吧！椎名，对吗？”

椎名不答腔，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是定定地看着金田一。

金田一继续说道：“他那张看起来十分惨白的面孔和紫黑色的嘴唇，全都是化妆的效果，他应该是照着电视连续剧的情节如法炮制。没有人会仔细查看一具吊死的尸体，而且又是在这间昏暗的教堂内，就算细看也只是看到一具上吊的尸体而已。椎名，你真是胆大心细呀！这些全是你一手导演出来

的，而且也可以说明为何‘沙雪’上没有留下脚印，因为一开始就只有你一个人来教堂。你一定是在白沙开始下的时候，就已经把自己吊在横梁上了。就算你从窗户看到白沙落下来的情景地无能为力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谁才会注意到教堂灯还亮着而跑进来。如此一来，便产生了对你不甚有利的‘不可能杀人事件’。”

“但是，他为什么要选择吊在那么高的地方？为什么要自找麻烦……”

冢原不明就里地喃喃问道。

“这随便想也知道嘛！他不想让任何人碰他，或是把他放下来。”

金田一一边盯着椎名，一边用手指着横梁。

“那根横梁距离地面至少有六公尺，椎名吊在上面，脚尖距离地面也将近四公尺，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梯子，是绝对没有办法将他放下来，也无法触碰到他。”

“啊！这么说来，难道梯子不见一事，是……”

冢原顿时恍然大悟地提高嗓门。

“是呀！椎名是为了要让自己演出的‘假上吊’不至于穿帮，而故意将梯子藏起来。当初我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凶手是在冢原舍监整理完花草后，就利用梯子把尸体吊上横梁，因为梯子在那天早上就‘莫名其妙地消失’，因此这样的推测是合乎常理的。可是，在这个情况下，又产生其他的疑问。那就是‘为何凶手在犯完案后，又刻意把梯子搬离现场，而且特地把梯子藏在某个地方’？凶手拿着那么笨重的梯子是非常吃力的事，要是被人发现的话就糟了。所以为何凶手会不辞辛劳地搬动梯子，其中的原因实在令人费解。”

金田一停了一下，仔细地观察椎名的表情。

椎名依旧保持原来的姿势，既不开口也没有任何动作，只是紧握着打火机站在原地。

但是，他的表情有了细微的变化，原本眼中流露出凶狠的暴戾之气，已经慢慢淡了下来，而且可以看出握着打火机的那只手的力量减弱不少。

（再一会儿，只要再过一会儿，椎名自焚的决心就会彻底瓦解。）

金田一想要乘胜追击，于是继续说道：“认真思考起来，这件事从头到尾的关键就在梯子上，我会把目标瞄准在椎名的身上，也是因为梯子的缘故……川岛丰。”

“是！”

川岛忽然被金田一直呼其名，不由得像小学生般必恭必敬地回话。

“你曾在‘试胆大赛’的中途，利用梯子爬上椎名二楼的房间窗外，制造鬼火吓人吧？”

“咦？啊！不……”

川岛回答得结结巴巴，金田一见状又马上追问：“富永有看到你搬动梯子。你在当晚冢原舍监整理好花园后，就把梯子搬出去了。然后，你在‘百日红’隔壁房间，也就是椎名住的那间‘金木樨’下面放好梯子，慢慢爬近靠窗的地方，用手电筒或是什么道具作成鬼火在窗外飞舞，想要用此来吓椎名，对吗？”

“是……是的，所有经过就像你所说的。”

川岛以紧张的声音承认了。

“你把手电筒放入袜子内，再用线绑住，垂吊在捡来的树枝上。你本来是计画如果能让其他人从‘百日红’的窗户看见鬼火，是最好不过的事，可

以掀起‘试胆大赛’的高潮。但是由钥匙孔根本看不见北侧窗户的鬼火，而东侧窗户下又是池塘，所以你只好退而求其次，在‘百日红’的隔壁房间，也就是椎名的南侧窗外制造鬼火。而且你知道椎名没有参加‘试胆大赛’，还知道他会在半夜十二点左右起床温习功课，因此当他看见鬼火，一定会惊慌地飞奔到房外，那些参加‘试胆大赛’的人也会因此骚动不安。可是没想到之后真的发生了杀人事件，川岛害怕我会怀疑他是凶手，所以一直不敢说出来。”

“可是……金田一，这不是有点奇怪吗？”

富永从旁插嘴问道：“你不是也从‘百日红’的钥匙孔看到窗外的鬼火吗？”

“这件事就由椎名来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。”

金田一说着便走近椎名。

椎名一动也不动，只是以悲伤的目光注视着金田一的动作。

（椎名是一手策画这个杀人计画的凶手，就算地想自我了断，但在不明白为何自己天衣无缝的计画会被人识破之前，椎名应该是不会轻易结束自己的性命的。）

金田一又同椎名走近一步。

“‘百日红’的窗外并没有鬼火，自始至终，鬼火都只在你的房间窗外出现，所以你会惊慌失措地冲出房外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不管你是否早已下定决心犯案后要自我了断，但是在杀了人后，马上就看见鬼火，当然也会让你心生恐惧。”

“这到底要怎么解释？我实在……”

金田一制止了富永想继续说下去的话。

“总而言之，事实就是这样。那时候，我和加藤从钥匙孔里所看到的一切，并不是‘百日红’屋内的真实景象，而是隔壁房‘金木樨’，也就是椎名房内的情景。”

3

“椎名房内的情景？”

富永不禁提高嗓门，露出一副难以理解的表情。

金田一不理睬他的反应，继续说下去：“那时我所见到穿着病患服装的那个人，应该就是椎名本人。森村的尸体也不是在‘百日红’里，而是在‘金木樨’房内，所以当我们开门之后，才会产生‘凶手和尸体怎么会无故消失’的疑问。因为这两者本来就不存在于‘百日红’内，而是从头到尾都在椎名的房间里。”

“可是阿一，你怎么可以从‘百日红’的钥匙孔，看到‘金木樨’内的情形呢？”

美雪不禁开口问道。

富永也跟着说：“是呀！这不是很令人费解吗？”

金田一又再走近椎名。

“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，请仔细想想这两个紧邻房间的陈设位置。‘百日红’的房门正对面是书桌，旁边放着床铺，最里面则有窗户。相对于此，隔壁的‘金木樨’则是从门口进去，可以看见放在右侧靠墙的书桌，旁边是床，窗户在最里面，也就是说两个房间里的摆设，正好形成九十度回转。另外，在靠近‘百日红’房间入口处，有一扇隔间门可通‘金木樨’。这样一来，

我们就可以从‘百日红’隔间门的钥匙孔看见‘金木樨’房内的情景。”

默默听着金田一陈述的椎名，脸上明显流露出害怕的神情。

椎名拿着打火机的右手，不知何时已经无力地垂了下来，而且刚才那副顽强的样子，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“金田一，等一下！”

富永突然冲向前，站在金田一面前。

他是一个爱好推理的狂热份子，尽管眼前有一个全身淋满汽油的危险人物，但富永完全不放在眼里。

“也许事实真知你所言，但该如何解释才合理呢？你的意思是指‘百日红’入口处的门，和房里的隔间门之间有什么玄机吗？”

“是的，当时那两扇门的钥匙孔的确藏有玄机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就是像内视镜之类的神奇道具。”

“内视镜？你是说检查内脏用的医疗器材？”

川崎马上提高音量问道。

“是的。我之前到‘不动综合医院’给川崎老师检查胃部时，川崎老师在我嘴里放进一个有如小型望远镜之类的仪器，也就是内视镜。内视镜伸出一条黑色的管子，透过它就可以观察胃里的情形了。我当时就是这样让川崎老师检查我的胃，如果没有这项器具，根本无法得知体内的情形，所以我才愿意试试。川崎老师，你觉得如何？如果把这种内视镜放在隔间门及房门钥匙孔处，不是可以由‘百日红’房外清楚地看见‘金木樨’房内的情景吗？”

“嗯，可能性很大。”

川崎干咳了几声才回道：“内视镜是由极纤细、透明的玻璃纤维制造而成的长管，可以任意调整角度来插入胃中、直肠，将患部情形透过手中的摄影镜头而一目了然。因为粗细不同，其中也有正好符合钥匙孔大小的尺寸。最近性能又改良不少，不管角度多大，或是明暗亮度，都可以藉由内视镜清晰地显示出来。可是……金田一，要怎么样才能利用内视镜连接两个钥匙孔呢？”

“这很简单呀！首先以胶布或是按着剂固定住摄影镜头，摄影镜头当然是固定在房内的钥匙孔上，再把另一端放入隔间门钥匙孔内即可。”

金田一神情严肃地看着椎名。

“椎名，你在做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，正好是我们在准备集合，即将前来举行‘试胆大赛’的时候。因为‘试胆大赛’是每年固定举办的传统活动，你知道会往八月十五日这天半夜零时准时进行，所以利用这一点来实现你的计画。至于森村，恐怕早在这之前就被你杀害了，你让我们看到他的脖子上缠着绳索绞死的情景，只是你计画中的一个节目。当你听到我和加藤看到那一幕所发出的惨叫声时，你马上由隔间门的钥匙孔拉出内视镜管线。”

“哦！原来那时发出的奇怪声音就是这个缘故。”

美雪恍然大悟地拍手叫道。

“是的，那是内视镜摩擦钥匙孔的声音。”

“金田一，可是……”

川崎不解地插嘴进来：“你也见过那种内视镜嘛！前面不是有个类似麦克风大小的摄影镜头装置吗？那椎名又是如何处理的呢？”

“当时在‘吱吱……’声之后又发出‘咚’一声就是解答。事实上，当

我要冲进房内时，加藤也抢着挤进来，就在进门处我差点被垃圾筒绊倒。我隔天早上又去‘百日红’一次，环顾整个房内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，但直到刚才我才终于了解，原来是垃圾筒的位置不一样。因为我晚上进房时，垃圾筒是置于靠门的右侧，也就是隔间门的下方处。但隔天早上去看的时候，它又回到原位，和我们一开始来到这栋宿舍时所见一样地放在书桌旁边。”

现在，金田一和脸色铁青的椎名相距只有两公尺左右。

“椎名，是你移动了垃圾筒的位置。将垃圾筒放在隔间门的钥匙孔下方，是为了要隐藏还遗留在‘百日红’房内唯一的‘道具’。”

椎名依然没有答话，金田一于是继续说出他的推论：“你使用器具把由自己房间穿出去的内视镜管线切掉，不过这样一来，就会如川崎老师所言，剪断的前端部位摄影镜头会掉在房内乱滚。所以，你才会考虑到用又大又深的垃圾筒接住摄影镜头。当然罗！为了使掉落的声音尽可能不被我们听见，所以你事先在垃圾筒内铺了一层纸降低音量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可以听到‘咚’的声音，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我们根本没有想到那么多。糟糕的是在后面，你因为挂念着垃圾筒里的东西，所以之后进房取回道具时，又把垃圾筒摆回书桌旁，但如此一来，反而变得更突兀了。”

金田一说到这里，椎名的身体就像断了线的木偶般瘫坐在地上。

瞬间，金田一俐落地上前一步，迅速抢下椎名手中的打火机。

“完了……我完了！死不成了……”

椎名的嘴里喃喃念着这几句话。

这时，金田一才松了口气说：“终于让‘死人’活了过来！”

4

椎名那双充满怨恨的眼睛直盯着金田一。

“一开始我就有心理准备会落到这种下场，这都怪我自己迟迟无法下定决心，所以才拖到现在……”

“我想没有人不怕死亡的，只要时间一长，你一定会打消自焚的念头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阻止我？我已经是个死人了！”

椎名带着既哀怨又无奈的声音说道。

“不对！你和海老泽一样，都是活生生的人。”

金田一定定地看着沈默不语的椎名。

“如果你真要道歉就要好好活着。等海老泽恢复意识时，再好好向他道歉。你现在就死的话，到时就无法表达你的歉意了吗？对了！你先向海老泽的姊姊道歉如何？”

“咦？海老泽的姊姊？”

椎名狐疑地看着金田一。

“就是厨师新谷百合小姐。她结婚了，所以才改姓。”

椎名一听，立刻跪下来，并将额头贴在地上。

“对不起！请原谅我！都是因为我，才会让海老泽……”

此时，椎名的眼眶盈满泪水。

“别这样！”

百合顿时手足无措。

“我真傻！我……”

椎名吸着鼻水，声音嘶哑地说：“海老泽和我从国中开始就是很要好的朋友，我相信他也一直把我当成他最好的朋友。因此他才会告诉我，他的志

愿是想当个小说家。他想成为像赤川次郎一样的名侦探小说家，所以邀我一起尝试创作小说。每次从补习班下课后，我们会先一起到咖啡店坐坐，讨论一些推理情节……日子过得非常快乐。那时候，他用自己辛苦存下来的零用钱买了一台个人电脑，我们用那台电脑开始将两人一同构思出来的故事写下来。

他说：‘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来写一本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书。’

海老泽常说：‘现在写的这本书只有我们两人才有，但是日后它一定会出现在书店里。’

我也很快乐地活在他的梦想中，因为要是真的能实现就太好了。

一直到他自杀之前，我真的把他当作最好的朋友，是真的！

但是，我却背叛了他！

让我最好的朋友落到这么悲惨的下场……

啊！

“椎名激动地捶着胸口，满脸尽是眼泪和鼻水，他用硬咽的声音说：“我不是因为父亲是森村及加藤他们父亲的部下才这样做，我只是很畏惧那两个人，假如我不欺负海老泽，我怕自己会变成他们欺负的对象，所以我才……我真真是个懦夫！我是人渣！我只想结束自己的生命……”

“请便啊！”

百合冷冷地说。

“百合小姐，请你原谅我，我还偷了海老泽的遗书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百合的表情顿时变得僵硬起来。

“海老泽在学校上吊自杀时，我刚好也在学校里。当体育老师将他从树上抱下来时，我也在场。我发觉他已经没有意识……害怕他万一在遗书中提到我的名字……于是，我偷偷地从他的口袋中拿走遗书。”

椎名颤抖着嘴唇，继续说道：“我在家里打开那封遗书时，双手不停地发抖，根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。当我念着遗书上的文字时，整个人才渐渐清醒过来。遗书中，海老泽对我没有任何憎恨的词句。我一直以为他最恨我，没想到不只是我，连加藤和森村的事，他也丝毫未提，他只是向他的母亲道歉……此外，他还写到关于我们两个人的共同创作。他写道：‘能写下这本书非常高兴，就请椎名继续完成吧！’

我那时真想死掉算了，但又想到如果我就这样死了的话，便留下得意洋洋的森村和加藤。

最差劲的人的确是我，但是他们两人也和我一样不可原谅。

没错！

当初要我去逼迫海老泽的主谋就是森村和加藤，所以绝不能就这么简单地原谅他们，不能让他们就此逍遥法外！

于是我决定先杀了他们之后，再引火自焚！

“其他人都不发一言，只是倾听着椎名哀伤的告白。虽然没有人会原谅椎名所犯下的罪行，但是对现在悲痛逾恒的他，却又心怀一份怜悯之情。”

我也曾因身为杀人犯而挣扎，心想不如自杀算了。

但是这样一来，我的家人怎么办？

父亲势必要辞掉医院的工作，而且妹妹在学校里也会待不下去，不是吗？不仅如此，以后不管他们走到哪儿，一定会被当作是杀人犯的家属，而

被大家在背后指指点点。

父亲找不到工作，妹妹也要一辈子背负着‘凶手的妹妹’这个标记生活，因此，我决定不让这种事发生。

做错事的只有我一个人，跟父亲和妹妹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
所以我会想出先杀掉加藤和森村之中的其中一人，然后再伪装成自己也被杀害。

最后将剩下的那个人解决掉之后，我就可以安心地死掉……

也不会有人怀疑到我，不是吗？

“椎名，内视镜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难道你是从医院里偷出来的吗？

“川崎困惑地询问。只见椎名轻轻地地点了点头。”

是的。

我请父亲带我到医院参观时，偷偷将医药库的钥匙印在模型粘土上，然后自己再重打一支。

“没想到我们医院的管理这么差！”

“川崎一边摇头，一边嚷道。金田一随即向呜咽中的椎名问道：“椎名，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？”

椎名默默抬起头，用那无神的双眼看着金田一。

“就是让凶手和尸体同时消失的这个诡计，真是令人不可思议！当时我明明从钥匙孔看到凶手和尸体，开门后却又不见踪影，我还真的以为是在变魔术呢！椎名，我不知道你究竟是基于何种理由而设计出这个诡计的？”

“想到这点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海老泽。这是我们在共同构思那本侦探小说时所想出来的……”

椎名垂下头时，串串的泪珠也随之滚落脸庞。

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！”

金田一轻轻地敲了自己的头一下。

“阿一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美雪睁大眼睛，十分好奇地问道。

“这个计谋是椎名为了要替自己留下一些‘暗示’，也就是为了要告诉海老泽，这个连续杀人事件的凶手就是椎名。”

“暗示？”

“没错！这个计谋是为了有一天当海老泽醒来时所设计的，也就是椎名留下的‘遗书’。”

“计谋变成遗书？”

“是啊！如果有一天海老泽清醒过来了，他一定会知道当初逼他走上自杀这条路的三个人都被人杀死的消息。而且海老泽一定会详加调查，然后会发现自己所想出来的情节竟被用上了！这世界上知道这个计谋的人只有海老泽，以及和他一起构思那本小说的椎名。总而言之，这是椎名所埋下的伏笔，他故意要让海老泽知道杀掉加藤和森村的人是他。椎名，我说的没错吧？”

“嗯，你说的完全正确。你比我们小说里所写的侦探还要厉害。”

椎名歪着嘴角，好像是想要笑，却又笑不出来。

“我一直希望海老泽能来责备我……我为了帮他报仇而杀了森村和加藤，最后也准备把自己杀了……我真的好希望他能来责备我……”

“真受不了你们这群人！”



一旁的花村突然迸出这一句话。

“你们不是将当医生视为终身的职志吗？为什么这么轻生呢？竟然还留什么遗书！真搞不懂你们在想些什么……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才立志要当医生的？”

“花村老师，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。”

大野说完后，表情十分痛苦。

“我们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只知道将来一定要当医生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观念，更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。所以即使想做别的事，到最后还是又回到原点。像我原本想当个建筑师，所以很认真地去念有关建筑方面的书籍。而且当初我除了去考医学系以外，也去参加建筑系的考试，而且也通过了，但最后还是来到医大就读。‘FHS’对我来说，是一段充满痛苦的回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总觉得自己很可笑。但是，我还是又回来了。不管是打工或做什么都好，我替自己制造许多理由，然而终究又回到这里来工作，总觉得这样一颗心才能安定下来。或许对我来说，只有这个地方可去吧！”

花村不悦地挑起眉毛反驳道：“你是基于这种心态才想当医生的吗？你不是因为要帮助那些因病而哭泣发愁的病人才想当医生的？我的父亲就是一位医生，一年到头几乎没有时间回家，他把病人放在第一位，在我国中时他就因为过度操劳而病逝了。所以我小时候的志向就和你们完全相反，只要不当医生其他什么都好，最后我当上了老师。但是现在想想，如果当初能当上医生就好了。这种矛盾的心情，连我自己都无法理解。至今，我仍怨恨父亲把病人看得比家人还重要，所以我才会来‘FHS’教书。我想要以自己的力量，帮助那些有心想当医生的孩子们达到愿望。”

此刻，金田一沈默地环视所有人脸上的表情。

只见有人对花村的话产生共鸣而直点头，但是也有人根本不认同她这番话而别过头去。

金田一完全无法体会花村所说的话，他只知道世上最不可原谅的，就是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。

相反的，救人的行为比什么都值得令人尊敬。

像刚才金田一就挽救了椎名的性命，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却也令他颇感自豪。

事实上，金田一认为医生这行业若是真正以救人为主旨的话，那么身边的人应该引以为傲。

医生不应该只是为了名利，而是为了要保有它真正令人自豪的主旨才来从事这份工作的。

5

为了怕椎名还有自杀的念头，所以由学生们轮流陪着他。

原本应由金田一和美雪来照应椎名，但学生们却自愿挑起这个任务。

这些看似相当唾弃椎名的学生们之间，虽然心里依旧存有强烈的排他性格，但也绝不希望椎名因此而死去。

在他们认真的眼神中，金田一可以深刻感受到一份坚定的决心。

包括椎名在内，他们都是在医生世家中成长的孩子，没有人可以像金田一一样，自由自在地进入自己想念的公立学校就读。

（然而如此一来，如何培养出个人的价值观？或许他们一辈子就这样懵懵懂懂地，循着以当医生为职志的轨道走去也不一定。）

金田一的心里是这么想的。

两天后，第二批来“FHS”补习的学生乘着游艇来到小岛，此时金田一利用游艇上的无线电和千叶县的警察取得了联系。

椎名很快地就被县警押走，而“FHS”的暑期补习也被迫中止，学生们正在整理行李，准备坐游艇回家。

在这个时候，金田一却独自一人伫立在教堂里。

（发生命案那天夜里的吵杂与今天的寂静比起来，宛如作梦一般。）

金田一想要逃到一个既昏暗又宁静的地方，便无意识地往教堂走来。

“金田一……”

突然有人在背后叫唤他。

“因为门开着，所以……打扰到你了吗？”

来者是川崎洋三。

“没有。”

金田一摇着头说道，旋即回过头去。

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川崎边问边走到金田一身边。

“没什么。只是觉得有点累，所以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静一静。川崎老师，你又怎么会来这儿？”

“我跟你一样。”

川崎抬头望着上方的天井。

“以前疗养院还在的时候，病人应该也像现在的我们一样，想到这里来寻找一种心灵寄托，不是吗？”

金田一颇有同感地点点头。

“这座教堂刚建立时，链丝菌素这一类的抗生素还没被发现，所以结核病几乎是不治之症。只要一染上这种慢性病，除了让病情稳定下来，一直到死亡一途之外，病患还要接受一连串不见得可以痊愈的治疗，对病患而言，实在是很痛苦的事。于是这里就成了病人们为了逃离死亡阴影，而来此祈求的地方，有时也被当成那些等待死亡的病人的殡仪馆。那时候这里不像现在有椅子和桌子，一切都非常简陋。”

“啊！”

川崎说完，金田一忽然冒出这么一声。

川崎知道金田一根本没有在听自己的解说，于是改变话题。

“对了！椎名想要跟你道歉。”

“椎名？”

金田一这才正视川崎的脸。

川崎看到金田一讶异的神情，不禁笑道：“就是第一次和你见面时，当时他从游艇的舷梯上跌下来，你靠过去想帮忙，但他却对你非常不礼貌，所以他想向你道歉。”

“哦……那件事啊！没关系，我现在能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了。”

金田一轻描淡写地说。

“哦？真的吗？”

“因为我和他素未谋面，所以他有必要让我对他留下坏印象。这样子，我就不会因为看到他吊死的尸体，而心生同情地想去取下来。所以他才会故意对我找碴，而我也因此上了他的当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至于其他人大概都已经知道他的为人，所以绝不会为了他去冒险取下尸体，是吗？”

“没错！”

“可是，你那时候还是想把他的‘尸体’取下来。真不知道椎名作何感想……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

“我记得以前帮你看病时，我曾劝你将来千万则当医生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有吗？”

“嗯。可是我现在却希望你能打消这个念头，因为像你这样对人没有差别待遇的慈悲心，是作为一个医生所必须具备的。”

“没这回事！哈哈……我没有这么伟大啦！啊！对了！”

金田一在得意之余，猛然想起一件事。

“川崎先生，这个岛是叫‘不知火岛’吧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为什么以前本地渔民都叫它‘鬼火岛’呢？”

“那是因为岛上鬼火四起的缘故。”

“咦？”

“大约到了每年八月中旬左右，就会有鬼火出现在这个岛上。据说是因为这个岛上的泉水涌出时，将在地底由落叶及动物尸体所形成的沼气带出来，又因为和高温的强风摩擦生热而产生火花，鬼火就是这么产生出来的。以前本地的渔夫都认为，那是死在疗养院里的病人们的灵魂，故意选在中元时节回来。咦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？”

“我有看到鬼火……”

“啊！是你那次从钥匙孔里看到在窗外飞舞的那个啊！那不是川岛的恶作剧吗？”

“不对！那是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事实上，那时候我看到两团鬼火。”

“两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不是川岛在恶作剧吗？”

“是没错，但是还有一些恐怖的事情，你要听吗？”

“那是当然的罗！”

“川岛不是用梯子爬到窗子附近吗？如果他的两手部拿着制造鬼火的东西，那他是怎么抓住梯子的？”

“听你这么一说……”

“很奇怪吧！所以，这两个鬼火当中的其中一个，就有点……”

“阿——！”

“哇！”

金田一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吓得跳了起来。

“美……美雪，你叫这么大声，害我的心脏差点吓得跳出来。”

美雪站在门口，气喘吁吁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。你有什么事啊？”

“我是来叫你们的。大家已经开始登船了，川崎老师也快点来吧！”

“好的。”

川崎回答完就准备走出去，但是当他走到教堂的门口时，突然停了下来，

回头看着金田一。

“金田一，我有个好办法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金田一不解地望着他。

“知道鬼火真正面目的方法。”

“啊……”

“我们去看看海老泽清醒了没，假如他清醒的话就可以问问他。”

“要问他什么？”

川崎笑着说：“问他在沈睡时，灵魂有没有去过椎名的房间？”

尾声海老泽躺在病床上的姿势，和金田一几周前看到时是一模一样。

病房里依旧是整理得干干净净，但干净的另一个意思，就是代表躺在床上继续沈睡的海老泽一点也没有好转。

金田一的手里握着一束玫瑰花，那是刚刚才从隔壁的花店买来的。

床边的小桌子上和金田一以前来时一样摆着深蓝色的花瓶，里面还插着一束品种略为劣等的红玫瑰。

（椎名自从事情发生以后，就未曾来探访过海老泽，因此这束玫瑰花应该是海老泽的母亲代为插上的呢！）

金田一正想将花瓶里的花拿走时，视线忽然停留在桌上的个人电脑。

“我看看……”

他站在已经拿开防尘罩的个人电脑前，按着打开电源。

电脑萤幕上显现青白色的闪光，瞬间又浮现出文字。

金田一小心翼翼地移动滑鼠，寻找储存于电脑里的侦探小说。

简直不可思议！

从房门钥匙孔看进去，房间里面确实发生凶杀案。

死尸的脖子被绳子紧紧地勒住，嘴角还不时活着鲜血。

绳子的另一端有一只手（那是凶手的手），戴着手术专用的手套。

侦探从上锁的钥匙孔里，目睹了这个凶杀案的现场。

但是，当管理员打开门后，里面却什么也没有，也未发现任何人。

凶手和死尸居然从这个密闭的房间里如梦似幻地烟消云散！

读到这里，金田一不由得倒吸一口气。

“怎么回事？原来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间病房起，答案就一直在这……”

金田一低头望着依然躺在病床上的海老泽，口中喃喃自语着。

“海老泽，知道答案的只有你一个人……”

突然间，房门被打开来。

“请问你是哪一位？”

一个年长女性的声音响起。

金田一迅速关掉电脑电源，回头一看，是一位穿着护士服的中年妇女。

“啊！对不起，我未经同意就自己跑进来。我是来看海老泽的……”

“你是邦明的朋友啊！”

那个妇人开心地笑了。

金田一看着她的笑容，十分恭敬地问道：“请问您是海老泽的母亲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邦明的母亲……咦？”

忽然间，她的目光停留在金田一手上拿的玫瑰花束。

“难道你就是长久以来持续送花来的人吗？哇！我终于能见到你了。你

来了好多次，可是我都没能见到，实在太谢谢你了。”

海老泽的母亲向金田一深深鞠了个躬。

金田一连忙伸出手去扶起她，而后说道：“不，您弄错了，我是受人所托而来的。以前送花来的那个人因为有事无法来，所以由我代替他来。”

“是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她狐疑地皱起眉头。

“他要求我不能说，所以……”

“真是遗憾！”

海老泽的母亲不由得喃喃自语。

“难道是女孩子？一定是这样的！邦明还真有一套。嘻嘻，一定是这样，所以才会送红玫瑰花。”

“咦？”

金田一惊讶地看着她。

“你不知道吗？红玫瑰的花语就是‘爱情’呀！”

“不是！我只是受人之托送玫瑰花来，所以才……‘爱情’？”

金田一的心中又有了一个小疑问。

（椎名为什么要送海老泽红玫瑰，而且几乎每天都送？  
红玫瑰的花语是“爱情”，这又代表什么意思？）

“怎么了？”

海老泽的母亲用怪异的表情看着金田一。

“啊！没什么。”

“真对不起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自从我先生过世以后，我每天忙着工作，所以我都不认识邦明的朋友。像他有认识送玫瑰花的人，和像你这样的好朋友，我却一点儿都不知道，真是对不起。”

“没……没有这回事。”

金田一猛摇着头。

“那么就请您将它插上了，拜托罗！”

金田一抽出其中一枝，然后将剩下的玫瑰花全交给海老泽的母亲。

她又对金田一深深一鞠躬，边道谢边收下花束。

“我也该走了。”

“是吗？有空再来哦！”

“好的！那我告辞了。”

金田一正打算离去时，突然又回头说道：“对了！伯母，如果海老泽醒来的话，你最希望地做什么？”

“咦？”

在那一瞬间，她的神情相当迷惑，但旋即就微笑地回道：“我希望他能继续完成这本小说。”

她将视线移到桌上的电脑。

“这个故事很有趣哦！而且在这篇侦探小说中，尚未写到最精彩的推理部份。如果他醒来的话，我一定要他继续写完这个故事。”

金田一听完，便对她露出微笑。

“等小说完成了，一定要让我看一下哦！”

语毕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病房。

（海老泽一定会醒过来的！等他醒来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他：“你和椎名一定要想出更难的计谋，否则是无法赢过金田一的。”）

金田一没有敲门，就直接打开病房的门。

“阿一，你迟到了哦！跑到哪儿混了？”

美雪盯着金田一的脸，酸溜溜地问道。

“嗯……有点事。对了，老兄，你还好吧？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哦！”

金田一的视线落在剑持警官的脸上。

“是……是吗？”

剑持警官从床上坐起来说道。

“本来只是来检查直肠的，结果却动了痔疮手术。啊！完了……”

“哈哈！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如果真的只是痔疮的话……”

金田一像是故弄玄虚，话说到一半便不再说下去。

“啊？金田一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
剑持警官的脸强烈地抽搐着。

“喂！难道我老婆跟你说了什么吗？”

“老兄，你的反应也太过度了吧！我只是听说你有痔疮而已，没什么啦！你也太小心眼了！”

金田一暧昧地笑道。

「阿一，我觉得你的说话方式有问题哦！」

美雪也在一旁帮腔。

「她说的对啊！金田一，你到底是到这里来做什麼的？」

金田一立刻将他刚才从送海老泽的玫瑰花束中抽出来的一枝红玫瑰，递到剑持警官的面前。

「老兄，你看，这是慰问你的花哦！」

「咦？是玫瑰花啊！但是你也太小气了吧！怎麼只有一朵？」

剑持警官紧蹙着眉头问道。

「这可是最高级的品种哦！」

「嗯，原谅你吧！」

剑持警官很开心地说着。

「喂，美雪，把花插在空罐子里吧！」

「好的。」

美雪将罐中残馀的咖啡倒掉，然後把罐子洗乾淨。

这时，金田一捱近她的身边说：「美雪，你对花语了解吗？」

美雪回过头来答道：「嗯，有点研究啦！」

「那我问你，玫瑰的花语是什麼？」

「玫瑰？因为它的颜色有很多种，所以意思也不太一样。像白玫瑰就是『尊敬』，香槟玫瑰就是『爱』……」

「如果是那种玫瑰呢？」

金田一指着他放在一旁的红色玫瑰花。

「这个嘛……正确的花语是……」

美雪脸上浮起得意的笑容说：「『君心知我心』。」

《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第四集》完



